

書評書目

12



設計 / 楊國台

今天——
就是一個新的開始

學習語言，您曾為缺乏一種有效工具而失望困擾嗎？郊遊旅行、欣賞音樂，您曾想望一種時髦又完美的錄音機嗎？那麼……從今天開始，就讓最佳音質、音響的“國際牌”提跟聽錄音機為您拉開這個新年的序幕吧。



強韌伸縮提把，攜帶方便。

隱藏式麥克風，靈敏度高。

自動錄音，音質純美，永不失錄。

交直流兩用，使用自如。

RQ-711S

National Cassette Recorder

* 請向各大電器經銷商及百貨公司電器部選購。



國際牌 提跟聽 錄音機

國際電化商品股份有限公司 總代理

書書 目評

BOOK REVIEW & BIBLIOGRAPHY

12期目錄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四月一日出版

專論	吳魯芹 [88]	新批評
書評	老農 [8]	評 The Lessons of History 的兩個中譯本
	孫璋芒 [9]	論司馬中原「青春行」
	張欣伯 [56]	關於「紅樓夢原理」及其他
讀書隨筆	陳香 [3]	雜談校對與錯字
	陳祚龍 [20]	合力擴展書刊外流
	一觀 [63]	李著「詩經通釋」簡介
特稿	覃雲生 [27]	談臺灣的雜誌
	林良 [101]	談「兒童文學」周刊
	水晶 [114]	「才盡」江郎言
短評	李子俊 [18]	「旅人的故事」
	林同森 [54]	「高更傳」
書目	本刊資料室 [80]	作家書目
	本刊資料室 [111]	二月新書
	藍祥雲 [106]	「兒童文學」周刊總目錄
	覃雲生 [31]	全國雜誌目錄
專欄	羅蘭 [15]	我的讀與寫
	羅青 [49]	現代詩入門詩集及重要詩篇
	本刊資料室 [67]	作家話像
	鍾榮富等 [124]	書評信箱
	本社 [7]	編後
	方邁 [1]	批評索引

封面設計：楊國台 刊頭設計：古統賢 作家畫像：沈臨彬

■本刊文字及圖片，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歐美地區定價(含郵費)：

每冊：美金一元(平郵) 美金2元(航空)

一年(12期) 美金10元(平郵) 美金17元(航空)

亞洲地區定價(含郵費)：

一年(12期) 美金6元(平郵) 美金10元(航空)

長期訂閱請將支票或郵局匯票寄本社，海外訂閱

請以美金支票抬頭 Mrs. Celia Hong

寄本社：P.O. Box 39-33, Taipei, Taiwan, R. O. C.

本社美方聯絡人

Mrs. Jane Shih

1920—C Orchard Street

Urbana, Illinois 61801

U. S. A.

書評書目

每月一日出版

民國六十一年九月一日創刊

(一至八期為雙月刊，第九期起改月刊)

發行人：洪敏隆

出版者：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編輯者：書評書目編輯委員會

社址：臺北市博愛路五七號(四樓)

信(稿)件請寄：臺北市

郵政信箱三九——三三號

電話：三三三七六三

劃儲戶：一九二七四號

總經理：遠東書報社

印刷者：協林印書館

內政部登記證內版台誌第三七四〇號

臺灣郵政管理局新聞紙登記執照三三二二三號

二年

(2412冊)

冊) 一九〇元

冊) 三三三元

冊) 元

定價每冊20元

郵撥戶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校對與錯字

雜談

陳香■

現在，各報社、雜誌社、書局、出版社的校對人員，都一律只屬於「無名英雄」——默默埋頭工作的一羣。

照理說：既是「無名英雄」，當然最值得驕傲，最應該受尊敬；但事實却又恰恰相反。

第一、校對人員，職務繁重——工作時須戰戰兢兢，有的甚至還要急迫而緊張。

第二、地位低，待遇也不好。

第三、只許做得對，不許有一點一字疏忽或弄錯——全對，無人喝采；一錯，即受笑罵。

所以，「無名英雄」，是同情者所畀予，或自許自慰的，並非社會人羣的公推共舉。因為，社會人羣芸芸奔奔，對同情校對的「瘡」，尚未開啓；否則，校對人員那裏還會「地位低，待遇也不好」呢？

有人因購讀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的「杜甫評傳」，發現錯字百出，於是，感慨系之寫文章說：「喜歡閱讀的人多已注意到，近來書刊上的錯字愈來愈多，有的竟到了使人不能卒讀的程度。一本五百多頁的杜甫評傳，幾乎每頁都有錯字或漏字，真令人感到驚駭；商務印書館還是向來以書籍中錯字少而自負的，校對工作之被疏忽，於此可以概見。」

有人則伸而論之，並在文章中提出三點高見。略謂：「○校對人員應具有大專文法科系畢業生的程度。○今日書籍的校對人員雖只勘校原稿錯字，但亦有賴學識、經驗及良好的工作態度，

因而應該重視其專業地位，使久任其事。⊙出版的書籍，在編著者、發行人之外，可增列校對人的芳名，或在前言及後記中說明由何人校對。」

這三點，我都同感——也的確是「重視校對」的切實可行原則。

校對，淵源於校讐。古以「核對書籍，摘舉其誤」謂之校讐；何以謂之校讐？風俗通義引劉向別錄說：「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為讐。」自漢而後，校勘書籍便設有專官，謂之「校書」，如後漢以蘭臺令史典校秘書，亦選他官任之。歷代職官表說：「以郎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以郎中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中。至魏始置秘書校書郎，後魏迄宋皆置之，屬秘書省，元以後不設。」唐又另置「校理」（專司校勘書籍兼整理），如「集賢殿校理」。韓愈說：「秘書，御府也。天子猶以為外且遠，不得朝夕視，始更聚書集賢殿，別置校讐官，曰學士、曰校理。」宋因之，後易為「秘書校理」，又有「秘閣校理」，職任亦相同。元廢，清仿宋制置「文淵閣校理」，以翰林官充之。此外，宋尚有「校勘」之官，負責比對與審定，歐陽修就曾任過「館閣校勘」。及清，「校勘」蔚成專門學問，謂之「校勘學」。楊遜說：「由於古書流傳，類多桀訛，明人刻書又每多妄改，故凡官私刻本，多臚舉諸本異同，以追復古書之面目，因有校勘之學。或於書後別刊校勘記，如阮元十三經校勘記是。」

足見校對工作自來極為崇高，漸隨世風日下，書刊日亂，到現在才會全貶校對人員進入冷宮；人們知稱其為「無名英雄」，已經是幸甚幸甚的了。

校對人員一點一字都沒有弄錯，不但無人喝采，而且還會認為是應該的。其實，錯，非僅僅往往會錯在「手民」（排字工友），甚至還每每會錯在「筆者」（寫稿的人）之寫錯、潦草或塗改得一塌糊塗；有時「編者」亦必須分負疏忽之責。

校對人員非僅要有豐富的學識，尤其更要有博洽的常識。

「大使」錯成「大便」，「過路人等，不得在此小便」錯成「過路人等不得，在此小便」。當然錯得豈有

此理；但也錯得有其道理。

「己巳」、「汨汨」、「壺壺」、「刺刺」、「鳩馱」之類的可能魯魚亥豕，似乎較容易注意得及；若「羅總統斯福返回白宮」、「阿爾及利亞兩國動亂」之類，字句固然都是很順的，而文義却根本不通。「羅斯福」三字是姓的譯音，「羅總統斯福」則就令人不知所云。「阿爾及利亞」係一國，「及」只有音而無義，那能視爲「與」、「和」或「同」？諸如此類，仍非校對人員知予糾正不可。

「北風凜冽」寫「北風懷冽」、「發憤忘食」寫「發忿忘食」、「學優則仕」寫「學優則士」、「制度完備」寫「製度完備」、「反唇相譏」寫「返唇相譏」之類，是字音相似之錯；「幹旋其事」寫「幹旋其事」、「鬼魂作祟」寫「鬼魂作崇」、「不共戴天」寫「不共載天」、「爲人穩健」寫「爲人隱健」、「遷徙無定」寫「遷徙無定」之類，是字形相近之誤；「倚闥而望」寫「依闥而望」、「摹倣逼真」寫「摩倣逼真」、「暴殄天物」寫「曝殄天物」、「全軍覆沒」寫「全軍復沒」、「確實不錯」寫「恰實不錯」之類，是字音字義有所混淆之訛，亦非校對人員知予糾正不可。

因此，現在的校對人員，實應身兼「校讐」、「校理」、「校勘」等責，怎可以學識不豐富？又怎可以常識不博洽？

不過，我的看法却是：欲使各種出版物以至舉世「重視校對」，除了希望有關當局能開誠提高校對人員的專業地位，與鼓勵給予優厚的工作報酬而外，的確已無他途好循。

可惜的是：「無名英雄」的校對人員，既屬默默埋頭工作的一羣，自己不說話，也無人能代說話。

- 5 •
- 上面指有人提及商務印書館的「杜甫評傳」錯字百出。其實，那尚不够令人駭異。民國四十八年十一月，我有一本小冊子「米的故事」（兒童劇本），由教育廳交給專印課本的臺灣書店印行，薄薄的八十七面，即赫然有了錯字六十九個，漏植字三十四個，多植字十五個，顛倒字五十五個，這豈不更其令人驚奇？因爲，據所知：商務印書館是用打字機排字，然後才製版印刷；臺灣書店却自有其印刷工廠，還是直接排印的。

綜之，今日書刊錯字之所以會多，其主要原因，不外：一、原稿太潦草；二、檢字工友的程度太低；三、時間太匆促（有論字數、頁數計酬，亦有論時間計酬的，故檢字時須趕，以多多爭取酬金）；四、校對本身的素質太差、或工作太重；五、校對時太疏忽。等等。

不過，排印的書刊常見錯字；然則影印的，就錯字完全避免了嗎？答案曰：否！

邇來一窩蜂的翻印古書——尤其是大部頭書，不是依照木刻版本影印，就是根據石印（或珂羅版，俗稱玻璃版）的版本影印。

木刻版本，就以方回（虛谷）編選的「瀛奎律髓」一書來說，計共四十九卷（目下坊間的翻印本，或裝訂四冊，或裝訂五冊），始刻於明憲宗成化三年（民國前四四四年）。此書的錯字標準，極適宜於舉充代表；其所錯，堪稱三者賅備：一曰誤錄、二曰訛傳、三曰竄改。特各引五例於後：

卷一頁二——註中引杜審言詩「淑景催黃鳥，晴光照綠萍。」「淑景」為「淑氣」之誤；「照」為「轉」之誤；「綠萍」為「綠蘋」之誤。

卷一頁七——錄杜甫詩「朝廷燒棧北，鼓角滿天東。」「滿天東」為「漏天東」之誤。

卷二頁一——錄蘇味道詩「故林懷柏悅，新渥阻蘭薰。」「悅」為「悅」之誤。

卷三頁十——錄劉禹錫詩「馬嘶古樹行人歇，麥秀空城澤雉飛。」「澤雉飛」為「野雉飛」之誤。

卷三頁十一——錄李商隱詩「陣圖東聚燕江口，邊柝西懸雪嶺松。」「燕江口」為「夔江石」之誤。（以上，係屬誤錄的。）

卷一頁二——錄孟浩然詩「八月湖水平，含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涵虛」訛為「含虛」；「撼」訛為「動」。

卷一頁三——錄李白詩「江城如畫裏，山曉望晴空。」「山色」訛為「山曉」。

卷一頁十二——錄楊公濟詩「試上蓬萊第幾洲，長雲漠漠鳥飛愁。」「世上」訛為「試上」。

卷二頁七——錄岑參詩「千門柳色連青鎖，三殿花香入紫微。」「青瑣」訛爲「青鎖」；「紫微」訛爲「紫微」。

卷三頁二——錄陳子昂詩「野樹蒼煙斷，津樓晚氣孤。」「野戍」訛爲「野樹」。(以上，係屬訛傳的。)

卷一頁八——錄崔顥詩「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白雲」原詩爲「黃鶴」。

卷二頁五——錄賈至詩「劍氣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染御爐香。共沐恩波鳳池裏，朝朝染翰侍君王。」「身染」原詩爲「身惹」；「池裏」原詩爲「池上」。

卷二頁六——錄王維詩「絳幘雞人送曉籌，尙衣方進翠雲裘。九天闔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影纔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送曉籌」原詩爲「報曉籌」；「宮殿」原詩爲「宮扇」；「日影」原詩爲「日色」。

卷三頁十——錄劉禹錫詩「華表半空驚霹靂，碑文纔見滿埃塵。」「驚霹靂」原詩爲「經霹靂」。

卷三頁十——錄劉禹錫詩「西晉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漠然收。」「西晉」原詩爲「王濬」；「漠然收」原詩爲「黯然收」。(以上，係屬竄改的。)

石印(或珂羅)版本，也不例外。數年前買中華藝苑的「香草箋」，見卷上頁五的「露藥初偷便絕塵」。依然像清末的同文齋版，把「靈藥」誤爲「露藥」。於是，就警惕到：影印也者，豈不是總在一仍舊錯？嗣後，又買新陸書局翻印的「詩經」，其錯却更新穎，一開卷便將第六面與第二面等兩葉半錯落顛倒，致使次序淆亂。而內文，小字的集傳不談，大字的章句，亦有「汶水」錯爲「汶汶」；「載驅」錯爲「載駟」；「屢舞」錯爲「屢無」……等等疏忽。

• 7 •
最草率的，是文化圖書公司翻印而又曾經再版、三版的「千家詩」，卷端雖有「瑯琊王相(晉升)選註」、「莆陽鄭漢(濯之)校梓」等兩行字樣作爲標榜，但書中所錄的五絕三十九首、五律四十五首、七絕九十四首、七律四十八首，合計二百二十六首，却幾乎無一首沒有錯字(不是錯在題或詩或作者，就是錯在評或註中

），而且大都是一些寬宥不得的。

選錄的詩（印大字的）。如：丘爲的「餘香乍入衣」句，「衣」誤作「夜」。錢起的「前路日將斜」句，「斜」誤作「斜」。「司空曙」。「曙」誤作「曙」。李嶠的「承恩咸已醉」句，「已」誤作「己」。李白的「揮手自茲去」句，「茲」誤作「知」。杜甫的「平野入青徐」句，「徐」誤作「條」。「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詩，實爲「王勃」所作，誤爲「王維」。高適的「浩劫因王造」句，「劫」誤作「利」。「觀李固言司馬題山水圖」詩，爲「杜甫」所作，誤爲「高適」；詩中，「王喬鶴不羣」句，「王」誤作「正」。綦母潛的「燈明方丈室」句，「室」誤作「空」。常建的「禪房花木深」句，「木」誤作「古」。孟浩然的「波撼岳陽城」句，「岳陽城」顛倒爲「岳城陽」；「坐觀垂釣者」句，「釣」誤作「釣」。杜甫的「鳳林戈未息」句，「鳳林」誤作「風林」。杜甫的「秋風落日斜」句，「斜」亦誤作「斜」；「江流走白沙」句，「流」誤作「深」。丁仙芝的「江寒朔氣生」句，「氣」誤作「吹」。「題北樹碑」題目，「樹」誤爲「謝」。李白的「黃鶴樓中吹玉笛」句，「黃鶴樓」誤爲「黃樓鶴」。蘇軾的「中秋」詩，誤爲「杜牧」所作，詩中，「銀漢無聲轉玉盤，暮雲收盡溢清寒」，兩句全句顛倒。朱熹的「昨夜江邊春水盈」句，「春水盈」誤作「春水春」。王安石「北山輸綠漲橫陂」句，「橫陂」誤作「橫波」。張繼的「江楓漁火對愁眠」句，「江楓」誤作「江烽」。雷震的詩題「晚村」，顛倒而誤爲「村晚」。賈至的「千條弱柳垂青瑣」句，「青瑣」誤作「青鎖」。岑參「和賈舍人早朝」的詩題，「和」誤爲「賀」。陸游的「新竹」詩，誤爲「黃庭堅」所作，詩中，「放梢初見影離離」句，「放梢」誤作「放稍」。杜甫的「寒衣處處催刀尺」句，「刀尺」誤作「力尺」。杜甫的「關塞極天惟鳥道」句，「關塞」誤作「關寒」。韓愈的「夕貶潮陽路八千」句，「潮陽」誤作「朝陽」。陳搏的「紫綬縱榮爭及睡」句，「紫綬」顛倒爲「綬紫」。寧獻王的「爲問蟠桃熟也無」句，「問」誤作「門」……等等。至於評註中（小字的）之錯字，則實在多如牛毛，舉不勝舉。

如此這般的影印，怎能不使「喜愛閱讀的人」鬱結於懷，牢騷滿腹？又怎能有助於承先啓後，百年樹人？

像顯靈心的家術藝

「行春青」原中馬司論——

個人的生命對於全民族的大生命不過是涓滴之於汪流，在歷史的過程中被吸納消化得無影無踪，和千萬生命同歸於一龐博的本體。但是一個藝術家，尤其是深諳文字偉大力量的藝術家，則涓滴不限於涓滴之微渺，在穿透民族生存情境之後，將激起一波一波起伏呼應的浪，綿延不止。因此，我們熱愛藝術家，他的自傳和他的作品同樣地喚起我們莫大的興趣。「青春行」正呈現著一個藝術家的心路歷程，屬於他那個時代的。

1. 金碧童年的墨圖

「每一個生命都具有各個不同的生存情境，我試稱它們為生命的『墨圖』，這些墨圖將成為任何一位文學藝術創作者的『原母』，或多或少潛流入作品中，它充溢對人生的愛，使作品被滿了光輝。」（頁六）

墨圖對藝術家的重要性不單在人生觀照的傾注，更在於審美能力的培育。一個天真未鑿的童心像一張純淨的吸墨紙，它的吸收能力是何等的強！喬埃斯這個土生土長的都柏林人，他的底色是都市文明的猥褻、癱瘓、虛浮，遂有「尤利西斯」那夢魘般的巨幅。司馬中原的底色，是花木欣榮的庭院，如沙河般流動的街景，多采悠遊的農村，以及親情，鄰人愛，「稚氣幻覺中所獲的純美」（頁九），我們在他的作品當中很容易地，透過層層疊疊的加色審視出底層的「綠」意與「愛」意。

2. 幼年的性格

「纖柔，早熟，又略帶半分憂鬱」（頁九）；

「愛夢想，習慣孤獨。」（頁二十七）

這是他的自述。細讀之下，我們發現一個拖着鼻涕的幼童對他週遭的環境具有如此強的記憶力與觀察力。庭院的樹，街的流變，四季的衍化，在他筆下是那麼的精細。他的好奇心，驅使他入迷地聽「說書」，翻父親的書籍。還有那幻想力，牽動了稚嫩的心靈，去自我滿足，後來又滿足他人。稍後的逃塾，去尋求「自然的」、「快樂的」、「屬於我自己的」（頁三十四）感覺，是他的反抗意識與行動力量的初次萌芽。

3. 礦藏的覓現

由於以上的性格，他的心靈視線覺得許多投射的焦點——書中插圖，塾廟的年畫，民間流傳的唱本，通俗文學，口傳的鄉野故事。他稱書中的版畫「具有東方的民族風格」、「能深入表達民族感情的」（頁二五）。他愛聽鄉野傳說；他甚至盛讚最吸引他的年畫：「那些畫綜合展現了民族歷史的長河，捲著我卑微短促的生命以俱流，我就是這樣的，這樣的愛上

了民族，我完全屬於，我是長河中的一滴水珠，永在其中。」（頁三十四）藝術的「美」激發他宗教式的熱愛，隨後在難途中，在秋野上生活著，使他有時間發掘「一些墳墓裏和人心裏埋著的故事」，這些「可愛的」、「聽來似乎荒謬的」故事「潛藏有民族的王道精神的神秘的根源。」（頁八十一）這些傳說產生的幻想，「常將很多現實的情境吸納在其中，成爲我如今從事創作，取擇題材或表達生活的主要源流。」他主張：現代文學的創作者應該「在那些單純的，公式的，粗陋的中國通俗作品中去體會民族的歷史情境。」（頁一一〇）這種主張，對目前眩惑於西方現代文學的作家們未嘗不是一劑針藥。把它們透過藝術處理表達在作品中，這是藝術家的貢獻。事實上，托爾斯泰的早年 and 晚年都熱衷於此。

4. 語言的再鑄

他對寫作方面的「開竅」，是在他的英師死亡之後，基於悲情的衝擊。淪陷區臨時學校的邵師也鼓勵他，得到了「描摹下內心境界，宣洩內心感情的寫作所產生的快感」，成爲「一個自由的創造的主人」（

頁一一七)。他在鄉野領略出人們語言的鮮活與率真，而自省：「一個現代的文學創作者，必須把語言的提煉和文字的再創造當成一種本然的責任，如果我們不從廣大的、豐沛的、有生命的語言中吸取養分，不能重新創造出更豐沛的語彙去自由表達我們這一民族各種樣人羣的廣泛生活與內心狀態的話，那麼，我們的新文學作品，也就無法達成我們表露這一民族的心志與願望的理想。」一般作家語彙來源有兩種：一是直接汲取自生活，一是間接得自書本。民衆是偉大的語言創造者，民間的俚語、諺語莫不是經過再三的過濾而能表達事物的本質，衆人一時興發的感懷集合妙喻，無論幽默、嘲弄、抱怨、安慰；社會觀、人生觀表達；經驗、生活深度的傳習，都有其淋漓盡致之處。(例如北方的綠林好漢或大兵愛說：「該死的鳥朝上」、「腦袋砍下不過碗大的疤」。)司馬中原是聰明的，他採集鄉野民衆的口頭語彙，揉合在新的表現中。他從生活中走出來，經歷過各種生命情境正激發自身各種內心狀態，經驗世界的浩濶，自然滙聚成江河滾滾的陽剛之氣。

5. 生活者熱愛者

「我最初深受的並非是「文學」這種字眼，我祇是深受著人生的各種情境。」(頁十九)

「我是一個生活的熱愛者，活著、感受着，思想著，並且深深的愛著。」(頁三〇七)

無論司馬中原作品的風格如何，它們總牢牢地紮根在生活的泥土上。這點他較接近那些「爲人生而藝術」論者。他遭遇的是歡樂也好，是苦難也好，或者說言，或者真理，總以開闊的胸懷接納它。阻礙藝術家邁向「偉大」的，正是偏執與褊狹，不自覺的自囿。在日軍佔領區，他雖恐怖未來，却有「極高的興致」，「專心讀著這一頁歷史上的風暴」(頁七十一)；自幼受了鄉土泛鬼神傳說的灌輸，而並不抗拒新宗教(天主教)的介入，他宣稱「我的心靈沒有門戶」，同時揭示：「接納根本不同於信仰。」(頁二〇八)這種廣濶的內在空間，容納得越多，容量越大，各項真理，各類型的人物，他看作親切的朋友，在他筆下再度出現的時候，成了我們的朋友。如關八爺、歪胡賴兒……。對於這樣的心靈而言，各種「不幸」反

而到是幸運，給予他試煉與成長。

6. 反暴力的呼聲

書中陳述，作者第一次遭遇的暴力，該是塾師的戒尺。比起日軍，僞軍，共產匪徒，當時的他很難想像到有千萬倍痛苦於戒尺的暴力，那加在全民族身上的暴力，把歷史的綠野燒成荒原的野火。我們別忽略了，司馬中原當時還是個孩童，面對著流離的苦楚，死亡的淒愴、殘酷、野蠻，那不可解的，不合理的暴力，他會本能地產生強烈的反抗意識。「人類必須消除暴力才有合理的生存。面對著任何暴力，我都主張保衛，……保衛是被壓迫者基本的、必要的行爲。」（八〇頁）他以歷史來比映：「我們已能從歷史展現的狀貌中想像出某些執著暴力權杖人們愚蠢的行爲，那些行爲會給後世人們帶來參考和教訓，使他們去求取比較歷史情況更合理的生存。」（頁八〇）什麼是暴力的根源呢？「對人羣存有支配慾望就該是暴力的根源。」（頁三六四）他又舉出民間俗文學的王道精神。他的「荒原」的思想架構，就在反暴力與王道上。由此看來，他的提倡王道，是「發乎他自我卓立的

靈魂」（頁三一九）。

7. 人物的造像——鄉農、浪人、

無名英雄

活躍在司馬中原筆下的，有鄉農、獵戶、軍人、土匪、閩女、老兵、賣藝者、乞兒、巫婆、大學生：；給他感觸最深的，該是鄉農和無名英雄。鄉農的偉大「正顯示於他們的無知，一方面他們是道地的愚者，一方面他們又是自然的超人，這些人實際構成了民族的主要支柱，沒有任何暴力比他們活得更長久。」（頁六〇）「在中國廣大鄉野上的人們，能够在任何孤絕的生存境況裏忍下去，熬下去，用他們自己的愛心來鼓舞自己，使他們生存在希望之中。」（頁二一九）他熱烈地讚頌：「我覺得他們在默默中爲全民族歷史肩負苦難，他們堅毅的求取生存本領應是人類苦難史詩中充滿血淚的一章，他們是我心目裏的神，也就是這億萬半原始的神，守護著東方這塊土壤，使所有的暴力終必淪亡！」（頁一四九）中國農民期望的是道家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然而中國農民的生活不少是艱困的，他們要

防旱災、防水災、怕瘟疫、懼盜匪，他們愛和平、不好侵略、鄉土意識濃重，長久歷經苦難的磨煉，更顯耀出他們的謙遜堅毅，司馬中原以墨家的熱忱來觀察他們、愛他們，他更以中國的農民自況。

童稚時期遇見的一個老兵說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我比流浪人多一枝槍。」這枝槍不是出政權的槍，而是維護正義、反抗暴力的槍，他親身經歷過戰爭，對軍人有著深刻的了解，一個老兵身上可以展現整個民族的創傷，與人性的高貴善良（例如「山靈」裏的王百祿），和鄉農一樣地謙卑、無聞、默默推動歷史，是「豪勇而孤單的英雄」，最懂抗戰的神聖意義，又是「農民心性極深的無名勇者」。司馬中原比別人多一支筆，他的「狂風沙」、「凌煙閣外」顯然是這些無名英雄的功臣樓，為他們畫影。

8. 生命的感覺・同胞愛的踏場

「我可以不肯負別的，但我的作品必須背負著自己的生命感覺。」（頁一〇七）

生命的感覺何為？對自己是忠誠，對他人就是「愛」。

「文學的藝術創造不能背負著什麼別的，必須在自由天地中背負著作者的愛心。你可以描述一切，但它的價值和重量全繫在你對人類的愛字上。任何沒有愛心的作品，就不真、不善、不美。」（頁二七七）

由親情而至鄰人愛，由鄰人愛而至鄉土愛，由鄉土愛而至同胞愛，這個藝術家的心靈投入人生的大池，擴散，播揚著一圈又一圈波紋……司馬中原的心靈是純中國式的心靈，他一再描摹辭母流浪的哀傷，並許諾要「追求自求」、「開始尋求和奮鬥」。所有亂世的生命，唯一可尋求的，就是「愛」：「最重要的是愛生命，即使是痛苦的時候也要愛生命，因為生命是神，生命是一切……」——托爾斯泰。

以上我們著重的是書中所展現司馬中原的藝術心靈，至於其他方面，像中國泛鬼神意識論述；瘟疫、水災、旱災的辛勤描寫；抗戰生活顯露；共匪性情的揭發等等，透過這本書我們更能明瞭。總而言之，「青春行」的心路歷程是偉大的、撼人的。但司馬中原並未力求形式的控制，使它顯得雜亂，許多人物呈點的掠現而非線的發展，而且有太多的插敘與補白來擾

本社叢書書目

〇〇一	文學探索	林柏燕著	30元
〇〇二	冷血	楊月蓀譯	55元
〇〇三	故國神遊	華振之著	45元
〇〇四	尋找另一扇窗	呂秀蓮著	40元
〇〇五	一個讀書的故事	亮軒著	30元
〇〇六	葉歸何處	簡宛著	30元
二〇一	五十七年短篇小說選	隱地編	35元
二〇六	六十二年短篇小說選	林柏燕編	50元
八〇一	談經營管理	王永慶著	40元

直接函購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郵費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亂讀者，作者往往過份沉緬於感傷的回憶，使得他精細的觀察變為瑣碎，豐富的記憶顯得雜亂。如果作者能以更多的事實取代觀念的陳述，以藝術手腕著力經營題材，很可能是一部足可媲美「往事追憶」的作品。——哦，這作者寫書的目的不在此，我們不必苛求於它的藝術價值，該去感受、去吸收，將自身投入書中的情境，也做一個生活，生命的熱愛者，擁抱並親吻那民族的苦難，經由這個火浴之後的藝術心靈啓示，我們是這個民族的子孫，背負著重量與愛心的一羣。本書第一句把生命喻為一隻穿透時空，向前追尋的飛鳥，展讀之際，我們確感到陣陣巨風——像大鵬翅膀煽出的風。

我的讀與寫

羅 蘭

常有人問我爲什麼寫文章，以及寫作的過程怎樣。很慚愧的是，我常不知從何答起。

爲什麼要寫文章？如果一定要我說的話，我只能說，這和小孩子沒事時，用一支筆在紙上信筆塗鴉的心情頗爲相似。

小孩子信筆塗鴉，是無所爲而爲的；我也是無所爲而爲的。小孩子是把自己所見所聞或所感塗抹在紙上來表達自己的，我也是如此。也就因爲這個緣故，我雖一直從小塗寫到如今，却未曾覺得心上有任何負擔。我不把寫作當「寫作」，也避免讓「寫作」二字干擾我動筆時的心情。總覺凡事一旦有個名稱冠在上面，就會變爲鄭重其事，太鄭重其事了，就會流於造作，或使我覺得負擔沉重，以致把我所愛的紙和筆看作了迫使我工作的工具。寫文章本是何等愉快親切的事！何苦把它變成一項責任或冠冕？紙與筆原是何等可愛可親的東西！何苦把它們變成千鈞重擔？

有生以來，紙和筆就是我的最佳玩伴。小時候，我最心愛的玩具就是一些舊鉛筆。它們是我叔叔幼時的文具；那時大概剛有鉛筆問世，外皮有淺紅、草黃、灰藍、暗綠等等顏色，筆芯很硬，是塗不出來多少顏色的；連外皮的顏色也陳舊灰黯。但我很愛它們，好像它們那從箱子中帶出來的樟木氣味散發出一種親情。

從玩鉛筆到會用鉛筆，先是畫、後是寫。只要有紙和筆，我就不寂寞，就有談心的對象。無論上課的時候、聽演講的時候、開會的時候、等人的時候、獨自在家、無事可做的時候、悲傷的時候、歡樂的時候、激忿的時候、感動的時候，我都找紙和筆。倒不一定是寫文章，而只是爲了可以隨便塗抹解悶。所以，我的教科書上幾乎每頁都有不成格局潦草的字跡。各種簿本上、工作紀錄表的背面、名片的背面、醫院掛號單的背面……都是容納我即興雜感的地方。它們不是文章，不值得發表，更不值得出書。但在寫的時候，它們是我最知音的同伴。我告訴它們我心中的所感、所想；我的悲喜及牢騷，它們都很認真的聽着，分擔我的苦，分享我的樂。有時我也把它們存着却永遠也不想去整理。

所以，如果你問我什麼時候開始寫作，我常會瞠目結舌。因爲我雖然一直在塗塗寫寫，却似乎始終未把它當成「寫作」。

只有兩本答聽衆來信的書是我爲工作而寫的。我並不很喜歡它們，雖然它們也是我的由衷之言，讀者對它們也較偏愛，但對我來說，它們總有點像是出客的衣裳，不如我的家常粗服更令自己覺得舒適和怡悅。我較喜歡那些散文和幾篇小說，因爲它們是在我真真正正的時侯寫的，而且也不是爲了發表而寫的。

我不喜歡爲了發表而寫文章。因爲那會使我失去了想要談心的心情。在我看來，寫文章應是真正心對心的懇談。我的一些散文都是以給知友寫信的心情寫出來的。談心不必什麼章法，誠心誠意的用感情把心事談出來而已。所以它們實在不是文「章」而只是「文」。

談到讀書，更是慚愧。我不是一個用功的人。我的文字常識、成語、和詞彙多半是從章回小說得來的。小學三年級時，會認一些字了，就開始生吞活剝的看家中書櫃裏的老書。先看的是「永慶昇平」和「海公大紅袍」。然後看濟公傳、施公案、彭公案，和小五義、大五

義、七俠五義、七劍十三俠等舊式武俠以及五虎平西、五虎平南等說部。接着也看了三國、水滸、紅樓夢、金瓶梅、花月痕等小說。看到東周列國志，實在看不懂，小學也畢業了。到了中學，反而很少看書。因為那些新文學作品對我那習慣了舊式章回的頭腦有些格格不入。直到高中，才跟着同學看了一些當時的流行作品。翻譯的東西也是到了高中才勉強接近。「雙城記」「茶花女」「簡愛」「安娜卡列尼娜」等，也曾感動並影響過我。但和那些老書相比，在感情上總是隔着一層了。

年長以後，更少看書。除朋友送我看的新書之外，近二十年來，所看的書好像仍然是些老書。真正隨身携帶着「走南闖北」的，也只是一兩本舊詩。平常放在枕邊的也只是討論詩詞和畫的論述。能使我坐在書桌前用功研讀的書也只是老子和莊子。

寫文章是談心，讀書也是談心。寫文章是我談給別人聽，讀書是別人談給我聽。既是談心，則雙方必然是性情相近，志趣相投才好。小時候看了許多有故事的長書，年紀越大，對故事的興趣越淡，而越接近哲學了。也許是爲了悟到人生苦短而學海無窮，自己又一向不用功慣了，老來更不願也不能勉強自己去博覽羣籍。因而決心一仍舊貫，寫自己愛寫的，看自己愛看的。案頭寥寥幾冊精簡典籍及詩詞，和我最談得來，翻來覆去的看，也看了好多年了，却從未覺得看厭過，而且也似乎從來沒有看完過。每次翻閱，總有新的發現和領悟，這就是真正的知己了。好友談心，就是百談不厭；而且每次聚晤，都會給我新的啓發。

現在只盼什麼時候，俗願皆了？無事一身輕，可以回到我鄉間的小屋，夏天有綠蔭蔽日，冬天升上一爐炭火，讓我隨意讀詩詞，賞賞古畫，用毛筆抄抄寫寫，重溫我童年在家鄉的歲月，及十九歲在鄉下教書時，那廟裏的日子。逢有良辰佳日，約友好小叙，自備茶、酒、粗點、水菓招待，豈不最樂？那時也許另有不同的「文」可寫了。



「旅人的故事」

李子俊

鍾梅音著·大地出版社

雖然鍾女士在其跋中云：「離開臺灣忽已整整四年，在這期間，祖國經過許多驚濤駭浪，在外的遊子也備嘗受人歧視的苦痛。」但是，閱畢全書，竟找不着一絲鍾女士的憂苦之情，有的只是一介小婦人遠遊異邦的竊喜。在許久以前，有個叫劉鶚的，寫了本中國山東附近的遊記，卻已使得滿書充滿哭泣之情與哀國之痛了。實在很難令人想

像：同是在國家存亡危急之秋所寫的同類的題材，竟有如此天淵之別，何況鍾女士所著之書，有時在景物描寫之處，尚不及一本導遊手冊更能引人遐思；該書雖以有精美圖片為號召，卻多來自風景明信片，或是月曆牌，或是宣傳手冊，書的最大特色，可以說就是「花團錦簇，包羅萬象。」它告訴了我們許多我們所早已知悉的常識，如愛迪生、福斯特、林肯、貝多芬等等，也告訴了我們許多她的日常起居的流水生活，不知怎地，我們總覺得有窺望人家生活的羞慚感（或者少許的新鮮、快感），但是若作為一本擺在案頭的書籍，偶而翻閱的話，我們還是願意擺上「老殘遊記」，或者就空在那兒，等著擺上鍾女士的童話集。

劉長卿說：「孤雲將野鶴，豈向人間住。莫買沃洲山，時人已知處。」就是這個意思。

記得早在民國五十六年一月十四日發行的「中央副刊」之中，我曾以「關於重印古籍之我見」為題，分別談及：一、慎重考慮需要；二、務必講求珍本；三、改良印刷技術；四、注意國際流通。其中第四點：「注意國際流通」，目前還可以做為國內大小、公私出版機關當局的一些參考。

衆所週知：我國的出版事業實不能信口評為漫無出息與毫無成就，請看吧！凡屬出版品都需要紙，而造紙術還是我們發明的；需要印刷，而印刷術也是我們發明的；需要言之有物的內容，引人入勝的外觀與東西南北的流通——人類智慧的表徵，即：學術思想、大道理與小「玩意」暨訂裝技巧……，說起來，無非仍是得以我們的表徵，最為獨特卓奇與萬年長青！換言之，至今我們的出版事業，如已大有成就，固不必以此自豪，果猶少有成就，倒也無妨積極猛省，設法盡力去行「迎頭趕上」外國人的有關業績！

很顯然的，書刊一詞，至少是用以指稱書籍與期刊兩大類出版品，而且各有各的出版、發行與流通之旨趣及「作法」。自從蔣經國先生出長政院以來，我國的一切，都在不斷地進步之中，獲致更多的繁榮，以及日形接近完成我們肩負的那種發皇光大三民主義於世界之第三期神聖革命工作。我希望：我們的出版界之先進、大匠、名家、新秀……，至今皆能達成各個當前肩負的重大使命，積極配合國家的需要，堅信確認：

(1) 凡屬出版事業，其本身實際具有社會教育的功能，而絕非任何單純的營利發財之事業可比。換言之，只要是完全符合國策，鼓勵與培養國魂，弘揚祖國的文化之文字，不論其為專門學術的研究成果或一般文藝之大

合力 擴展 書刊 外流

龍祚陳■

小創作，我們不予出版則已，如要出版，務得勉力做好：日新又新與精益求精。

(2) 書刊一經問世，務得盡量將其流通到國外每一個角落，而藉此一面宣揚中華的文化，一面表現我們悉力反共產、爭自由，以及誓與匪幫賊屬行戰鬪的決心！

撇開我們的書刊外流到別洲的情況不講，現在單以其流通歐洲的景象立論，我得說，我們的出版界勢必還得大大地去費心勞神，以試予謀求改善才行。

依據鄭恆雄先生所編印的「全國雜誌指南」（民國六十一年九月出版），我們可知我國現行出版之中西文期刊，合計已有一一八九種（資料截至民國六十一年八月止）。這一一八九種中西文期刊，現已流傳在歐洲各國，而由其公私立圖書館加以收藏的種數，實際上竟少得令人難以置信。譬如：最近我承義國威尼斯大學教授、中華學術院外籍哲士藍喬蒂 (Lionello Lanciotti) 先生不棄，惠將新近羅馬義國中央圖書館 (Biblioteca Nazionale Centrale) 所編纂的中、日文期刊索引第一冊 (Indice dei Periodici in Lingua Chinese e Giapponese, I) 【原高三一·六公分，寬二四·一公分，一八四頁，一九七三年羅馬印行】，郵貽至此。經我隨將這種「索引」逐頁檢閱，我才知道就在義國四十八個重要圖書館之中，至今還只可見到為數不過五十四種原由臺灣省出版、發行的中文期刊和報紙，至於那些圖書館現藏臺灣省出版、發行的書籍，我雖尚無詳切的統計數字來作報導，但根據我個人在此長「留」所見，至少可以推斷：其總共數字，必定比起我們實際至今已經出版發行

的書籍種數，更是少得令人長太息！

我記得，在國內老早就有一些專門負責以我們的出版品，經常進行國際交換的機構。譬如：我們的國立中央圖書館所統轄的出版品國際交換處；而我們的新聞局，原來也還設有一個國際宣傳處。爲什麼我們的書刊，至今流傳在義國竟是這樣的稀少？至於它們流傳在法國的情形，雖然要比其在義國的情形略爲可觀，但我敢說，我們實仍不必將其喻爲心滿意足。此外，它們在英國、德國、東歐與北歐諸國，其流通的種數，我怕至今都仍距離足可用以述證已經廣泛與大量地流通，實際還有幾百成千上萬里！

國內的出版家與書刊商，不是早已組成了「書城」去改行「聯營」嗎？爲什麼猶不積極考慮將這種「聯營」的方式，直接亦在歐洲加以運用呢？換言之，且由國內的企業家自行聚資，或由我們的政府加以維持，從速在歐洲選定一個或數個大城市中心，以便直接讓國內出版家供應書籍，就地隨行廣爲流通。記得民國六十一年春季，我曾代表法國華學界，接受丹麥哥本哈根大學當局的聘請，前往丹麥作客講學。俟我行抵丹京之後，卽展眼見到當地的書店，不但什九都比起臺北重慶南路所有的書店還要多，還要大，而且凡屬外文（除却中文）的書刊，至少有一家大書店去負責銷售，同時，這樣的外文書刊店舖，實際還是北歐諸國銷售某種外文書刊的「總經理」。至於迄今在巴黎，外文書刊的銷售，照樣也是由專門銷售外文書刊的大書店負責辦理，不過，我至今還沒有見到一家由我們開設的中文書刊推廣中心，以流通國內的書刊，像這種情形，是否也值得我們加以檢討的？

就我所知，我國在歐洲至少還有好幾個「文化」中心。如羅馬、比利時、西班牙、海牙等地，分別設有一個或名中華、或名中山、或名孫中山、或名孫逸仙的「文化中心」或「中心」。難道國內的出版家迄今還不知道這些機構的所在嗎？如其端爲宣揚祖國的文化，懇摯地拜託這些「文化中心」或「中心」的當局，暫時費神兼理就地流通各個出版的書刊，難道均已遭受「拒絕」了嗎？

此刻我們亟謀去將國內出版的書刊，在歐洲來擴展其流通，這也絕不比我們對歐洲積極加強輸出大宗其他

的商品，只顯得「乏善可陳」！我們不是一再大聲疾呼：應該力行加強對歐外交宣傳與宣揚祖國的文化嗎？特別是文壽先生以「再論文化出擊」為題，表示他個人對於目前我們應該怎樣切實編組，實行「文化出擊」的方法與步驟（參閱六十二年八月廿九日中央副刊）。依據文壽先生的說法：

「文化出擊的實力編組，可以分成：報紙雜誌畫報出擊組，文藝作品出擊組，學術著作出擊組。出擊的：方法是，文化對文化，以靈活運用，機動調度，分進合擊，在思想戰上打贏這一仗。步驟上，我們要做到審時、度勢、量力，單一出擊可收破敵之功，複合出擊可奏夾攻之效，聯合出擊可操必勝之券。動靜兼施，擴大文化作戰的影響；古今並舉，增加文化作戰的內涵與深度；新舊紛陳，彰顯自由文化的創造活力。」

我們至少可以明白：他並不是只懂去行「危言聳聽」。難道我們看過他的這一番演繹，還是照舊以為他又在「紙上談兵」，而隨予「不了了之」嗎？

此外，民國六十二年八月十日的「政治評論」（三十卷十一期）刊有岳峯先生的「我們的『海外宣傳』尚待努力」，在文中特別強調「宣傳的首要書刊」他說：

「我們在國外……爲什麼不可以辦理一次兩次的書刊讀物展覽，來推動我們的書刊出口呢？」

「退而求其次，在國外重要商埠設有貿易中心的地方，兼設書刊櫥窗，選擇重要的學術性、文藝性著作，統一辦理外銷的工作，總是可以的！」

「再求其次，我們的宣傳部門，選些具有價值的書刊，大量（長期性）訂購，分贈國外各大圖書館、文化、新聞傳播等機構，也可以收到宣傳的效果。同時可鼓勵國內出版界的努力，豈非兩全其美。」

請問：國內的同胞，對於岳峯先生的高見，又有何種反響？我記得本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日報（國際航空版）有一段報導說：「行政院新聞局即將編印『全國圖書目錄』，以便利國內外書展及讀者，目前出版事業處已展開籌備工作。近年來，我國出版品日益增多，在國際上亦日益受到重視，但始終缺乏一部全國性的圖書目錄，以致不能將出版品整體而有計劃的推介。」

就我所知，這段報導似乎有欠精確，至少國立中央圖書館於民國五十三年，即已編過一部「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彙編」（上、下冊），而該館自民國四十九年九月編印新書簡報，繼改名為國立中央圖書館到館書目，再改稱為國立中央圖書館新書目錄；後自民國五十九年元月，改名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逐月印行一期，年終並編印全年彙輯本。故其所謂「始終缺乏」云云，諒係報導者事先未向該館請教，憑空徒行加重新聞局有關當局之責任，與湮沒中央圖書館之業績。現在我無非是謹以「三十六」萬分的摯誠，敬希新聞局已經決議「籌措經費編印此一有價值的全國圖書目錄」之工作，可得如期如願地順利完成。同時我還想請教：至今該局出版事業處，是否尚有其他配合「文化出擊」與加強外交宣傳的擴展書刊流通歐洲之好辦法？

談及圖書期刊目錄，或屬論著，或其他一般具有專門學藝性之索引、通檢、引得等出版品，都是出版家、流通書刊者、讀者、治學者所必需的一些「工具」。我和已故的「我的朋友」袁同禮先生一樣，仍只覺得編印目錄既費時又費力，又需花錢，但結果並不討好，而嘗被一般人視為小之又小的「小玩意」。話雖如此，它們畢竟還是出版界、學術界、讀書界的「大幫手」。假如它們繼續不斷地加以精編，那麼，其功用真是至多且鉅。總而言之，我已深深感覺到：此刻真是我們「羣起而行」的時候了。我期望我們的大有為政府，自後可以切實督導所有的「官」民，對歐做好加強外交宣傳，增進中歐文化交流，厲行文化出擊至歐洲各國的工作。同時，我們的出版家，就此自動來歐採取聯營，以便就地加速擴展國內出版的各種大小書刊之流通。我且不講我們的臺北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正中書局……，是否早已稱得上「大展鴻圖」與「名滿天下」，但我還願虔誠地祈請我們的出版家，儘管放眼去仔細看看法國的亞協德（Hachette）書店，拉柔斯（Larousse）書店，弗拉瑪蓉（Flammarijon）書店，法蘭西大學出版社（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葩祐（Payot）出版社，色義出版社（Editions du Seuil），卡利瑪（Gallimard）出版社……，至今它們究竟是怎樣個別地在法國境內與外邦，用心勞神地傳播法國的學術與文化！

新力牌
SONY.

您要的是“有色電視機” 還是“彩色電視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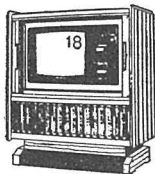
只有新力牌的彩色
才是真正的彩色

您要的是“有色電視機”，還是
“彩色電視機”？

有許多人沒有注意這個問題
因此買到的電視機在彩色上
調來調去總是不滿意而後悔不已。

要看彩色電視，

當然要看栩栩如生的彩色畫面。新力特麗霓虹彩色電視機，彩色生動真實。同時畫面更清晰明亮，顏色更鮮艷，焦點亦更準確。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新力特麗霓虹彩色電視機採用獲得世界專利的單槍及單鏡頭彩色系統（其他牌子則用三槍及三鏡頭）。新力特麗霓虹彩色系統更單純，接收更靈敏，所以螢光幕有更明亮的光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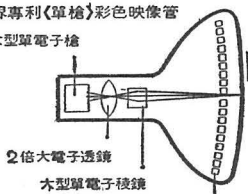
最簡單的證明方法，就是請你親自將新力特麗霓虹的彩色，和其他任何彩色電視機作一比較，你即可發覺新力特麗霓虹的彩色，特別可愛。

因此買彩色電視機時，千萬要到經銷店或親友那兒仔細比較看看，只有得到「電視艾美獎」的新力牌彩色電視機才是最能使您滿意的自然色彩。

- 只有新力牌彩色電視機是單槍彩色影像管。
- 世界上其他彩色電視機都是三電子槍彩色影像管。

↓ 世界專利「單槍」彩色映像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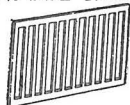
大型單電子槍



2倍大電子透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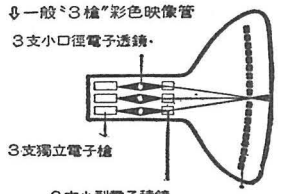
大型單電子稜鏡

專利「縱線窗」螢光幕



↓ 一般「3槍」彩色映像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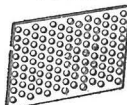
3支小口徑電子透鏡



3支獨立電子槍

3支小型電子稜鏡

粒子篩螢光幕



現代婚姻正面臨威脅！

開放的婚姻

□作者：歐尼爾博士
□譯者：鄭慧玲

■這本書的「開放」不能誤解為「隨便」

根據統計，在美國大約三對夫婦中有一對會以離婚收場。東方的夫婦，即使婚姻生活很不如意，由於姑息和懦弱，不到不可忍受的程度，絕不輕言離婚。實際上，東方夫婦的婚姻生活要比美國的不愉快，

家庭，婚姻的破裂很可能是，夫婦中任何一個，在中午的自助餐上，和異性朋友偶然的談話中開始。在認識異性朋友日益由的社會裡，丈夫或妻子怎能長久維持對方的情感而不減？

——對一個「男主外，女主內」傳統的家庭，由於丈夫在外面工作，有較多和外界接觸的機會，他的知識和經驗自然不斷增進。而一個家庭主婦，她的見識可能數十年後仍停留在她離開學校的階段。這樣的妻子怎能期望在她不再年輕的時候還能維持丈夫的向心？

——隨着歲月的推移，丈夫或妻子在對方心目中的新鮮感逐漸消失，而外面的誘惑却日益增強。日增的誘惑，新知識和新觀念的衝擊，舊有的婚姻合同已經不足以保障現代婚姻生活的幸福。我們是否放棄婚姻，或者改變婚姻觀念？

——對一個夫婦都在外面工作的現代

念上的迷信和不當的期望之後，並不主張今後男女關係可以隨隨便便。相反的，他

提出開放婚姻的觀念，列舉八項指引，指導我們的婚姻關係如何朝向更堅強，更親密的團結。

作者歐尼爾博士是紐約大學的人類學教授。他說，這本書的完成得力於許多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和哲學家的幫助。因此，這本書實際上是現代人類知識的結晶，難怪出版之後，在美國，佳評如潮；一直到现在還是最暢銷的書之一。

特價四十元

本社其他出版書目：

鑼（黃春明自選集之一）

莎啞哪啦！再見！（黃春明自選集之二）

生命之愛（傑克倫敦）

每本特價一律四十元

遠景出版社

臺北市玉成街一五五巷七號
郵撥第一〇一七九〇號沈登恩帳戶

談臺灣的雜誌

覃雲生

雜誌在圖書的分類上是屬於期刊的一種，期刊泛指一切連續性的出版刊物，包括雜誌、新聞紙及集刊三類，美國蘭敦書屋大字典中，對雜誌一辭曾下過較為蓋然性的定義：「為定期發行之出版物，通常以紙面裝幀，形態上乃包容了有許多作者之小說、短文、詩等等，往往亦有圖片與插圖，常就一特定之事物或範圍而出版特輯。」由這樣的一個解釋，我們便可以發見到雜誌的幾個特性，它與書籍、報紙的異同。

就其事物報導的層面而言，雜誌是介於報紙與書籍之間的，也可以說是兼有二者之長處，在雜誌中，它所追求的固然含有時效性，但是比起報紙來，却不似報紙那般地只含有廣面性，而缺乏深入的研討；較之書籍來，固然缺乏一本書籍所具有研討上的深度，却合於時空性，雜誌的最大特點，便是對於一件事物的報導或研究，能集合衆多的觀點，以生動的文詞傳達給廣大的人羣，因此，在學術界也漸漸地重視了這種文字媒介的價值。

臺灣一地，在光復之初僅有四十種雜誌，到了現在，依據內政部的登記，已經有四千種左右，可見雜誌在臺灣也是輝煌過一陣子的，但是實際上目前仍然在發行的，僅有一千兩百份左右，而真正能在坊間具有流動能力的，可能只有一百五十份左右，這與所登記的比例，是十二分之一，這其中所含的是怎麼樣的一種意義呢？

最近市面上又出現了不少新的雜誌，但是我們必須明白：目前一

般雜誌的生命非常短暫，許多雜誌經常不能按時出版，由月刊變成雙月刊，雙月刊變成季刊，季刊變成年刊，最後終於免不了走上停刊的命運，尤其到了今年，國際間紙價的昂揚，更造成了臺灣出版業的空前浩劫，首當其衝的除了報紙，便是雜誌，因為一份好的雜誌須要有大量高級紙張來印行，一旦紙張調度不利，便不能按時出版，有許多雜誌，在原本經費短絀的情況下，又逢此巨變，紛紛宣佈休刊或停刊，即或正在刊行的雜誌，由於紙價不斷上漲，原有的訂戶便成了一個大的負擔，開始虧損累累，無法維持，這是一個悲劇。

由於有的雜誌停刊，也有新的雜誌創辦，所以雜誌的總數當仍然停留在一千二百種左右，這一點，我們是可以相信的。在一千二百種所謂雜誌之中，如前所調查的，能在市面上流通，具有流動能力，而且能為一般人有機會讀到的，僅為一百二十種左右，其他的十分之九，又是些什麼樣的雜誌呢？

其一是機關刊物，多半隸屬於某些公營事業，宣傳該機關的政令，或報導該單位主管的動態，以及穿插一些好人好事的介紹，由於這類雜誌宣傳色彩濃厚，可讀性甚微，儘管用彩色印刷，編排精美，却並不為大多數人重視，社會上更少流傳，

其二是宗教團體出版的刊物，內容不外乎傳教以及與其所篤信之宗教有關的資料，由於內容狹窄，教友之外，一般人亦甚少閱讀。

其三是學校刊物，包括了學報、校刊、社團刊物三種，學報是某

一學科的專門論集，多由在校教授編寫；校刊及社團刊物，則是由年輕的學生編輯。由於內容上的迥異，以及發行對象多半僅限於該校師生，因此外界人士亦不容易讀得到。

其他則是一些所謂的「內幕雜誌」或「鐵路雜誌」，它們以低級的言情小說或者一些街譚巷議來取悅讀者，毫不講究印刷編排，這種雜誌多見於人們流動量最大的車站等處，是所有雜誌中最不入流的低級刊物，但是據說銷路不惡。

至於在書報攤上可以買得到的一百多種雜誌之中，也以消遣性的佔絕大多數，譬如電影畫報以及一些名謂「文藝」却十分敷衍的「假文藝」刊物為主。當然真正編得出色，具有時代性、新聞性並且能增進我們知識的好雜誌，銷路還是不錯的。只是由於我國一般家庭，尚未養成看雜誌的習慣，所以一個雜誌要想純粹靠自己的銷路好來維持生存，着實不是一件易事。很多雜誌之所以賴以維持，若不是幕後有一個雄厚的機構在支持，便是靠了強迫推銷。

其實要瞭解一個國家的文化水準，雜誌的數量以及質地（內容）的是否充實，是一項十分關鍵性的因素。我國一般讀者泰半有個錯誤的觀念：認為家裏只要訂了一份報紙，便可以知道天下大事，而雜誌的訂閱，幾乎被看成是一種奢侈的浪費，所以一般家庭極少有訂雜誌的習慣。

嚴格說來，今天的雜誌在內容上足以彌補若干報紙的不足，加以雜誌有較多的篇幅，它可予我們透澈的分析，讓我們看到事物的許多層面，好的雜誌顯然比報紙更有深度，更有個性，特別是，當我們要想在某些專業方面獲得知識，雜誌更是一個良好的情報來源。

基於加深大家對於目前臺灣雜誌的進一步認識，以及作成資料保存的理由，我們將目前所有現行的雜誌編目於後，這一份編目的原則有二：第一是求「新」，所有的資料須求其新與正確，由於雜誌界的變遷甚大，我們的資料搜集皆以民國六十三年一、二月間為準。其二是求「精」，在此一原則下，我們捨棄了機關刊物、學校刊物、各地文獻、各種不對外發行的刊物，各種外來的內銷雜誌，以及所謂「內幕雜誌」等的低級刊物。

台灣第一本音樂與音響 專門性雜誌

高水準的文章

最精印的圖片

長期訂閱
特別優待

請利用郵政劃撥
15314號帳戶

音樂與音響 music & audiophile

台北市信義路一段十七號之二 · TEL 356601~2

於此我們須聲明的是：由於雜誌內容的廣泛不定，在編目的分類上曾發生極大的困擾，即使是分類的類目名稱也不易確立，因此我們自己以名簡意賅的類目名稱，將各種雜誌分別歸屬在某一名下，其歸類僅屬於參考性質，並不含有褒貶之意。此外，由於資料搜集不易，求其全亦不可得，（連中央圖書館也只藏有全國的約三分之一數），因此，只限於能够常見的中文現行雜誌為主，在編目上有許多的遺漏，那是我們力有未逮，無心的過失，以及目前圖書目錄制度的不健全，絕非有意。再者，由於若干雜誌版權頁的情況不完整，缺少創刊年月，皆依六十一年九月，鄭恆雄編之「全國雜誌指南」一書為主。雜誌資料的來源，係自中央圖書館期刊室，與臺北市一地之書店、書報攤。對於外縣市所發行之雜誌，則不易尋求，實為一大缺憾。但是全臺灣省的雜誌，仍有十分之九是在臺北市發行，這一點是可確信的。

（本文係根據讀書先生發表於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十日中華日報文教與出版「談臺灣的雜誌」一文改寫，特此申明）

全國中文雜誌目錄

覃雲生

圖書目錄類

雜誌名稱 發行人 主編 開本 定價 創刊年月 社址 電話 郵撥 註

書目季刊 馬全忠 編委會 廿五 二五 五五、九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五〇號 三三一〇九七 七〇四七 季刊

新聞紀要 邱紫雲 郭榮趙 十六 四〇 五九、一 臺北市士林區福林路二五五巷三四號 八八八九七一 一五六二九

科學技術 鄭正華 行政院國科會科學資料及儀器中心 十六 一〇 六〇、六 新竹市光復路八五五號 二四一三一 一七三四三

論文摘要 洪敏隆 編委會 廿五 二〇 六一、九 臺北市博愛路五七號四樓 三三三七六三 一九二七四

書評書目 熊鈍生 廖俊傑 十六 四 六二、二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四號六樓 三三九四五〇 三九四二

中華書訊 熊鈍生 廖俊傑 十六 四 六二、二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四號六樓 三三九四五〇 三九四二

出版家雜誌 林崑雄 編委會 二十 四 六二、五 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 五二二六五六 一八七五〇
三〇巷二弄二〇號

圖書雜誌 李 葉 陳維祺 十六 四〇 六三、一 臺北市基隆路二段 七五二一〇二一〇一四六〇 雙月
六 一三二巷一七號之

附錄 中央圖書館出版之索引期刊三種

中華民國出版圖書目錄 國立中央圖書館 十六 三〇 四九、九 臺北市南海路四三 三三一〇三四 一五七三四 月刊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 國立中央圖書館 十六 八六 五九、一 臺北市南海路四三 三七一九七六 一五七三四 月刊

中華民國政府公報索引 國立中央圖書館 十六 四〇 六一、一 臺北市南海路四三 三三一〇三四 一五七三四 月刊
三七一九七六

附註：一 「科學技術論文摘要」原為雙月刊，自六十二年一月一日起改為月刊，以「化學工業」、「金屬機械工業」、「電子電機工業」、「食品工業」四類分別刊行，每年合為一卷，於每卷刊行之初並先行發行索引一冊。

二 「書評書目」原為雙月刊，自六十三年一月一日起，改為月刊。
三 「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自五十九年九月起，以「人文社會科學部」「科學技術部」二類分別刊行，自六十一年一月起，合併為單本發行。

學術類

雜誌名稱 發行人 主編 開本 定價 創刊年月 社址 電話 郵撥 註

綜合類

東方雜誌	王雲五	金耀基	十六	一五	民前八年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七號	三七六四九九	一六五
大陸雜誌	徐可燦	該刊編輯委員會	十六	一五	三九·七	臺北市羅斯福路二段五號之二，三樓	三五八三一〇	一八九九
報學	沈宗琳	該刊編輯委員會	十六	四〇	四〇、六	臺北市西寧南路一四之三號	二四五〇	
中國語文	趙友培	該刊編輯委員會	卅二	一〇	四一、四	臺北市泰順街二六巷一〇號	三五四一九五	五六七七
幼獅月刊	胡軌	朱一冰	十六	一八	四二、一	臺北市漢中街五一號	三八七三七六	三三三六
現代學苑	羅光	沈清松	十六	一五	五〇、五	臺北市羅斯福路五段五一號	九三二二四五	一四〇五七
孔孟月刊	中華民國孔孟學會	中華民國孔孟學會	十六	五	五一、九	臺北市南海路獻堂館	三一九一二五	三〇四八
思與言	杜奎英	該刊編輯委員會	十六	一〇	五二、四	臺北市公園路二八號之一，三樓	四八一〇	
廣播與電	李葉	陳維祺	十六	四〇	五五、十二	臺北市林森北路七號	三四九七五三	一四二四七
生力	莫壹元	黃景岳	十六	一〇	五六、十	臺北市仁愛路二段七二號之二	三四七四三八	一四三四四
食貨月刊	陶希聖	陶希聖	十六	一五	六〇、四	臺北市信義路四段二一七巷五弄四號	七一一三三一	一六九三七

半月刊

雜誌 發行人 主編 開本 定價 創刊年月 社 址 電 話 郵 接 註

再生 程文熙 該刊編輯 十六 五 二一、五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二五五巷六號 七二九四二九 一七九一六

委員會

暢流 陳德年 劇慶德 十六 一五 三九、二 臺北市鄭州路三八巷一三號之一 五五一三三一 二五九〇

臺北市鄭州路三八巷一三號之一

一四四五七

民間知識 羅時揚 該刊編輯 卅二 一五 三九、三 委員會

委員會

臺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一八巷一四號

三六三七〇六 九一二八

自由談 吳靜波 黃肇珩 十六 一五 三九、四 臺北市衡陽路一〇九號新聞大樓三〇六室

臺北市衡陽路一〇九號新聞大樓三〇六室

九三一六九九〇 一四七四

自由青年 王唯農 汪大華 十六 一五 三九、五 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 三三三二六一五 一九三二

拾穗 張明哲 拾穗月刊社 卅二 一五 三九、五 高雄左營郵箱七〇〇四六號 六五四四

高雄左營郵箱七〇〇四六號

國魂 新中國出版社 張肇祺 十六 七 三九、十 臺北市信義路一段三號五樓 三四一〇三二 一二九六八

新中國出版社

臺北市信義路一段三號五樓

三四一〇三二

一二九六八

民主潮 張希爲 胡國偉 十六 五 三九、十 臺北市青島東路特一號 三四〇四八五 一三三四九

臺北市青島東路特一號

三四〇四八五

一三三四九

今日中國 陳建中 樓兆元 卅二 一五 四一、一 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一號 三四〇四五三 一七一八三

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一號

三四〇四五三

一七一八三

原名「陸」

中央月刊 中央文物 中央月刊 廿五 一二 四一、十 供應社 編輯部

中央文物 供應社

中央月刊 編輯部

臺北市中山南路一號之一

三三六一九八

二二八一

國際現勢 袁文靖 該刊編輯 十六 九 四五、一 委員會

該刊編輯 委員會

臺北市士林區中正路一八七巷六六號

八八三七七三

一二八〇二

週刊

人間世 劉濟民 十六 一二四六、十一 臺北市泰順街五四巷二二號之二 三二七六一七 一三八九四

展望 卜幼夫 展望雜誌社 十六 一〇四七、四 臺北市南陽街六六號二樓 三八八六〇〇 七〇三〇

政治評論 任卓宣 馬璧 十六 五四七、九 臺北市寧波西街二六號 三三〇九五二 一三〇三

新時代 胡健中 李英 十六 一〇五〇、一 臺北市南昌路一段一二六巷六號 三三三三一八 二九九五

中華雜誌 胡秋原 該刊編輯委員會 十六 一二五二、八 臺北縣新店鎮中央新村第五街一一號 九三二〇四八 四八七六

大學雜誌 陳達弘 陳少廷 十六 二〇五七、一 臺北市光復南路三四六巷五五號 七七一八二七 一四七一四 環宇出版社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董彭年 周濟 十六 一〇五七、三 臺北市南昌街一段九巷四號三樓 三四四八一八 一四八三

綜合月刊 張任飛 汪琪 卅二 一八五七、十一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一二九巷三號之一、二樓 五四九六八五 一四九一五

新夏 許遜 許遜 十六 一〇五八、六 臺北市內湖路二段一七九巷八一弄二號 一五二二三

新知識雜誌 新知識雜誌社 該刊編輯部 卅二 一二六〇、二 臺北市通化街一四三巷九號 一六八二八

人文世界 南懷瑾 該刊編輯委員會 十六 一五六〇、五 臺北市臨沂街七五巷一六號四樓(臨時) 三四八七三七 五二七二

人與社會 人與社會月刊社 趙守博 十六 一五六二、四 臺北市峨眉街三七號四樓 三三二六七四 一〇〇一四

刊雙月

刊雙月

刊雙月

刊半月

遠東人 金茂照 官廣志 卅二 二〇 六三、一
號六樓 臺北市博愛路六〇 三七〇七九八一〇一三二六

中華學報 吳俊才 中華學 十六 一〇〇 六三、二
號 臺北市林森北路七 三三三六五一

報社

中英文
半年刊

北極星 劉傳章 十六 一〇
基隆市正信路三段 一九五二八
一四四號

海外學人 蔣彥士 卅二 一〇
臺北市南海路四五號 三二一九三九

史料傳記類

雜誌
名稱 發行人 主編 開本 定價 創刊年月 社 址 電 話 郵 撥 註

傳記文學 劉紹唐 編委會 十六 二五 五一、六
臺北市永康街七巷 三四〇二一三
一八號之三 三二四九八三

春 秋 劉蕙如 編委會 十六 一五 五三、七
臺北市南京東路四 七八八七三六
段一三三巷六弄一 三七一四一八
三號之一 五四七五

藝文誌 藝文誌文化事業 十六 一六 五四、十
有限公司 臺北市南海路八號 三五〇五四〇 六三五七
四樓

中外雜誌 王成聖 編委會 十六 一九 五六、三
臺北市新生南路三 七七二四八〇 一四〇四四
段七號之二海屋大 厦二樓

經濟企業類

雜誌
名稱 發行人 主編 開本 定價 創刊年月 社 址 電 話 郵 撥 註

中國勞工 梁永章 陸超 卅二 六三九、十一 臺北市安東街三一
三巷一七弄二六號 七一六五三四 二五一〇 半月刊

國際貿易 許柯生 國際貿易 十六 一〇 四五、一 臺北市湖口街一號 三七〇二七一
月刊社 一五九 一二七

今日郵政 王叔明 今日郵政 十六 三 四七、一 臺北市信義路四段 七七二七一
月刊社 七四號 一二七一 七七七

企業家 王在軍 該刊編輯 十六 二〇 五四、二 臺北市南京東路三 五五五三三〇 一三二九四
委員會 段一四巷六號

實業世界 黃永村 黃松柏 十六 三〇 五四、五 臺北市中山北路一 五一八六六七 六〇二七
段五九號四樓

發明雜誌 發明雜誌 黃學忠 十六 一〇 五七、八 臺北市中山北路二 五七七一〇 一四七九四 六三復
誌社 段三七之九號 刊雙月

廣告時代 郭承豐 郭承豐 十六 二五 六一、八 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 三五七一一三二 一九〇〇四
一六〇巷一之一號 三五七一一三六

企業天地 丁中江 劉廣福 十六 二五 六二、六 臺北市南京東路三 五五三八六八
王秋華 段九九號四樓

房屋市場 葉條輝 吳宗錦 十六 二五 六二、七 臺北市南京東路二 五六四二三四 一〇〇四四三
段六二號八樓

新企業 張久裕 編委會 十六 三〇 六二、十二 臺北市南港路一段 七六一七二〇 一〇〇九一二
樓 二八巷二弄九號二 七一八〇五八

發明天地 茅及銓 王俊雄 卅二 二〇 六三、二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 五三〇六二八 一〇一二六八 雙月刊
段一〇八號 五六六六八八

時代企業 梁許春菊 時代企業編輯 卅二 二二二
 臺北市西寧南路一
 一九號十樓 三七六一一
 三七九〇〇九 一〇〇一三六

新經濟 江怒濤 呂進雄 王方正 陳秀鳳 委員會 十六 二〇
 高雄市苓雅區永福
 街二〇號 二八五六一〇 四二九二一
 刊已停

中外產經 楊晨 編委會 十六 三〇
 臺北市柳州街一四
 九之三號四、五樓 三六九七二四 一九六〇三

經濟世界 陳信宏 陳逸亮 十六 三〇 六二、十一
 臺中市西區五權中
 街五一號 三八七九二 二四三二一

科學類

雜誌 名稱 發行人 主編 開本 定價 創刊年月 社 址 電 話 郵 撥 註

無線電技 術 陳茂榜 黃履中 十六 一五 四八、十一
 臺北市新生南路一
 段一四〇號之六 三五六七二二 二二三九 季刊

科學畫報 方子衛 中華科學協進會 十六 七 民二一上海
 創刊、民五
 〇臺北復刊 臺北市郵箱第七號 七七四一三三

電腦季刊 王撫洲 許露翔 十六 一二 五六、一
 臺北市泰順街四〇
 巷七號之三 三四七〇三三 一三二九四 季刊

科學月刊 石育民 劉源俊 十六 一五 五九、一
 臺北市八德路一段
 二九號三樓 三二四八二一 一五五九六

境與象 漢寶德 漢寶德 十六 一五 六〇、四
 臺中市中正路二四
 號三樓 三四二五五 二三三二八 刊雙月

科學發展 張明哲 行政院國科會編輯委員會 十六 五 六二、一 臺北市廣州街二號 三五七〇八二一〇二三三

科技與工業 鄭正華 行政院國科會科學資料及儀器中心 十六 一〇 六二、一 新竹市光復路八五五號 二四一三三一 一七三四三 雙月刊

食品科學 蔡綾姬 編輯委員會 十六 一五 六二、十一 臺中市王權西五街八八巷三〇號 二四三五〇

醫學類

雜誌 名稱 發行人 主編 開本 定價 創刊年月 社址 電話 郵撥 註

大眾醫學 盧致德 張禹罕 卅二 五 三九、十一 臺北市郵箱七四三二號 一六〇一

健康藝術 張駿 張駿 十六 一〇 六〇、一 臺北市廣州街三七號 三三九九二〇 四六七一

當代醫學 廖運範 鄭泰安 十六 四〇 六一、十一 臺北市安東街四〇六巷二六號 七五九六九七 一〇二二八九

農漁牧園藝類

雜誌 名稱 發行人 主編 開本 定價 創刊年月 社址 電話 郵撥 註

豐年 李崇道 十六 三 四〇、一 臺北市伊通街一〇六巷二七號 五四七一三一 五九三〇 半月刊

五四三九二四

農牧旬刊 劉捷 農牧旬刊編輯委員會 十六 一〇 五三、八〇巷三號 三八六〇二三 五五六三 旬刊

刊編輯委員會

畜牧半月 余麗東 余寬仁 十六 一〇 五七、十 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八〇號三樓 三七八九三四 一四八七六 刊半月

現代食品 莊義勝 編委會 十六 三〇 六二、八 臺北縣三重市三和路三段一〇號 三三四二八七 一〇〇六九一

臺灣花卉 張基祥 編委會 卅二 一〇 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一四六號三樓 七二九八二三 一八二一五

中華飲食 袁睽九 王元初 十六 二五 六三、三 臺北市仁愛路三段二四巷一弄二號之一 五七七三一二 一〇一七九三

宗教類

雜誌名稱 發行人 主編 開本 定價 創刊年月 社 址 電 話 郵 撥 註

海潮音 太虛大師 樂觀 十六 八九 臺北縣永和鎮竹林路八三巷四五號 九二三二四四 九八二〇 佛教

菩提樹 朱斐 朱斐 十六 一〇 四一、十二 臺中市國光路三六五巷三七號 二八二七〇 中一〇三三四 佛教

慧炬 丘漢平 徐芹庭 卅二 一五 五〇、十一 臺北市建國南路一六八巷六號 三四八四 佛教

獅子吼 釋道安 編委會 十六 五 五一、四 臺北市吳興街二八四巷一七號之一 (松山寺) 七七四三三四 一三八三五 佛教

標竿 嚴以霖 嚴可達 卅二 一五 五二、二 臺北市郵箱一八四五號 七五六〇二三 五三三四 基督教

臺北市郵箱一八四五號 七五六〇二三 五三三四 基督教

宇宙光 韓時俊 林治平 十六 一〇 六二、九 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一六〇巷一號 三三一六一七一〇一三三三三 基督教

藝術類

雜誌名稱 發行人 主編 開本 定價 創刊年月 社 址 電 話 郵 撥 註

園 棋 于錫來 宗凡 卅二 二〇 四五、一 臺北市懷寧街一〇七號 三三五一一四 一二七九七

今天雜誌 陳來奇 南茜 十六 一五 五二、八 臺北市忠孝東路三段二五一巷五弄一十二號 七八八六三八 五五一八

愛樂音樂月刊 劉志雄 陳義雄 林宜勝 十六 一五 五五、三八八號 臺北市仁愛路三段 七八五一九一 一四七九五

故宮季刊 蔣復璁 譚且烟 十六 八〇 五五、七 臺北市士林外雙溪故宮博物院 八八二〇二一

藝 壇 姚夢谷 編委會 十六 一五 五七、三 臺北市紹興南街一六巷四號 五四一四九五 一四五七五

北攝月刊 湯思泮 十六 一四 五八、一 臺北市博愛路一四號 一六八九一

攝影雜誌 余夢燕 陳宏 十六 一八 五九、五 臺北市撫順街八號 三五二六五七 五四二六二〇 一五八二九

富泉幣鈔 王本榮 洪子林 卅二 一〇 五九、七 臺北市士林區華榮街五四號二樓 八八一三六〇 一五九二九

影 響 王曉祥 段鍾沂 十六 一八 五九、十二 臺北市大理街一三八號 五六九三五二

文學·文藝性綜合刊物

雄獅美術	李賢文	何政廣	卅二	一八	六〇、三	臺北市太原路一二六號	五二一五八〇	一八八八六
全音音樂月刊	張邦彥	張邦彥	卅二	二〇	六〇、十二	臺北市衡陽路七九號	三三〇七二二	
音樂與音響	張繼高	吳心柳	十六	三五	六二、七	臺北市信義路一段一七號之二	三五六六〇一 三五六六〇二	一五三一四
百代美育	張萬博	張萬博	卅二	一五	六二、九	臺北市南京西路二一二號	五三二二三一	

雜誌名稱	發行人	主編	開本	定價	創刊年月	社址	電話	郵撥	註
------	-----	----	----	----	------	----	----	----	---

新文藝	新中國出版社	王傳璞	卅二	七	三九、六	臺北市信義路一段三號五樓	三四一〇三二	一二九六八	
-----	--------	-----	----	---	------	--------------	--------	-------	--

文壇	穆中南	穆中南	卅二	一九	四一、六	臺北縣永和鎮中正路六八〇巷四號	九二二五八五	三二二〇	
----	-----	-----	----	----	------	-----------------	--------	------	--

幼獅文藝	胡軌	瘡弦	卅二	一八	四三、三	臺北市漢中街五一號	三八七三七六	三三三三六	
------	----	----	----	----	------	-----------	--------	-------	--

現代文學	白先勇	柯慶明	廿五	二〇	四九、三	臺北市光復南路二六〇巷四〇號之一	七八三四七八	一六二四八	
------	-----	-----	----	----	------	------------------	--------	-------	--

臺灣文藝	吳濁流	吳建田	廿五	一〇	五三、四	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一三二巷一六號	三六四七三一	五二八三	
------	-----	-----	----	----	------	------------------	--------	------	--

青溪 青溪雜誌社 方心豫 廿五 一〇 五六、七 臺北市博愛路一七二號 三二四九四〇 一四二二二

中華文藝 鄭貞銘 夏楚 卅二 二〇 六〇、三九五號 臺北市仁愛路二段三四一三一〇 一七一三九

文藝 曹敏 趙玉明 卅二 二〇 五八、七段五六號 臺北市長安東路一五八六七九四 一五二八一

中外文學 朱立民 朱炎 廿五 二〇 六一、六段臺大外文系 三五〇二三一 一七九八六

文季 陳達弘 王拓 廿五 三〇 六二、八信箱 臺北市五八四八七 一四七一四

附註：一、「新文藝」原名「軍中文摘」，出版了五八期（歷時三年七個月）之後，先後曾改名為「軍中文藝」及

「革命文藝」。

一、「現代文學」、「台灣文藝」、「文學」為季刊，其餘均為月刊。

三、「文學」前身係「文學季刊」（民國五五年十月創刊，共出十期）和「文學雙月刊」（民國六十年一月十五日創刊，共出二期）。

詩刊類

雜誌名稱 發行人 主編 開本 定價 創刊年月 社址 電話 郵撥 註

創世紀 蘇武雄 洛夫 廿五 一五 四三、十 臺北市吳興街二三九巷五四號之一 五九七六 曾於六〇年十月休刊

葡萄園 王在軍 編委會 二十一〇 四九、七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七一號號之十六 四〇九九 季刊

笠

黃騰輝

陳秀喜

廿五

一二

五三

、六

臺北市松江路三六二巷七八弄一一號

五五〇〇八三

二一九七六

雙月刊

龍

林佛兒

編委會

二十

一五

六〇

、三

臺北市石牌路三四六號

八七九四六二

五五七四

季刊

暴風雨

連水森

八

六〇

、七

屏東市大武里華強巷三九號

一〇一八六四

大地

正生書局

陳慧樺

二〇

一五

六一

、九

陽明山凱旋路三九號

一〇一八六四

一〇一八六四

雙月刊

後浪

大昇出版

蘇紹連

八

二

六一

、九

臺中縣沙鹿鎮文昌街四五號

一〇〇四六六

一〇〇四六六

季刊

秋水詩刊

秋水詩刊社

編委會

卅二

一五

六三

、一

臺北市郵政信箱一四一五七號

一〇〇四六六

一〇〇四六六

季刊

主 流

誌社 鷓鴣雜

王健壯

廿五

一二

、

臺北市麗水街二二巷五號

三四七九三〇

一五二二三

月刊

中華詩學

張佐辰

莊幼岳

廿五

一〇

五八

、六

臺北市寧波東街九巷一號

三三三一六

一五六四〇

季刊

中華詩季刊

胡鈍翁

編委會

廿五

四〇

五九

、三

臺北市寧波東街九巷一號

三三三一六

一五六四〇

季刊

通俗文藝類

雜誌名稱

發行人

主編

開本定價

創刊年月

社址

電話

郵撥

註

皇 冠

平鑫濤

平鑫濤

卅二

二二

四二

、二

臺北市三三〇〇號信箱

七七六八二一

一〇四二六

創作 莫淡雲 楚軍 卅二 二二 五一、五

臺北市忠孝東路三段二一七巷六弄二〇號二樓

七二八一七二 三九四八

小說創作 唐台寧 王怡 卅二 二〇 五四、四
中國文選 孫如陵 孫如陵 卅二 一五 五六、五

臺北市漢中街一號 三三四七〇〇 一二二七七
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一九四巷二六號 七七一〇七三 一四一四九

婦女家庭類

雜誌 發行人 主編 開本 定價 創刊年月 社 址 電 話 郵 撥 註

今日生活 謝東閣 司徒也夫 十六 一〇 五五、十

臺北市北安路五〇一巷七一號 一四 五八八一四一 三九七三

婦女雜誌 張任飛 邱蜀英 十六 二五 五七、十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一二九巷三號之一(二樓) 五五 五四九六八五 一四八七六

婦女世界 朱文薈 婦女世界編輯委員會 十六 三〇 六一、四

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三二號之四(五樓) 三一 一八六二一 一八六四四

婦女天地 彭品光 彭品光 十六 二〇 六二、十

臺北市林森北路二六〇號五樓 一九 五三八三三七 一〇〇七四九

女性 王友蘭 編委會 卅二 二五 五五、十

臺北市仁愛路四段三四五巷四弄五號六樓 七一 七一九一七 一三三一九四

新女性 江映倩 溫小平 卅二 二〇 五九、三

臺北市汀州路六二九號之一 三五 一七九四 一五六八七

摩登家庭

黃維祝

編委會

十六

三〇

六三

三

臺北市康定路二〇九號

三一八一

九一〇一三三五

兒童讀物類

雜誌名稱

發行人 主編 開本 定價 創刊年月

社

址

電

話

郵

接

註

王子

趙堡

王子雜誌社

卅二

一五

五六

一

臺北市永康街十七巷二四號

一三九五

五五

原為十六開

小讀者

張任飛

黃曉露

卅二

一四

六一

五

臺北市長安東路二段一二九巷三號之一

五二二九

八三

自六三年二月起休刊

兒童月刊

王重宗

邱清剛

卅二

一〇

六一

五

臺北市八德路一段二九號三樓

三三二五

四二五

一八四八二

登山旅遊類

雜誌名稱

發行人 主編 開本 定價 創刊年月

社

址

電

話

郵

接

註

野外

韓漪

編委會

二十一

一五

五八

二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五三巷六弄六號

七八七八

八八

一五〇四六

觀光旅遊

董夢槐

丁瑞祥

十六

二〇

六二

二

臺北市南京西路七二號二樓

五四五八

六五

一〇〇四九四

消閒類

雜誌名稱 發行人 主編 開本 定價 創刊年月 社址 電話 郵撥 註

偵探 唐台寧 王怡 卅二 二〇 四〇、十 臺北市漢中街一號 三三四七〇〇 二二七七

電視周刊 周天翔 電視周刊社 卅二 一〇 五一、十二 臺北市八德路三段一二巷五一弄一七號 七七六七〇四 四一四 週刊

藍帶 唐台寧 王怡 卅二 二〇 五五、十 臺北市漢中街一號 三三四七〇〇 二二七七

世界電影 孫朝友 吳長生 十六 二〇 五六、一 臺北市忠孝東路三段二五一巷六弄四號 七二〇〇六一

中視周刊 董彭年 中國電視周刊社 卅二 八 五八、十 臺北市仁愛路三段五三號 七一〇三一二 一五四五〇 週刊

當代文摘 江玉枝 李麗紀 卅二 二二 五九、一 臺中市樂羣街八二號 三〇一八四 二〇五五三

武藝 呂秦書 武藝雜誌編輯委員會 卅二 一二 六〇、六 臺北市中華商場信字二樓一〇九號 三八六〇五九 一三三六六 半月刊

中華電視週刊 劉先雲 中華電視週刊社 四十 六 六〇、十 臺北市光復南路一〇〇號 七八七九〇九 七二八八二四

今日之友 鈕撫民 蔡其南 卅二 一〇 六一、十一 臺北市峨嵋街五四號 三三一七五六 一九五一四

世界名案 唐賢龍 編輯委員會 卅二 二〇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七〇號 三六七〇五八 八四二〇

偵探之王 唐賢龍 編輯委員會 卅二 二〇 臺北市廈門街九九巷一九號之四 三一七四四八 八四二〇

偵探之王 唐賢龍 編輯委員會 卅二 二〇 臺北市廈門街九九巷一九號之四 三一七四四八 八四二〇

眞善美 李會桃 陳來奇 十六 一五
 少女世界 黃仲全 玄小佛 三二 二〇 六一、十二

臺北市漢中街一一六 三三三三八三六 一〇〇二五〇
 號新世界大樓三樓

臺北市南京東路五 七一七三三七 三一九八
 段二九一巷四四弄
 五一號

大陸匪情與中共研究類

雜誌名稱 發行人 主編 開本 定價 創刊年月 社 址 電 話 郵 撥 註

中共研究 項迺光 中共研究編輯委員會 十六 八〇 四五、四 臺北市濟南路二段 三四三八六七 一四〇四五
 五八一—一二號

問題與研究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 鄧公玄 十六 一〇 五〇、十 臺北市木柵區萬壽路六四號 九三四九二一 三四三六
 一二六轉三一九

中國大陸研究 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所 中國大陸研究社編輯委員會 廿五 八 六〇、三 臺北市信義路三段 五六九八一 一六九五六
 一六二號之四十三 玫瑰大廈十樓 刊半月

大陸觀察 項迺光 大陸觀察編委會 十六 八 六二、一 臺北市濟南路二段 三四三八六七 一九八七五
 五八號之十二

現代詩入門詩集 及重要詩篇

羅青

初編

一、前記

一九七二年夏，由柯慶明君處得知，其妻李元貞將在淡江開現代詩研究課程，而苦於精簡教本的難

得。一方面是因爲坊間各種現代詩選本，不是失之龐雜就是失之偏窄，難以窺二十年來臺灣現代詩的全貌；二來是因爲詩界對現代詩的嚴肅批評並不豐碩，而且多爲籠統概括之言，少有逐首分析之論。故

使我一時興起，開始着手此項編目，以記自己讀詩的心得。

我自一九六五年後，漸漸養成了勤讀詩集的習慣。無論古今中外之詩，讀後總愛在目錄上，把自己喜歡的加以圈點。以後重讀，若仍覺喜歡，則再圈上加圈；至於發現以前忽略而思構俱佳的好詩，則補以圓點，以誌不忘。如是，數年後

，有些詩已積有七八個圈點；有些，則仍停留在一、二甚至於無圈點的情況。

有了以上的基礎，從事此項編目，省事不少。不過爲了慎重起見，仍將入選詩集，重讀三四遍後，才予以編目，以期對自己負責。至於編選標準，詩義評述，亦皆計劃於編選標準，詩義評述，亦皆計劃一一爲文附於目後。然，編目之初

，正值夏末秋初之際，先因辭職業務忙亂，旋為負笈異國奔走；生活起了大變化，心境亦多所波動；書籍，草稿皆不在手邊，編目遂斷。

重得此目。事過境遷，心情已不復當年，遂有捨棄之意。後，偶經友人過目，覺得所選諸集諸詩，雖片斷不全，然却皆是代表之作，對初涉現代詩者來說，精簡當勝繁雜，如果照單細細精讀，或竟不無些許助益，值得付印。故抄錄於此，並識。

七三年歲，得家人寄舊稿乙大箱，多為未發表者。翻檢近月，又

一九七四年春於西雅圖

壹、書名：祈禱集

作者：黃伯飛

出版：「人人文庫」臺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五十八年初版

(一)種樹

(六)香港工展之夜

(二)我要畫一幅畫

(七)花市

(三)尋找

(八)聲音

(四)認得

(九)念亡友

(五)山的省發

(十)無水的玫瑰

(五)五十二生朝

※(五)坎離篇外

(五)秋意

(五)斷鴻

附：至於「補編」，當望儘速續成，然課業紛繁，一時無暇；又書籍不全，資料零散；若硬要雜湊成章，則實在失我本意。故，只有期諸來日了。又，編目中有※記號者，為值得讀者特加留意的詩篇。

貳、書名：綠血球

作者：詹冰

出版：笠叢書之七，笠詩社

民國五十四年初版

(一)朝

(二)液體的早晨

(三)雨

(四)私小說

(五)春信

(六)思慕

(七)自畫像

※(八)追憶之歌

(九)FAIR

(十)黃昏的記錄(未收入)

(十一)疑問號(未收入)

(十二)理想的夫婦

參、書名：夢或者黎明

作者：商禽

出版：十月叢刊，十月出版社

民國五十八年初版

(一)螞蟻集(修訂)

※(二)躍場

(三)長頸鹿

(四)滅火機

※(五)鴿子

(六)木星

(七)遙遠的催眠

(八)樹中之樹

(九)逢單日的夜歌

(十)樹

(十一)二十支的試管(未收入)
(十二)水牛圖(未收入)

註：此四首「未收入」的詩，皆發表於「笠」詩雙月刊。因作者似乎短期內沒有再結集的傾向，故併列於此，以存目。

肆、書名：在冷戰的年代

作者：余光中

出版：藍星叢書，藍星出版社

民國五十八年初版

(一)致讀者

(二)雙人床

(三)如果遠方有戰爭

(四)或者所謂春天

(五)狗尾草

(六)安全感

(七)在冷戰的年代

(八)一武士之死

※(九)老詩人之死

※(十)忘川

(十一)時常，我發現

(十二)一枚銅幣

伍、書名：還魂草

作者：周夢蝶

出版：文星叢刊，文星書店

民國五十四年初版

(一)九行

(二)朝陽下

(三)樹

(四)十月

(五)閏月

(六)六月之外

(七)菩提樹下

(八)托鉢者

(九)還魂草

(十)晚安！小瑪麗

(十一)絕響

(十二)囚

(十三)落櫻後，遊陽明山

※(十四)孤峯頂上

陸、書名：白萩詩選

作者：白萩

出版：三民文庫，三民書店

民國六十年初版

(一)春

(二)流浪者

(三)昨夜

(四)秋

(五)風的薔薇

(六)牽牛花

※(七)雁

(八)世界的一滴

(九)養鳥問題

(十)路有千條樹有千根

(十一)春

(十二)無題

柒、書名：深淵

作者：痲弦

出版：衆人文庫，衆人出版社

民國五十七年初版

(一)春日

(二)剖

(三)殞儀館

(四)土地祠

(五)山神

(六)乞丐

(七)鹽

(八)船中之鼠

(九)巴比倫

(十)紀念T·H

(十一)巴黎

(十二)倫敦

※(十三)印度

(十四)如歌的行板

(十五)下午

※(十六)一般之歌

(十七)瘋婦

(十八)深淵

評短



「高更傳」

林同森

查理·高漢原著·羅珞珈譯·幼獅書店印行

要寫一本藝術家的傳記，得視其書所欲給予的對象，如果不是爲了要編纂年譜，那麼最重要的，自然是必須讓一般的讀者，認識一位藝術家的精神及他底胸懷。因此，從這個觀點出發的話，這部「高更傳」實在是一部極佳的紀傳體小說。

十九世紀末是個充滿天才的時節，他們對於舊有的古典主義的束縛在精神上起了反動，並且付諸行動，他們將生命喻爲火焰，熱情洋溢，查理·高漢便很聰明的將全書從高更生命中突然地光亮起始，那時他三十五歲，爲了繪畫，他失去了家庭，失去了社會，但是從作者

的筆下，我們可以發見高更爲了重新獲得這些愛所付出的痛苦：他需要別人的愛，却不能擁有，只是因爲他的畫。這不僅祇是高更的痛苦，簡直就是每個藝術工作者所有的泛宇宙現象，相形之下，狂熱的梵谷倒幸福得多，因爲梵谷是個天才，高更儼然是個英雄了。再就此觀點出發，查理高漢的文字駕御，已足以讓讀者瞭解了作者對於高更的觀點，而且更令人心折的是：作者的敘事筆觸雅俗共賞，在今日本地有些人高喊文學平民化、通俗化的當兒，這本書是個很可以作爲借鑑的實例。至少高更曾先知般地對非難他的人說過：

爲藝術而藝術，有何不可？

爲生活而藝術，有何不可？

爲愉悅而藝術，有何不可？

究竟有何瓜葛，只要它畢竟還是藝術？

那麼看看這書又何妨？並且羅珞珈的譯筆也蠻好的。書後並附高更年譜。

關於「紅樓夢原理」及其他

張欣伯

引言

杜世傑先生於民國六十年和六十一年之間，先後出版兩本關於紅學研究的書，前一本題名「紅樓夢悲金悼玉實考」，後一本題名「紅樓夢原理」，不過，後者乃前者的修訂本，所以實際上兩書只是一書。初見這兩本書的書名，很為詫異，「紅樓夢實考」何必「悲金悼玉」？「紅樓夢」一書，又有什麼「原理」可言？讀完兩書之後，這才知道杜先生沿襲舊紅學派的研究方法，走王夢阮、蔡元培他們的老路子，故杜先生認為紅樓夢的主旨在於「痛恨金人，哀悼亡明」；杜先生遂認為紅樓夢的作者不是曹雪芹，而是「吳梅村所創始」云云。由於彼此的路線不同，觀點不同

，無怪乎見到杜先生的書名便覺得不太習慣了。

舊紅學派對於「真事隱」的研究，曾有多種不同的看法，但自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肯定「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肯定「紅樓夢是一部隱去真事的自敘傳」以後，舊紅學派便為大眾所揚棄，而新紅學派則受到大眾的認可。民國十六年，脂評本發現，胡適的論點獲得進一步的證實，至此，舊紅學派已完全不能立足，僅為文壇留下一段佳話了。時至今日，「作者曹雪芹」的證據，更見完備，而在「真事隱」方面，個人自紅樓夢的鑑賞中，亦已發現作者所謂「將真事隱去」，是以特殊的寫作方法，將真事隱藏在書中的。這一發現，可知舊紅學派的各種看法，皆屬虛妄之談，甚至新派的學者們，也同樣的未能窺其堂

奧。不過，那些「真事」皆作者自身或自家的事，却使胡適的論點更爲穩固，至於牢不可拔的地步。故在我們看來，紅樓夢的研究不但已成定案，且研究的工作亦已接近尾聲。此時杜先生忽又開了倒車，重走舊紅學派的道路，這比他的書名更使我們大爲詫異，因寫此文，想勸勸杜先生，似可享受新派的研究成果，而不必再蹈蔡元培他們的覆轍了。

關於「紅樓夢原理」

以前胡適批評舊紅學派「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紅樓夢的著者、時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收羅許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來附會紅樓夢裏的情節。」又說：「每舉一人，必先舉他的事實，然後引紅樓夢的情節來配合。」杜著的情形，正是如此。在下面，我們試就杜先生所論及的人物中，提出幾個來談談。

杜先生以「崇禎殉國」比擬「秦可卿之死」，亦即以秦可卿況崇禎皇帝，便是一種「附會」。這兩個入固皆「上吊自殺」的，但他們的身份不同，性別不同，自殺的原因不同，有了這許多的不同，便不能產生「影射」的效果。杜先生又以爲，「寶玉在可卿房

中睡風流覺，就是影射董鄂妃與福臨私通之事。」這樣說來，秦可卿於影射崇禎皇帝之外，又兼況董妃了。秦可卿不過一人耳，如此一忽兒「男」，一忽兒「女」；一忽兒「皇帝」，一忽兒「妃子」；分身有術，變性有法，未免神奇了一點。又杜先生另以黛玉況董妃，並謂「寶玉誅晴雯」事，亦況董妃，如此則秦可卿、林黛玉、晴雯她們三個，皆況董妃，更是神奇中的神奇了。以前舊紅學派，僅一人影射一人，一事影射一事，胡適便已評爲「牽強附會」，今杜先生以一個小說人物，兼況數個歷史人物；一個歷史人物的影子，可投射在數個小說人物的身上；我們姑不談「牽強附會」，作者不可能採用這種並無影射效果的影射方法，而讀者大眾也很難接受這種混亂的見解。

又如賈寶玉，杜先生說：「寶玉所況者，爲滿清之帝系，上自太宗，下至高宗，凡帝王太子事，多寫在寶玉身上。」杜先生又在解釋「寶玉」二字爲「金玉璽」的時候，認爲寶玉亦況雍正。自太宗到雍正，共歷六朝，寶玉只一人之身，竟兼作六朝之主，此非「影射」，而是「掃射」。我們再假定說，果如杜

君所言，寶玉兼況六朝皇帝，則薛寶釵便成爲「六朝皇后」；林黛玉便成爲「六朝皇帝的情人」；而賈寶玉和襲人的「初試雲雨」，其「初」字便成爲「六」字了；此皆不近情理，永遠辦不通的事。紅樓夢第三回，賈寶玉初露面的時候，作者以兩首西江月詞批之，其中有「貧窮難耐淒涼」、「潦倒不通庶務」二語，所云「貧窮潦倒」，是因作者在初稿中曾以寶玉落魄爲結局，這個結局雖已刪去，但這兩句話却保留了下來。上述六朝皇帝，無一「貧窮潦倒」，更談不上個個「貧窮潦倒」，可見寶玉並不影射「滿清之帝系」。我曾舉出，賈寶玉的住處爲「怡紅院」；曹雪芹的住處爲「悼紅軒」；如將「怡紅」和「悼紅」對照來看，可看出其前一後一盛一衰的關係，從而可知賈寶玉即曹雪芹。這一點，可供杜先生參考。

再如薛寶釵，杜先生認爲：「正面況世祖之皇后，反面況洪承疇，具備陰陽二性。」前述寶玉況「滿清之帝系」，則薛寶釵應爲「滿清之皇后」才是，這裏僅謂「況世祖之皇后」，遺漏了五個皇后的頭銜。薛寶釵的「正面」是「皇后」，「反面」是「洪承疇」，此與秦可卿的情形同，一忽兒「男」，一忽兒「

女」；並且，杜先生稱爲「具備陰陽二性」云云。讓我們說句笑話，她（他）們身兼「陰陽二性」，豈不是「陰陽人」了麼？紅樓夢六十三回，寶玉過生日時，妙玉命人送了一張拜帖來，上書「檻外人妙玉恭肅遙叩芳辰」，其中「檻外人」三字，寶玉不解，作者乃借那岫煙之口說：「他這脾氣竟不能改，竟是生成這等放誕詭僻了，從來沒見拜帖上下別號的，這可是俗語說的，『僧不僧，俗不俗；女不女，男不男』；成個什麼理數！」據此，我們相信曹雪芹不至於將他的人物寫得如此「男女不分」，寫得如此「不成理數」的。

他如王夫人，杜先生說：「王夫人是一個普通名詞，應解爲國王的夫人，並無專屬性。其子寶玉況清朝之帝王，王夫人是假方之母；其義女寶琴況朱明之二王，王夫人又成了真方之母；故王夫人本身具備了真假兩面相。」個人亦以「真假」論紅樓夢，但我的看法與杜先生稍有不同。所謂「真假兩面」，係由一人扮演「真」的角色，另由一人擔任「假」的角色，然後，作者將真假兩個人物連繫起來，使之「合一」。王夫人只是一人，並不能兼作真假兩個人物，且杜

先生所說王夫人「真」的一面，爲「明二王之母」，乃是「明代的漢人」；而「假」的一面，爲「清帝王之母」，乃是「清代的滿人」；明清分屬兩個朝代，滿漢則爲兩種血統，其中矛盾太大，作者無意亦不能寫出真假之間的連繫來，也就無法「合一」。不能「合一」的「真假」，是談不上「真假」的。下文中，我們有一「真假兩面」的實例要提出來，這裏不多贅述。

舊紅學派除去人物和情節的附會外，他們對於紅樓夢中的某些字，尤其人名，使用製謎的方法——如諧韻格、拆字格、會意格等——作特別的解釋，以加強他們的觀點。由於這一方法的應用，所以被譏爲「猜謎派」。杜著在這方面，較以往王、蔡諸氏「附會的法子」（胡適語）更多，計有「代字」、「諧韻」、「拆字」、「解剖歸併」、「對偶求證」、「名實相符」、「巧接」等等。本文篇幅有限，不能一一盡述，我們選擇其中最重要的「代字」、「諧韻」兩種，略爲談談。

先談「代字」。杜先生說：「紅學以假語演說滿漢史事，爲了隱藏真事，乃用許多代名詞，代表漢方

或滿方。」於是，杜先生認爲「賈」、「金」、「趙」、「柳」等字，皆指金人，亦即滿清；「甄」、「周」、「秦」、「夏」等字，皆指漢人，亦即朱明。作者有無此意，這裏姑且不談，我們試舉杜著中最具體也最重要的一例來談，即可看出其中牽強附會之處。紅樓夢第五回，有紅樓夢曲十二支，曲文之前，有一引子，其末句是：「因此上，演出這悲金悼玉的紅樓夢。」杜先生將句中「悲金悼玉」四字抽了出來，加以解釋說：

「所謂『悲』，是痛恨的意思（甲戌本作懷字，即懷恨）。金是金人、金國，也即是痛恨金虜。悼是哀悼。玉是頑石，也即是土石，說得明白一點，即是『故土』。朱明屬火，火生土，土與金皆屬五行，土既爲火所生，故以土石爲明。」

杜先生將「悲金悼玉」解爲「痛恨金人，哀悼亡明」之後，並且認爲，這就是「紅樓夢的主旨」。其中「金」、「玉」二字，即杜君所謂的「代字」。「金」字我們不談，且看「玉」字。杜先生初將「玉」字解爲「頑石」，但一變而爲「土石」；二變而爲「故土」；三變而爲「火生土」；四變而爲「明」。這

四次的變化，便是四次的牽強附會，而四次牽強附會的結果，竟使「玉」字變成「明」字，曲折離奇，令人難以置信。再如「悲」字，本無「悲恨」之意；甲成本「懷金悼玉」的「懷」字，亦無「懷恨」之意；只因杜先生有意將「悲金悼玉」解為「痛恨金人，哀悼亡明」，不但曲解了「金玉」，且使「悲慟」二字亦失去了本意，皆成為「代字」了。「金玉」象徵「富貴」；「悲金悼玉」也者，不過是「感傷富貴成空」而已；杜先生如將紅樓夢曲的引子，全文細看一遍，便能了解到這一點。

再讀「諧韻」。杜先生說：「紅學自始至終，皆是諧韻格，只有少數兼採拆字格，或會意格。」又說：「紅學上的名詞，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採諧韻格。」可見諧韻格之採用，在杜著中所佔的比重極大。我們且看杜先生怎樣利用諧韻讀法來解釋紅樓夢中某些人名或詞語的：

賈寶玉為「假包欲」；林黛玉為「林帶欲」；薛寶釵為「薛包才」；史湘雲為「史上云」；王熙鳳為「王戲鳳」；司棋為「使氣」；曹雪芹為「抄寫勤」；賈芸是「賈府的耕耘」；葫蘆廟是「胡虜的朝廷」

；吃鹿肉是「吃虜肉」；馮紫英是「逢到子孫英雄」；湘雲寶玉生吃鹿肉是「湘雲抱欲生吃虜肉」；賈璉黛玉下揚州是「賈璉帶欲下揚州」。

以上所舉，僅百之一二，限於篇幅，我們未便多列。以前胡適批評舊紅學派「並不會做紅樓夢考證，其實只做了許多紅樓夢的附會。」我倒覺得杜先生說了不少笑話，讀之趣味盎然。

對於諧韻字，我有三點看法：第一，曹雪芹以諧韻格命名的人物，僅賈雨村、甄士隱二人，有些人名雖然也取諧韻之義，但為數甚微。杜先生將「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名詞」，皆以諧韻讀之，未免濫用了此法。第二，取諧韻讀法的人名，如「卜世仁」、「王仁」等，均在後四十回，似乎續補此書的人，對於諧韻格的採用與杜先生有同樣的興趣。第三，中文每字一音，故諧韻字特多，如以諧韻法解釋紅樓夢，則張三可將此書說成「排滿思漢」，李四可將此書說成「扶清滅洋」，無法確定其真正含意。曹雪芹明白告訴讀者，「賈雨村」乃「假語村言」，「甄士隱」乃「真事隱去」，即在避免讀者誤會。我們以為，諧韻讀法是靠不住的，亦非曹雪芹的。

而最好的證明則是曹雪芹對於某些人名的解釋，與杜先生大異其趣，譬如「寶玉」，作者明白告訴我們，來自岑嘉州句：「此鄉多寶玉」。「黛玉」一名，出自古今人物通考：「西方有石名黛，可代畫眉之墨。」「寶釵」之名，取自李商隱句：「寶釵無日不生塵」。「湘雲」則是「湘江水逝楚雲飛」之意。杜君所謂「假包欲」、「林帶欲」、「薛包才」、「史上文」云云，不但不是作者本意，反而湮沒了作者本意。

「紅樓夢原理」厚達四百餘頁，文長三十萬言，很遺憾的，我們不能詳談，好在紅樓夢的主要問題，乃是「作者」和「真事隱」兩大問題，下文均將論及。胡適評論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說：「我總覺得蔡先生這麼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費了，因為我總覺得他這部書到底還只是一種很牽強的附會。」對於杜先生，對於「紅樓夢原理」，我們同樣有此感覺。

——下期續完

中外文學

二卷十一期
要目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四月一日出版

朱 炎 談文藝與體育

曾永義 我國戲劇的形式和類別

姚一葦 西洋戲劇研究的兩條綫索

傅述先 談馬克吐溫：哈克和湯姆

張良澤 鍾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經驗和祖國經驗

張 健 小品四題

廖偉竣 紅樓舊事

梁德煌 在菓園裏

林文月 源氏物語：爛木

每期20元，一年（十二期）一九〇元

社址：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

郵撥一七九六五號顏元叔帳戶

財團
法人 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

書評書目雜誌社 兒童文學創作獎徵稿辦法

為了讓兒童們有更多更好的讀物；為了提高國內兒童讀物的水準；為了鼓勵更多的有心人士參加兒童文學的創作；我們設置了這項兒童文學創作獎。我們收稿的範圍和獎金是這樣的。

◎ 圖書故事

適合低年級及學齡前兒童閱讀，以圖畫為主，配以簡單文字，每冊十七幅以上。可自寫或兩人合作，得獎作品一名可得三萬元獎金（如果是二人合作，獎金按圖二文一分配）。另取佳作若干名，每名五千元。

◎ 童話

適合中年級兒童閱讀，得獎作品一名，可得三萬元獎金，另取佳作若干名，每名五千元。篇數不拘，但每件限三萬至五萬字。

◎ 少年小說

適合高年級兒童閱讀，得獎作品一名，可得三萬元獎金，另取佳作若干名，每名八千元。篇數不拘，但每件限五萬至七萬字。

◎ 兒童詩歌

不限閱讀年級，長短不拘，至少十首，得獎作品一名，可得三萬元獎金，另取佳作若干名，每名五千元。

我們不限制體裁，凡是科學的，文學的，趣味的創作皆在歡迎之列，但下列稿件請不必

應徵(1)已印行者(2)已發表者(3)全部或部分翻譯外國作品者。

來稿請裝訂成冊，在九月底前寄臺北市政39-33號書評書目雜誌社「兒童文學創作評審委員會」。如須退稿者請附回郵信封。

揭曉我們將聘請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作審慎、公正的評選，得獎作品於明(六十四)年元月

並舉行頒獎。得獎作品出版權歸本會所有，並得錄製成錄音帶，但作者可另抽取版稅。

李著「詩經通釋」簡介

一 觀

詩經在中國文學史上地位之崇高，求諸其他作品莫能與比，而其「蘊之於心，發之於言」（借用陳世驥之語）的詩學思想，導致整個中國文學還是以詩言志——抒情並韻律表現為基點，其衣被詞人，真非一代矣。然而求之吾國研究詩經的歷史與見解，不僅未能就作者精妙的寫作技巧、敏銳感受，以及藝術安排的極致中，加以提煉進而闡明它的民族色彩，反而將詩經割裂破碎，而使此一縱觀橫視均為不朽之作埋塵數千年。

「詩經通釋」就其本身而研究，和以往解經者最大的不同有二：

- 1 方法的進步
- 2 態度的正確

從毛公、鄭玄以來，歷代解經者對於詩經實際背景都缺乏通盤了解的真知。因此儘管小雅「十月之交」所言「朔日辛卯，日有食之」的日期早已算出是幽王六年周正九月十五日，但對三百篇亦無何重要之發現。李辰多博士在那厚厚三巨冊的廿年結晶中，告訴了我們一項驚人的結果——

詩經是尹吉甫的自傳，尹吉甫是詩經的作者。李博士說：「如能打破詩譜的束縛，從三百篇的本身找出一些原理法則，面對三百篇本身來追尋一字一句的意義，不僅知道了它的意義，並發現了篇與篇之間的關係，自然也就連結起來而為一個人的作品了。」（見自序）

李博士所採行的第一個方法，就是配合竹書紀年

(拾此書雖聚訟紛紛，然在通釋書中所引者均不可置疑)，以宣王三年（西元前八二五）至幽王七年（西元前七七五）這五十年間的事跡爲綱領，依此線索和記載推求細敲，在三百篇中發現了一些綱領詩，如采芑、韓奕、六月等篇，這些詩都有確切的年月可考，如韓奕篇爲宣王四年，六月篇是宣王五年，采芑篇是宣王六年八月，江漢與常武爲宣王六年，十月之交是幽王六年十月。其他還可以發現一些鑰匙詩，如擊鼓、定之方中、氓、泉水、大田、小宛等篇，這些詩篇在表面上並無年月的記載，然而將詩篇所表現的事跡與綱領詩作一對照，就可以尋繹出它的寫作年月，從而打開其他詩篇意義之門，所以稱之爲鑰匙詩。將這兩大類詩篇加以貫串契接之下，整個三百篇就成爲一完整自足的體系，而流行於詩篇中的是尹吉甫與仲氏的戀愛事跡，整個事跡的背景則爲宣王中興至幽王初年的史實。於是一部被禮教所束縛，爲學者視爲五百年民歌總集的中國最古老文學作品遂活生生地迸躍在眼前，它的內容是上古史和個人事跡的寫實。由平陳與宋、西征玁狁、南征淮夷、東定齊魯、燕國迎親、吉甫仲氏結婚前後、出仕於衛、與皇父關係的改變，

迄被逐去衛爲止。

李博士接着採用統計法與歸納法，而逐字逐句地研究之。例如「詩」字在易與鼎文中皆未見之，尚書中出現過兩次，詩經則出現過三次。而「歌」字在詩經中出現過十八次，由(1)數字發現現象，(2)從發現現象來發現問題，(3)解決問題。儘管清代學者應用考據、訓詁、聲韻、修辭學等研究方法，已使詩經漸露其原始面目，但是由於清代學者仍拘囿於傳統文物制度的情感中，以致他們在應用這些方法時，不能摒棄個人的愛憎觀念，乃使得他們的研究存在十分明顯的疵瑕；亦即專挑於己有利者歸類之，詩經的研究在清代因而缺乏全面的真知。李博士說：「在詩經研究的過程中，凡遇到一個字、一個成語、一句詩、一個地名、一個人名、一個故事不了解時，總是將它們各別作統計，看看它們共用多少次，再在這些次數中求它的統一性之意義。如此，才真正了解詩經裏每一個同一的字、同一的成語、同一的詩句的意義。」如詩經中「士」意義的發現，「征」字的新詮，「逍遙」的解釋，「碩人」的真面目，皆此方法下之成果。又如下冊「桑柔篇」「良人」的詮釋，指出詩經中共用四次

，即「綢繆」、「小戎」、「黃鳥」、「柔柔」四篇，因此與孟子中良人之意義之區別亦可得知。又由歸納比較得知，除「黃鳥」指征淮夷死去之三良外，皆指尹吉甫，於是「柔柔」篇的真貌就浮凸出來了。

經過綱領詩與鑰匙詩交互作用，可將三百篇透過上列方法，使人名與人名、地名與地名、時間與時間均發生關聯，連帶每一事件與史實皆可吻合。一個古老而新鮮的悲劇就此呈現在目。

然而在此過程，參考書之佐助實不可忽視，儘管李博士在下冊之後，分列經學、地理、歷史、音韻、名物考釋等五部書目共一六七種，然而無疑地，尚有闕失，如史記就漏列上去。這龐大的書目對於二十年的研究，實居功厥偉。如「臣工」篇若非「天工開物」「麥工篇」，及植物名實圖考長編之助，相信必橫生困擾。至若其他較具啟發性、重要性的詩篇，如綱領詩與鑰匙詩，若非其他古籍古物之證明，此研究必更爲坎坷。如「泉水篇」，由水經注卷五河水「又東過往平西縣」：「河水東分濟，亦曰濟水受河也。自河入濟，自濟入淮……」，及讀史方輿紀要卷十六於濟水說：「干城在縣西南三十里，本衛之干邑」，於

是全篇地名「泚」、「干」、「言」、「禰」、「肥泉」一一有了著落，而連帶「匏有苦葉」曾爲歷代學者如傅斯年感到困惑者，均一一有所解答。

其次，金文之助益亦不可不談（此爲民國以後治經史者較前代爲優之處），梁任公曾云：

金文證史之功，過於石刻，蓋以年代愈遠，史料愈湮，片鱗殘甲，罔不可寶也。例如周宣王伐玁狁之役，實我民族上古時代對外一大事，其跡僅見詩經，而簡略不可理，及小孟鼎、虢季子白盤、不期玄殷、梁伯戈諸器出世，經學者悉心考釋，然後玁狁之年月、戰線、戰略、兵數皆歷歷可推。

鐘鼎文之「兮甲盤銘」、「召伯虎」，不僅證明史實之年代背景，也對詩經中人物若方叔、南仲，有了新一層的認識，詩經通釋在此方面有極精到的解說。

至於「黃鳥篇」之破歷來解經者由「左傳」釋三良，破歷代學者對召虎、召伯關係的誤解，「商頌」著作時間引王國維之見，「閟宮」何以非奚斯所作，「節南山」何以非家父之作，「巷伯」何以非孟子所

作，均獨具慧眼。（各見三九五頁、八〇三頁、一一〇二頁、一一五七頁）

章學誠所言「六經皆史」在詩經通釋中亦可證明，古代的一些風俗習性，均斑斑可點。如宣王出征逢山祭山，逢水祭水，逢宗廟祭宗廟，以及周人自稱「西人」，周人之重「威儀」，周人之兵役制度，殷遺民與周人之關係，周人階級社會制度之冷酷，「小子」的真義，皆可明白。

這本書的最大特色，亦即此書對於讀者最重大的意義，不僅在於自立新說，打破舊學上，而在於科學方法的新認識和新應用，（這點在李博士其他著作中，如文學欣賞的新途徑、文學研究的新途徑等書中，均有充分闡述）在文學欣賞的新途徑中，作者指出作品的研究可由作家生平、作品時代入手，前者可分①作品繫年、②作品的個性發掘，後者可分①作品的分期、②作家之比較、③文學的演變三步驟。本書「先從原始資料裏找法則，再依這些法則去處理原始資料」這態度，實在近於求真、不帶色彩的全面知（套用李博士之語）。如詩經雖具民歌形式，但非民歌，因為民歌沒有固定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情感五大個性，且不配樂、無獨立風格、具娛樂性、為平民生活歌，散草零章等特色，均與詩經大不同。類似這種研究乃是「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所得的結果，當文學研究界陷入死寂時，此書之出版實具不可湮沒之價值。

本刊過期雜誌價目表

第一期	一二元（原定價一〇元）
第二期	一二元（原定價一〇元）
第三期	一二元（原定價一〇元）
第四期	一二元（原定價一〇元）
第五期	一二元（原定價一〇元）
第六期	一二元（原定價一二元）
第七期	一四元（原定價一二元）
第八期	一五元
第九期	一五元
第十期	一五元
第十一期	一五元

合訂本二卷（五——八期）六〇元
（合訂本一卷已售完）

一至十一期合購優待價一二五元

郵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郵票通用）

註：第一期，第三期，第七期剩書較少，部份封面稍有污損，惟如有缺頁，倒裝者，仍可寄回更換。



序次劃筆名姓依後先列排



艾雯

艾雯，原名熊崑珍，江蘇吳縣人，民國十二年八月十一日出生。曾任圖書管理、資料室主任、副刊主編，現專事寫作。從民國三十年開始寫作。

民國四十四年，青年寫作協會曾舉辦一次「全國青年最喜閱讀作品及作家」的測驗，艾雯的作品以最高票當選，那時距離她第一本散文集的出版只有四年的時間，即民國四十年出版的「青春篇」。在臺灣的文壇上，艾雯的散文一直廣受讀者的歡迎，那是因為她的文字裏暗藏雋永的哲理，抒發幽遠的情感。

艾雯生在山明水秀的蘇州，歷代以來，蘇州以幽美的水鄉著稱，文風特盛，蘇州人都善於享受恬淡自然的悠閒生活，也許是受到家鄉傳統的影響，自小就具有那份江南兒女寧靜淡泊的性格。她的父親能寫善畫，酷愛閱讀，艾雯便在濃郁的書香中長大。她小時候身體不太健康，上學時斷時續，那是寂寞的童年生活；可是，也因此和文學結上了緣，自幼就耽迷於啃小說，包括舊小說、新小說和兒童文學，饑

渴的讀書慾使她在幼小的心靈中播下創作的種子。中學時，她曾一度享有國文老師賦予自撰作文的特權，名宇也上過幾次壁報，這都打下了寫作的基礎。

民國廿六年，全家隨父親去江西上任，不久對日抗戰爆發，再二年，她父親又不幸病歿異鄉；烽火戰亂，家園迢迢，一方面是憂國，一方面是憂家，使年紀輕輕的她便懷有沉重的心情。在這段時間裏，文學成了她唯一的寄托，乃開始嘗試創作，而圖書館的工作，更使她有機會讀到不少的中文文學的名著；嗣後又主編副刊，接觸到許多成名作家的作品，在那種環境的薰陶之下，加深了她對文學的興趣。當年在戰火中孤立的東南一角，各報副刊正熱烈進行「發展東南文藝運動」，她寫了一些響應這運動號召的文字，並撰寫針對寫現實的方塊文章，她在散文與小說方面的創作，也在這時候開始的。當時她已真正把寫作和生命溶合在一起。她說：「生活是一種磨練，時代是一座大熔爐，經過考驗、錘鍊，從苦難奮鬥中成長，一支筆已是我希望的柱杖，幫助我走過那段艱辛崎嶇的人生道路。」一支筆成了她生命的羅盤，在人海波瀾中指引她正確的方向。

民國三十八年來臺灣，專事寫作，那時臺灣文壇沉寂得一如真空的狀態，艾雯的寫作正可填補當時的一部份空虛。凡是讀過初中國文的讀者，都必定會讀到艾雯的散文，雖然她也寫小說，不過還是比較偏愛散文，她的「漁港書簡」自序說：「因為它（散文）的感性便是健康生命的氣息，……因為它能創造崇高的意境，那種內蘊的美的氣氛，是別的文藝形式所缺少的，而它多樣性的體裁，更可以隨意抒發自己的感情和思想。」

艾雯小說的產量比散文還豐富，散文是側重在發掘人性中內蘊的寶藏，小說則以闡揚人性的光輝，提高人的尊嚴為主，刻劃這時代人類堅苦卓絕的精神，並反映各階層形形色色的生活。她認為，一切藝術是聯繫着時代的，它不僅是代表一己的感性生活，更要從這時代人民大眾豐富的生活中去提煉。

今後，艾雯將繼續執着一股強烈的創作慾，為這個時代見證，並為這個社會付出她的關心，她說：「我給自己訂的寫作信條是忠於原則，忠於自己，寧缺勿濫，絕對不寫違背寫作良心的作品，而寫作的路如同對『真』、『善』、『美』的追求一樣，是永無止境的。」



季薇

季薇，原名胡兆奇，浙江臨安人，民國十三年二月十六日出生。

浙江省立金華中學畢業，之江大學肄業，革命實踐研究院結業。曾任杭州東南日報記者，國防部軍中播音總隊編輯股長，現任職於中國時報。從民國三十年開始寫作。

在臺灣文壇上，真正把散文當做一種藝術研究的，應首推季薇為第一人。中國文學史上，散文一直是一個重要的源流，但降及現代，散文反而退居於次要的角色，有的甚至都忽視它了。季薇則把散文做為自己的事業，不僅是創作而已，而且也研究出一些理論來，他的工作經過多年的努力，已漸漸獲得人們的重視，他寫的「散文研究」、「散文點線面」等書，可以填補現代文學散文理論的空虛。

季薇是「驥尾」的諧音，暗含自謙的意思。創作了那麼多年，他還是認為別人的作品比他好，這樣謙虛的態度，便不難瞭解他為什麼要以「季薇」為筆名的原因了。他真正開始寫散文，是從十八歲那年出發的，他覺得自己始終在摸索，他說：「長江萬里，我只是一粒小小的沙而已。」正因為他抱着誠懇而虛心的態度，因此可以從一點一滴的努力累積起來，造成今天可觀的成績。

他的性格非常爽朗，心直口快，嘴硬心軟，正是他個性的特色，這一點讀者可以從他的作品裏尋到一些痕跡。他的創作觀不主張在表面上求華麗，而主張側重內在的真摯和誠懇。他認為作品和人品應該是表裏一致的；否則便沒有價值，他特別強調，浪費讀者的時間和精力，是一種不可原諒的罪過。在現代文學益趨紊亂的今天，我們很迫切需要像這樣清醒的聲音。

季薇熱愛散文，正如熱愛自己的生命，這種興趣，他大概終其一生也不會改變。唯其愛之深，責之切，他

對自己的一字一句要求甚為嚴謹，讀他的散文便可知道他的寫作態度，是規行矩步，不標新立異；他認為文章的好壞倒在其次，但一定要使讀者都能懂。文學是大眾的公器，既然把作品發表，必要求它能够與大眾交融成一片。如果作品本身晦澀在先，作者又拒絕讓讀者瞭解，這種態度足以戕害文學的生命。季薇所要追求的目標，便是努力克服形形色色的文字障，任何題材到了他的筆尖，都能够成爲一篇清爽明朗的散文，使讀者能享有文章裏面的世界。

他堅信：「中國人，一定要能够精確而純熟地使用中國的語言和文字來表情達意；無論從事什麼行業，有一點散文的修養，總是好的。」他積極地從事散文的創作，主要的是爲了提供一點範例，做爲一般讀者的借鏡，大家能够純熟地運用本國文字寫文章，則民族文學才能順利地建立起來，他的這段話可謂用心良苦。

二十年來，他已印了八冊單行本，包括創作、理論和批評。目前，還有兩本書已經着手編輯，其中有一部是自選集。不過，由於受到紙張價格猛漲的影響，恐怕一時還不能印行出來，他依舊設法籌款，希望能够克服困難。相信讀者都希望能够趕快看到他的新著出現，再一次享受他那明朗而令人反覆咀嚼的散文。

琦君

琦君，原名潘希真，浙江永嘉人，民國七年七月二十四日出生。

杭州之江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曾任高等法院書記官、司法行政部科長，現任中國文化學院及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兼任教授。從民國三十九年開始寫作。



琦君在高中時代便嘗試投稿，她的第一篇文章是在高一時投浙江青年的一篇：「我的好朋友——小黃狗」

，以第一篇的地位刊出，得到稿費銀圓二元六角，並且得到該刊的主編來函鼓勵，當時對她有很大的鼓舞作用，她決心以後要做個「文學家」。

可是大學畢業後，寫作却中輟下來，她因服務於司法界，文書案牘消磨了她寫作的雄心。在大學時候，她的老師曾諄諄勉勵她：「以汝之性情稟賦，若勉爲此業（指寫作），期以十年，必能有成，幸勿爲人間閒煩惱蝕其心血，勉之勉之。」她時時謹記這段勉勵，心裏常有一股創作的慾望。

直到遷來臺灣之後，因舉目無親，心情落寞，琦君乃毅然提起筆來，嘗試撰寫短文，她來臺後的第一篇短文題爲「時間·時間」，投給中央副刊，半月後便刊出了。她喜不自勝，又立即再寫一篇散文紀念她的恩師：「生一代一雙人」，投給中央日報的婦女家庭，不久就刊登出來了。從此便奠定她寫作的信心，增加很濃的興趣，她繼續寫數十篇的散文之後，便又嘗試撰寫短篇小說：「姊夫」，在文壇月刊的創刊號以第一篇的地位發表，於是她又開始向短篇小說方面發展。

琦君的第一本結集「琴心」，是以自費出版的，當時出版之後，便有許多不相識的讀者寫讀後感推介她的著作，認作她寫鄉村生活及童年生活很樸素，有真感情。不過，她並不因此而感到滿足，她自覺到只停留在回憶童年，會使創作走向狹窄的道路，因此，她企圖從自己的生活圈子掙脫出來。她服務於司法界，每日可見到各種階層的人物，從他們身上正好可以反映出形形色色的生活面，她乃逐漸由個人身邊的瑣事圈中跳出，以哀矜勿喜的心情寫大機關中的小人物，把他們的「雄心壯志」，他們的善良和醜陋，以及被人們遺忘的苦難者的心聲，都以真摯的文字表現出來。民國五十七年出版的「繕校室八小時」，就是比較富社會性的小說，也是她較爲滿意的集子。

琦君的短篇小說數篇曾經譯成韓文，獲得韓國讀者的熱愛，民國五十二年二月，應韓國女苑雜誌社的邀請，去韓國訪問。同年五四文藝節，獲得中國文藝協會散文獎。民國五十九年，她的散文集「紅紗燈」，獲得中山學術基金會文藝創作散文獎。民國六十一年，應美軍太平洋總部的邀請，以友好訪問團員身份，訪問夏威夷

；又由美國國務院安排，訪美兩個月。

她現在擔任中央大學的兼任教授，對當代的中國文學勤於介紹，使當代的文藝創作打進學院裏面，對於目前的文學發展的貢獻是相當大的。讀者只注意到她在創作方面的努力，也應瞭解她在推展文學方面所做的默默的努力。

鳳兮



鳳兮，原名馮放民，江西九江人，民國八年一月二日生，國立復旦大學畢業。曾任中央周刊總編輯，私立復旦中學校長，臺灣新生報主筆。從民國二十七年開始寫作。

鳳兮主持的「中國文藝函授學校」，默默為中國文學培養繼起的一代，十餘年來，已有不少人從函授學校出來，這股力量是無形而鉅大的，為我們的文壇奠下穩固的基礎，他們有的已在獨立創作，有的則具有敏銳的眼光暗中審視文壇的動態。鳳兮很少談到他在這方面的努力，但不能否認的，他對中國文藝的推動是很有貢獻的。

他在學生時代，便分擔了這個民族的苦痛。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全國悲憤，抗日情緒非常高昂，那時他已是一個初中的學生，每日閱讀報紙，看到日本侵略者步步向中國逼進的報導，往往情不自禁，痛哭失聲。在他幼小的心靈裏已充滿了悲憤，他曾在一篇作文中寫下了如此的句子：「中華兒女誓雪國恥，揚國旗於富士，踏三島為坵墟。」當時他的國文老師非常激賞，在作文裏為之加圈加點，並且當面鼓勵了他，從此他對國文和寫作的興趣日益增濃。



曉風

曉風，原名張曉風，江蘇人，民國三十年三月廿九日出生。東吳大學中文系畢業，現任東吳大學中文系講師。從高中時期開始寫作。

他中學以後，由於思想的引導，使他對經學方面的學問特別有興趣，不過，對文學和寫作的愛好仍始終如一。抗戰發生後，他跟隨學校內遷重慶，當時公費僅夠吃飽，他爲了賺點零用錢，於是開始向報刊投稿，這是他以後寫作生涯的開端。那時他所寫的文章，論文、散文、新詩，不拘一格，他的筆名換來換去，但從來沒有想到要當作家的打算。

民國三十八年來臺以後，進入新生報，不久就主編新生副刊，由於工作的需要，他開始以鳳兮爲筆名，撰寫雜文——「方塊文章」，後來得到王平陵先生的邀請，又嘗試寫了若干短篇小說，直到王先生停編「中國文藝」，他的「小說」才停輟不寫了。

二十年來，鳳兮已寫出十餘本的結集，他的創作以散文見稱，如果再計算那些發表了而沒有結集出版的，大約還可以出版二十冊書。不過，他不想爲了出書才寫作，在出版的著作中，都是經過選擇而彙集成書的，這是他的嚴謹的態度。

寫作固然是鳳兮的興趣，但他最大的愛好還是讀書，他讀書的範圍相當廣博，只要是他喜歡的書籍，包括文學、哲學、歷史……等等，隨手拈來，不拘一家，不限一類，心領神會。他說：「我無意做學問，就像無心做作家一樣。我的讀書和寫作，可以說是屬於遺興派的，假如也有這一派的話。」

讀曉風的散文，可以感受到一顆熱情澎湃的心靈在躍動。她的筆觸有時是纖巧的，像「地毯的那一端」和「給你，瑩瑩」是其代表；有時則非常奔放，如「哭牆」和「愁鄉石」是其代表。這兩種風格雖不大相同，但都能表現她內心一股暖愛的愛，前者較偏於個人的抒情，後者較富於民族的情感，而這些風格都來自她自幼以來的生活背景。

她出生於民國三十年青年節，地點是浙江金華——一個逃難的中途站。她的父親張家閑先生是黃埔六期的軍人，在退伍之前，做了三十年的少將，由於受家風的影響，曉風自然而然比一般人更具有國家意識和責任感，她的作品中也帶有濃濃的鄉愁。

和大多數抗戰時期出生的孩子一樣，民國卅二年她和家人住在重慶，民國卅五年還都。她的記憶似乎是從南京開始的，那永不休止的南中國的旅途，成為她日後作品中極重要的特色。當年的許多風光醞釀了她日後的氣質，如：夫子廟、秦淮河、明孝陵、玄武湖，古老的城牆，甜澀的新剝的蓮子，明艷喧囂的大戲……等等；春天在故國的荒郊上遵循着「挑野菜」的古風，挖起一棵薺菜，秋天揀拾葦舟似的梧桐葉。接着又是一連串逃難和遷移的日子，到過柳州、廣州，之後是臺北，是屏東，然後又是臺北。

她讀的是中文，後來也順理成章地教了中文。許多人認為中文足以戕害一位創作者的精神，但對曉風來說，則成了謊言，因她不覺得多讀了那些經史典籍和文字訓詁是一種浪費，她認為生命中的「好」有許多種，對於一個有正常吸收力的人而言，沒有什麼是不好的。自新文學運動以來，大部份作家的共同缺陷便是對民族傳統文學少有認識，曉風能夠一方面創造新文學，一方面接受傳統的薰陶，實在是難能可貴的事。

從十二歲開始，她已是一位基督教徒，隨着年歲的增長，她更肯定自己的信仰。曉風在戲劇方面的創作，便充滿了真摯的宗教熱忱，她寫的「第五牆」、「武陵人」、「安全感」都揚溢着博愛的精神，那是十分中國的，也是十分基督的。

她的創作方向很廣濶，能夠同時從事散文、小說和戲劇的創作，民國五十七年以「地毯的那一端」榮獲中

歸人記得最早讀過的一冊小說是岳傳，那粗糙的文字使他看得眉飛色舞，那時他才只是八、九歲的幼童。他的父親讀書不多，却雅愛詩文，歸人承襲了父親的一些書香，從小就對諸葛亮、關雲長有了鮮明的印象。他常常在煤油燈下，爐火熊熊，坐在父親的身旁，聽父親講三國演義的故事。他現在回憶起來，覺得父親實在是



歸人

歸人，原名黃守誠，河南湯陰人，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生。曾任雜誌編輯、社長、中學教師、師專講師、工專副教授，現任職於省立花蓮師專。從三十八年開始寫作。

山文藝散文獎，是前後得獎人中最年輕的一位，那年她才二十六歲。民國六十年，她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大系」散文部份，也是編輯委員中最年輕的一位，足證她的作品已獲得文壇人士的重視。雖然她的年紀還是那樣輕，至今她仍是時時被討論的作者，但無論別人怎麼討論她，或褒或貶，她不十分在意，她說：「因為作品的優劣我自己知道，我自然會比任何人更嚴格地檢討自己的作品。」到目前為止，她最滿意的作品還是一部舞臺劇——「自烹」，「自烹」將於今夏在美國和香港演出。

曉風於二十三歲結婚，丈夫是林治平先生，她是她大學時期的同學，目前執教於中原理工學院。她有兩個孩子，生於民國五十七年的男孩詩詩，和生於民國六十年的女孩晴晴，從她的散文中便可體會到她對孩子的熱愛。她生平最悲痛的事，是於民國五十九年失去她當時二月大的女孩，那孩子的夭折使她深深體驗到命運的無常，到現在那股悲痛還依然持續着。

善於說話的人，往往一樁故事重覆好幾次，使幼小的他都能百聽不厭。

不過他真正接近文學，還是受他哥哥的影響；他哥哥酷愛文學作品，又常常寫作，不過從未有一篇印成鉛字，他哥哥的文章感情充沛，到二、三十年以後的今天，仍令他低迴感動，這個影響對他是深長無比的。從哥哥的作品裏，他得以瞭解，文學最重要的乃是情感和真摯，多年來，他如果寫下一句言不由衷的句子，都會使他自慚形穢，如芒在背。他說：「浮名、俗利畢竟不是生命之根，怎能令我挾以終生？」

他感嘆二十多年的寫作生涯，瞬息已過。有時他重讀過去的一些篇章，覺得惟一值得安慰的便是每一字都出自他的血誠。他很熱愛史記、紅樓夢，正因為司馬遷和曹雪芹是古今罕見的至人，他認為，那「遭世有難言之隱」的生命，正是他們偉大作品的泉源；難言之言，也許是一切不朽之作的資質之一吧。他說：「寫作是具有魔力的，當『真我』在浮雲中領略意境，在水聲中獲知技巧，在山影中發見出篇章和結構。才固然難，其實更難的是毅力，是創作的熱情。」

他創作出之以誠，待人也出之於真。有一件事他至今仍感到痛恨，便是「強迫出書」。他曾經把他的故友楊喚的信件細心整理出來，並加題目註言發表於某一刊物。連載以後，竟有某出版社將這些信件收集起來印刷出版，謂之「楊喚書簡集」，歸人曾去函勸該社不要出版此書，未料該出版社不顧一切，把書發行於世了。歸人痛惜的不是個人被強迫出書，痛惜的是故人之情被人沾辱了，更沉痛的是我們出版界的沉淪！

羅 蘭

羅蘭，原名靳佩芬，河北甯河縣人，民國八年六月三日生，河北省

立師學院師範部畢業，音樂系肄業。曾任音樂教員，廣播電臺節目主持人、編輯，現任職於警察廣播電臺。民國五十二年出版第一本書。



「羅蘭小語」是羅蘭的最早一本書，書中收的是她在廣播電台的播音稿。許多年輕的聽眾收聽她的廣播，或是讀了她的書之後，都覺得如沐春風，好像有一隻看不見的手，撫慰了他們多愁善感的心懷。羅蘭的散文自成一格，她的文字適合默讀，更適合朗誦。

她出生於河北寧河蘆臺鎮，從小就隨父母在都市謀生，偶而才回到自己的家鄉。她的家鄉是古老淳樸的村莊，至今她仍難忘懷那北方的風雪和古老的家園。民國十二年，她隨父母遷居塘沽鎮，父親任職於該鎮的久大精鹽工廠技師，那年她父親收入微薄，只能燃燒蒿子來煮飯，在她的記憶裏，蒿子的炊煙成了那段惶恐而艱苦的生活的標誌。

民國十四年她進入工廠子弟小學讀書，却常常爲了內戰而逃難，戰爭延續的恐懼，以及經濟帶來的憂慮，像一道陰影時籠罩她的家庭。民國二十年，進入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師範部，這是她生命中最能改變氣質的一個階段，經過六年的住讀生活，使她瞭解「勤樸奮勉和婉敬信」的意義，也使她從一位浮動、急躁的女孩，變成個性穩重的大人。

二十七年春季，她才十九歲，便到「寨上女子完全小學」教書，在那裏度過一年多清靜而安閑的日子。廿八年任河北省立女師附小音樂教員。抗戰勝利後，入河北女師音樂系，民國卅五年在天津廣播電臺擔任節目主持人，白天上課，晚上上班，她把從教室裏學來的理論，在廣播電臺的豐富資料中找到了實際的答案，那時每天晚上九點到十點之間，通過廣播，她所喜愛的音樂就變成了她和大眾共同的慰安。

卅七年隻身到臺灣，任職於臺灣廣播電臺（即現在的中國廣播公司），開始以每月兩萬六千元老臺幣的薪金，做了臺灣電臺的一名播音員。在那裏，她認識了「有緣千里來相會」的丈夫。結婚後，便連續來了三個孩子，她辭去電臺的職位，她認爲，女人結婚後不妨仍在外面工作，但有了孩子，却必須回到廚房，當時她主持「夫婦之間」的節目時，便是如此的主張。因此，輪到她實行自己的理論時，便只好和她的工作暫別了。直到民國四十八年，她才又任職於臺灣省警察廣播電臺，主持節目迄今。

羅蘭寫作不拘時地，無論生活中有天大的煩惱，只要她手中有一支筆，案上有一疊紙，就可以從中找到安慰和樂趣。她從十五歲時，便有了寫日記的「嗜好」，從讀書到做事，從單純無憂的少女，到複雜多變的成年，已養成了「捕捉心情的剎那」的習慣，揮毫即可成章。她的文章能够激勵讀者積極上進，使頹廢者振作，使失敗者重拾希望，在臺灣的散文作家中，她的作品可以說有獨到的風格。



蕭白

蕭白，原名周仲勛，浙江諸暨人，民國十四年二月廿四日出生。私塾六年，小學兩年。曾任小學教員、戰地服務隊員、編審、軍職二十三年，中校退役，現專事寫作。從民國三十四年開始寫作。

蕭白出生在浙江諸暨的若耶溪畔，那是一個很小的地方，在地圖上是找不到的，但是他生命裏却比什麼多來得重要，那是他與生俱來的地方，他的血液中仍循環著那地方的氣息。若耶溪就是現今的浣紗溪，因西施浣紗而得名。那琥珀色的溪水使他着迷不已，當年的秋日紅葉，冬季雪色，至今依然令他低迴不已。

他的父親是個農夫，自小就在純樸的農家生長，蕭白從小就經歷過種田、種地、伐木、放牛、採茶、養豬等各種生活，一直到讀高小以後，才離開泥土。他七歲時，進振華小學，是一種私塾的性質，讀的也是一些古書；十三歲時進入翊忠高級小學，入學考試考算術得了零分。當時他立志要做一個畫家，喜歡在粉牆上塗塗畫畫，因為嗜畫的緣故，往往就誤了正課。進入高小後，正值抗日戰爭爆發，他常被派去街頭抄黑版報，星期日下午鄉貼標語，勸募廢銅爛鐵，課外活動大部份時間在挖防空壕。在那段時期，便培養了強烈的國家意識。

畢業後，他讀了半年新昌師資訓練班，即執教孝四鄉中心學校。民國三十年秋天，進入三民主義青年團諸暨青年服務隊，參加戰地工作，在敵機的濫炸下，他和隊員們從未畏縮過。民國三十三年春，西奔四川投效國軍，他的寫作生活便是從戎馬生涯開始的。

民國三十四年夏，他隨軍隊到達湘西，在白馬嶺偶然得到一本沈從文的「我的自傳」，這位三十年代的作家自傳，對蕭白從事寫作的鼓勵極大，他放棄了繪畫，專心閱讀寫作。不久抗戰勝利，任職長沙，繼調衡陽，這一階段他讀書的數量相當驚人，每晚一時上床，五時起床，讀書愈近乎瘋狂的狀態。他的第一篇作品發表於三十六年五月三日衡陽中華時報副刊「夏風」，是一首小詩「蛙聲」，在此之前曾遭退稿十八次。

蕭白寫作的道路並不平坦，由於生活的壓力，使他的創作特別艱苦，可是，他從未氣餒過，在任何困難的環境下，都很難使他屈服。他自己承認：「我不是天才，但却是一個毅力的崇拜者，和引導我的一點信心才能夠走到現在。」他在民國三十七年和胡宗智女士結婚，婚後不久即來臺灣，過着淒苦的家庭生活，有一段時間，因身體衰弱而迫使創作停綴下來。到五十年秋天，因高血壓和失眠症，調為部屬軍官，才有較多時間創作。他的散文和小說，可以說是生活中的心血結晶。

經過多年的奮鬥，他的作品已受到讀者的重視，他的家庭生活也趨於穩定，他的兒子畢業於清華大學化學系，女兒就讀於政治大學西語系。近年來，他定居於景美半山，每日與青林為伍，白雲為鄰，除了寫作讀書之外，他以種花為樂。凡讀過他的散文，都可以分享到他生活中的情趣，那是他多年的努力之後，所得到的甘果。

呂秀蓮的兩本書

新女性主義
尋找另一扇窗

呂秀蓮女士是當前在臺灣提倡女權年輕一代的佼佼者，她的主張很顧到現實而又很固執於原則，請讀她的兩本提倡新觀念和現代思想的新書。

每冊定價40元，直接向本社函購，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劃撥戶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蕭白藍	蕭白山鳥	蕭白伊甸園外	蕭白白鷺之歌	蕭白彩虹上的人們	蕭白絮語	蕭白河上的霧	蕭白瑪瑙杯	蕭白靈畫	蕭白葉笛	蕭白翡翠	蕭白摘雲集	蕭白無花果集	蕭白泥土與陽光	蕭白弦外集
季散	集散	外散	散	人們散	語散	霧散	子散	畫散	文散	中篇小說	集散	集散	長篇小說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文	陸軍出版社	文	文		
光啓出版社	哲志	博愛	光啓出版社	清流出版社	金字塔出版社	皇冠出版社	晚蟬出版社	晨鐘出版社	清流出版社	陸軍出版社	阿波羅出版社	華欣文化事業中心		
五六、六	五七、四	五七、六	五七、七	五七、十一	五八、五	五八、七	五八、十一	五九、四	五九、八	五九、八	五九、十一	六三、一		
十二	十二	十五	十四	十五	十五	十	廿二	十八	十五	非賣品	十八	廿五		
廿四	卅二	四十	卅四	卅二	四十	卅二	卅二	卅二	卅二	卅二	卅二	卅二		
一八二	一七〇	三〇八	一七〇	二二四	一八八	一七五	一三四	一四四	一八三	一八三	一六五	一六五		
三	三	一	二	一	一	一	一	三	二	二	一	一		
有	有	無	有	無	無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多色河畔之增刪本				初版由仙人掌出版	再版卅二開本					
										已發表未出版			可望近期付印	

譯龍鍾 著名志勵·略傳人偉
著名志勵·略傳人偉
慧智滿充·句一日一

錄知日生人

本書中，我們並不是把
想到傑出的話，沒有秩序地
集在一起，而是在一年三百
六十五天中，把與那天有緣
的人的話加以收錄，附上傳
略和肖像，希望讀者們，每
天能深深品味一段言辭，以
陶冶您的性情，激發您闢志
，使您人生充滿光明。

(折九購函接直) 元50冊每裝精絨皮

號346段二路牌石市北臺

號14980溢郵

新批評

J. E. Spingarn 著
吳魯芹 譯

—from *The New Criticism* by J. E. Spingarn, published by Harcourt,
Barce & Co., us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青華
芳明先生大鑒：元月卅一日

惠教拜悉，承賜元月份 貴刊，亦收到，並已拜讀，你們要轉載舊譯「新批評」，我當然可以同意，只要註明從何處轉載過來的就行，該文在批評史上有相當的重要性，我手邊沒有存書，不能重新校閱，甚望兩位能和原文對照一下，如發現錯誤乞改正，譯該文像是在二十年以前。匆匆趕成的，錯誤或不免，恕我孤陋寡聞，不知道國內有「書評書目」這樣一份刊物，因此讀後甚為高興，所謂「喜出望外」也，對你們所說的辦這份刊物的宗旨我十分讚賞，國內實在需要有人做一點樹立水準的工作，承你們邀我為貴刊撰稿至感，我生性懶散而且也寫不出什麼東西來，欠臺灣辦刊物的朋友們的「文債」甚多，真不知道何時才能報命也。匆覆並候

撰安

弟吳魯芹拜復

甲寅正月十八日

福樓拜在一封信中寫道：「這些大學教授一談到文藝就顯得多麼可笑，」這句話道盡了世人對於學院派批評的看法。因為一般人都贊同意大利詩人的見解，認為「僧侶和教授都是不配為詩人作傳的人，」一般人要聽的祇是作家本人對於文學的意見。但詩人對學院派的批評並無特殊惡感，因為他們對於其他派別的批評也本無好感。大致說來，他們反對一切批評，因為每一位詩人所要的，不是批評，而是不加批評的讚美。年輕的歌德曾大聲疾呼，「批評家都該死，」十九世紀的威廉·毛利士①也表示看不起那些依靠品評他人作品為生的作家。幸好文藝批評之能存在，並非靠詩人的恩惠，它對於詩人，可以說並無多大用處；而是靠其他人的恩惠，那些人既無詩人的天才亦無批評家的見識。今晚②，我希望能使諸位相信，詩人對於批評這一行的觀念是錯誤的，這一行之能存在是靠一種詩人和批評家所共有的力量。這種力量的奧秘不是一蹴即得的。不過人們因為有了它而獲得的知識已經使他們對批評的觀念改變。這個奧秘是什麼，以及它將引導文藝批評進入那些新的道路，就是我今晚演講的題目。

法國在十九世紀末葉，曾再度成為論壇的中心，主要聽眾是承繼歐洲文化的人。當她高談闊論的時候，全世界都在聆聽，有些最精彩的言論已成為今日批評權威的爭點。在這兒，我不打算談各位已經知道的事：那些代表「今古評論」③的批評家曾以如何嚴謹而生動的學識，利用現代的科學利器去左祖古代諸神的道義。且不說別的批評家，勃美脫爾④和法朗士⑤就會以令人信服的技巧和優雅通達的思想，來維護鑑賞心的自由發展。有些從論壇上爆出的火花，已成為批評界永恆的星光、公認的金科玉律。例如法朗士在給批評家下定義時，並不把他寫成一個審判官對作品濫作定論；而是一個感觸靈敏的有識之士，將他「在名著中探索的經驗」娓娓道來。

對一件文藝作品發生感情，再把情感表達出來，這就是印象派批評家所要寫的批評。他可能這樣表明他的立場：「隨便拿一首美麗的詩篇，好比說雪萊的『普羅米修斯獲釋篇』⑥。讀這詩對於我是經驗到一種愉快的刺激。它給我快樂，這快樂本身就是一種評

價，我還有什麼更好的評價可給呢？我所能做的，只是說出它如何感動我，和給我什麼樣的情感。至於別人會被它激發別的情感，並以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他們同樣具有表達他們情感的權利。假若我們感觸靈敏，而善於表達自己的話，我們每一位都會作出一件新的文藝品來代表那激發我們情感的原作。這就是批評的藝術，而且批評也就應該止於此矣。」

我們不必對此一優美的心靈所感到的歡愉和崇拜之情，表示不滿。即使我們要指出他的論點已從作品本身轉移到批評家自己的印象上去了。我們假定你這樣對他說：「我們並不是對你批評家感覺興趣。把你的健康情形講給我們聽，並不能幫助我們了解或欣賞這首詩。你的批評總是喜歡離開作品，把注意力集中在你的本身和情感上。」

他的答覆也並不難找：「你說的實在不錯。我的批評喜歡和作品愈離愈遠，只願說明我自己；但一切批評都喜歡離開作品，而以別的東西來替代它的位置。印象派批評家用他本人來替代，但其他流派的批評又有那一種可以更直接的觸及『普羅米修斯獲釋篇』的本身呢？歷史派批評叫我們丟開而去研究作者的背

景，時代，家世，和詩的源流派別；它要我們去唸法國大革命的歷史，葛德文⑦的『政治的公道』，加爾德倫⑧的『神奇的魔術師』，和伊斯奇勒斯的『普羅米修斯受縛篇』。心理學派的批評叫我丟開詩，而去研究作者的生平；我希望欣賞『普羅米修斯獲釋篇』這首詩，結果却要我認識雪萊這個人。教條派的批評是根據規律和標準加以衡量，但也未見得比其他批評更接近作品本身；它打發我去看希臘的戲劇家、莎士比亞、亞里斯多德的『詩學』甚至達爾文的『種源論』，爲的是要我見到雪萊如何未能給作品賦予戲劇的真實性，如何未能遵照他所寫的那種詩劇的規律；但這樣一來，研究的對象就不是『普羅米修斯獲釋篇』，而是別的作品了。美學家更要我丟開作品，而在藝術和美學的領域內潛心推考。任何一派批評都是像這樣的。你們不要搞糊塗了。一切批評都喜歡把興趣從作品本身轉移到旁的地方去。別的批評家給我們講歷史、政治、傳記、學識、形而上學。至於我呢，我重溫詩人的夢，假若我講得好像輕描淡寫，那是因爲我已經醒了，而且帶着微笑想到自己竟把夢境當作真實。至少我曾竭力以藝術品來代表藝術品，而藝術也

唯有在藝術之中才能找到代表。」

假若我把其他批評派系的擁護者對於這些問題所持的論據一一列述，那是很浪費時間的。文藝的學識和進化的科學本是對抗這標新立異之論的兩件主要武器，但在實美觀念的領域之內旁徵博引的智識太笨，進化科學也一無用處。印象派批評家的立場，至少有幾方面是無懈可擊的；但有兩個弱點會被對方所乘。他們可以用這個理由來反對：學問固然不能代替欣賞，欣賞也不能代替學問，因為學問和欣賞兩者都是文藝批評中所必需的；他們可以主張：批評自有其權威，而欣賞可以觀各人的趣味而定。就這兩點而言，印象派批評比反對它的「裁判式」評論所犯的錯誤只是少嚴重些。兩者的論法都欠充實，欠完備。

但這些問題並不是我目前所關心的；我希望指出的一點是，在那辯風盛行的十年中，客觀派和教條派的批評對印象派的批評所作的論戰，並非是一個新的論戰。其歷史雖不及人們最初對詩人之敏感性的論爭那樣悠久，然足可與他們最初對詩之題材的論爭相埒。近代文學也以同樣的疑問和同樣的爭論開始。意大利人在十六世紀制定之古典文學的規則，歐洲受其束

縛有兩個世紀之久，甚至連我們這一代還受其影響，布侖退耳^⑨所做只不過是用自然科學來加以掩飾罷了。他們搬出戲劇的三一律^⑩和別種規則，這些規則據蒲柏^⑪認為仍舊是「自然，然而而是規律化的自然」。這一派的發言人斯卡力澤^⑫說：「亞里斯多德是我們的君王，是一切藝術的永恆主宰。」可是另一位意大利人阿來鐵諾^⑬却堅持：除了天才的靈感之外，沒有規律，除了個人的鑑賞力之外，沒有評判的標準。

意大利人把智識之光傳給了十七世紀的法國人，自那時至今日，這兩派之間的爭鬭一直刺激着法國評論界的進展。波阿洛^⑭和聖愛佛爾蒙^⑮對抗，古典主義者和浪漫主義者對抗，教條主義者與印象主義者對抗，法國人好像具有深刻的對立性。其實是批評本身就具有這種深刻的對立性。請聽下面這段話：「我隨意談論這位高貴的詩人（浮其爾），並不是爲了褒揚他的功德，也不是爲了毀壞他的聲譽。世人將繼續判斷他那些美麗詩篇的價值；在我這方面，我不作任何判斷，我只談我的感想，以及這一切在我心靈上所產生的各種影響」。這些話一定出自勒美脫爾之口！「我不作任何判斷，我只談我的感想。」但不，這些話是

得·梅累爵士^⑥說的，他是路易十四時代的一位才子，他把這些話寫給法國學院的秘書，該院爲當時的權威學府。足見甚至在波阿洛那種古典主義的時代，對於有些人說來，批評不過是「在名著中從事探索」。

這決不是新的論戰；而是批評界永無止息的衝突。在任何一個時代，印象派（或欣賞派）和教條派（或裁判派）都是衝突的。它們就是批評的陰陽兩性；如果它們盛行於每個時代，那就是說每個時代都有其陽性的批評，也有其陰性的批評。陽性的批評，或能或不能強迫文學接受它所定的標準，但它無論如何決不受制於它所研究的對象；陰性的評論，是以一種被動的感奮去呼應文藝作品所施的誘惑。在波阿洛的時代，批評的主調是屬於陽性的；到了我們這個時代，在大學之外，批評的主調已無疑是陰性的了^⑦。但它們繼續相對分立，除非它倆能神秘地結合起來，將永遠發揮不出它們最大的力量——陽性批評濫施裁判，任意制定標準和規律，陰性批評的欣賞則迷失於只有感觸，毫無決斷的五里霧中。

然而假若我們仔細分析現代這兩種對立的批評理論，我覺得，我們會發現它們並非絕對沒有相合的共

同理由，事實上，它們至少被一個相同的先入之見聯繫在一起，這個先入之見爲早先各派批評家所沒有的。在希臘人的想像中，文學並不是創造力的必然「表現」，而是一種合情合理，對人生內容所作的「摹倣」品或再製品；亞里斯多德認爲詩是人類摹倣本能的產品，它的有別於歷史和科學，是在它所談的大都是似乎可能的事，不是真實的事。羅馬人把文學看作一種高尚的藝術，文學的目的，表面上雖爲娛樂，實際上是要以崇高的人生理想去啓迪人類。十六和十七世紀的古典主義者大多接受這個意見；對於他們而言，文學是一種課業，一種藝術，這種技藝傳自對古典作品的研究，並受希臘羅馬文藝傳統對自然之解釋的指導。對於這些人而言，文藝就像科學或歷史一樣是理智的產品，十八世紀的人使文藝批評一道變得複雜了，因爲他們增添了一些新奇而抽象的評判標準，例如「想像」，「感情」和「趣味」，然而也祇部份地解脫古老傳統的束縛。

但隨着浪漫主義運動的滋長，出現了一個新的「表現」的觀念，它使十九世紀所有的文藝批評的派系取得了協和。在十九世紀剛開始的時候，斯塔厄爾夫

人^⑧等就制定這個觀念：文學是「社會的表現」——假若「社會」一詞不是指相當於人類精神的社會，而是指個別詩人所生活的小圈子，那麼這個觀念所含的真理，還不完全。顧山^⑨說明如下的「原則」，認為「表現是文藝至尊的法律，」由於「表現」一詞的意義逐漸偏狹而引起誤解，這個原則不知不覺地孕育了法國「為藝術而藝術」學派的那些機械理論。後來，聖博夫^⑩發明了如下的理論，認為文學是一種個性的表現——假若「個性」一詞，不是指文藝作品本身所顯露的藝術性，而是指文藝作家在他現實生活中所顯露的複雜的表徵，那麼這又是一個令人誤解的片面真理。再後，泰因^⑪自自然科學的影響之下，採取黑格爾的一點暗示，推演出如下的理論，認為文學是民族、時代、和環境的表現。極端的印象主義者愛把文藝看作對人生之印象的表現，或對人生微妙而變化多端之感觸的表現。但所有這些批評家和理論家，都認為文學是某些東西的表現，經驗或感情的表現，外表的或內心的表現，人本身或人以外某些事物的表現；無論如何文學總是被設想為一種表現的藝術。今日的客觀派、教條派、和印象派批評家雖然各自為政，其間

分歧可能很大，但他們所寫的一切都含蓄着這個表現觀念。

法國的文藝批評有一世紀左右着重在這個表現的觀念上，但除了對德國思想作過一些模糊的響應之外，法國人從未嘗試去了解它所含美學方面的哲理。首先給表現這個理論賦予哲學的精確性，並從而創立批評的方法者，是那些自赫德^⑫至黑格爾那個時代的德國人。當哲學界的所有力量聚集在這個中心觀念上時，批評家靠了這個金庫大為得利。我想你們都記得卡萊爾^⑬如何描述那時代德國批評界的成就，那一段話是很出名的，他說：「在德國，批評已採取一種新的形式。它按照另外的原則向更高的目的進行。如今主要問題，已不是半世紀前大多數批評家所關心的問題：辭藻的性能，譬喻的配合，情操的適應，和文藝作品中一般的邏輯真理，也不是目前我們第一流批評家通常所注意的一個主要屬於心理方面的問題，即如何從詩人的作品中去探索並說明該詩人的特性；如今主要的問題，却是它內在的而非外在的另外兩個問題，歸根結底就是對於詩之本質與特性的問題……如今的問題不是要判斷阿狄遜^⑭以何種手法構造辭句，彫鑿

比喻，而是要判斷莎士比亞以何種更爲玄妙的手法編織他的戲劇，賦予愛麗兒^㉔和哈姆雷特以生命和個性。那生命存在於何處？他們如何獲得那形態和個性？那種照耀他們整個身心的崇高之情那裏來的？那種透入一切心靈即使有時像星光那麼微弱的光芒是那裏來的？他的這些戲劇是否不僅逼真而且當真；不但當真，而且比真實的本身還更能真切？因爲它們用善於表白的明喻給純真的本質賦予了形體。這種快樂的統一性是什麼？我們若予以更爲深刻的觀察，是否能看出它是不可分割而必然存在的？因爲每件作品可以說都是脫胎於普通的思想成分，再從而靠本身的力量生長成形，而發育壯大。不僅要問某詩人是何等樣人，和他如何寫作，還要問某詩是何等樣的詩，爲什麼是一首詩，而不僅是押韻的辭章；是心靈的創作，而不僅是賦予形象的一團熱情。這些是批評家的問題。批評就像一個介於受靈感者與未受靈感者之間的翻譯員，一個介於預言者和聽衆之間的翻譯員，這些聽衆雖然聽到預言的音調，並且領略到一點實際的意思，但是不能了解其中更深的涵義。」

恐怕沒有一位德國批評家會把這個理想完全實現

；但德國批評家提出了此一理論，這至少是他們的功勞，即使他們是不常在實踐中給以充分發揮。他們首先發覺：文藝的任務在於表現其本身，也是他們首先把批評看作一種研究如何表現的學問。歌德說：「批評可分兩類，一類是破壞性的，一類是創造性的或是建設性的。」前者根據刻板的標準去衡量文學，後者解答這個基本的問題，「作者要使自己作些什麼？他實現自己的計劃有多少成就？」喀萊爾在一篇論歌德的文章內，幾乎用歌德的話來述說批評家的首要任務是弄明白「某詩人的真正目的是什麼？他必須做的工如何呈現在他的眼前？他如何以所得的那些材料去完成他的目的？究竟完成了多少？」

這是引導一切現代批評的中心問題。從柯勒端基^㉕到沛德^㉖，從聖·博夫到勒美脫爾，這一直是批評家努力的方向，雖然有時候他們並未成功，雖然有時候他們使自己誤解這不是他們努力的方向。這不是亞里斯多德時代那些批評家的理想，他們和繼承他們的許多批評家常把一件文藝作品批判爲「不合理性，不可能，傷風敗俗，或者自相矛盾……」。這不是波阿洛的批評標準，他曾責備塔索^㉗把基督教義引入史詩

，而不把希臘羅馬的神話引入史詩；這也不是愛迪生的批評標準，他曾根據勒·波蘇^②的規律去判斷「失樂圖」；這也不是約翰遜博士^③的批評標準，他曾爲「李耳王」一劇中不含勸善懲惡之意而惋惜，他曾武斷地聲稱，詩人不應該「去數鬱金香花的斑紋。」那麼，詩人嘗試要做的是什麼，他如何完成他的目的？他努力要表現的是什麼？他如何把它表現出來？他的作品是被何種偉大的精神力量所鼓舞？它在那承受它的心靈上留下什麼主要的印象，我如何能把這印象最妥當的表現出來？他的作品是否忠實於他自己的法則，而不是忠實於他人所定的法則！現代批評論家所孜孜不倦的，就是在面對詩人的作品時，要回答這些問題。在回答這些問題，有一點必須注意，那就是判斷詩人的目的，應該以其創作時的爲準，就是說，要根據詩作的本身，而不是根據詩人在完成創作前後所抱的奢望，雖然詩人在想像中會把那些模糊的奢望當作他真正的目的。因爲每一位詩人的目的都是要創造一件藝術品；而有關他成就的一切問題，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循不同的途徑，去幫助解答這終極的問題：他是否創造了一件藝術品？

二

把文學視爲一種表現的藝術，這理論是一世紀以來或不止一世紀以來，批評家所共有的觀點。但這個基本概念已被纏上了多少謬論，多少混亂，多少繁雜的規則；而批評家掌握它的全部意義又是多麼緩慢！如要接受這真正的原理，就掃除那些繁雜和混亂的糾纏；把這一點看得最清楚，最能以智慧和精力將其必然結果作徹底研究的人，要推當代一位意大利思想家和批評家，名叫克羅齊^④。自從數年前巴爾福在「羅曼尼斯講座」^⑤中給他作過一番正式的介绍之日起，他已在英語世界獲得了地位。但對於我，他的作品是無需介紹的；很久以前我響應他的號召，此刻在我的演講裏我又要再度響應。我曾引導美學思想從「文藝是表現」這個觀念推至必然的結論：「一切表現皆是文藝」。時間不容許我們，理智也不會要求我們去檢討贊成的和反對的雙方的論點。現代批評家雖然意見紛紜，却已部份地接受了這個關於表現的理論，假若它一旦被完全接受，批評就可以從那些陳腐的羈絆和妨害裏得到解脫。我現在只預備指出這些陳腐的羈絆

和妨害。換句話說，我們要知道一個世紀的批評傾向，也要知道古代批評和古代文學史中有那些成份正在從新的文藝批評和文學中銷聲匿跡。

首先我們已取消了一切古老的「規律」。「規律」這個概念使我們復返於一個魔法的時代，它使現代人想起那些神秘的話語，就是神仙故事裏的英雄被無故禁說的話。規律是原始野人對於神聖物或污物有各種禁忌的遺風。我們很少發現亞里斯多德有任意決定的規律，他限定自己在文學寫作的客觀經驗中歸納經驗上的推理。但希臘後期的修辭家和羅馬人就有主義的規律了，他們把經驗上的推理變為刻板的定理。賀拉西^⑨給後世劇作家定下如此的規律：「你決不可讓舞臺上在同一時間內出現三個以上的角色，你的戲劇決不能多於五幕，也不能少於五幕。」我們無需推溯這些規律的淵源，也無需指出這類規律如何逐漸增多，如何被十六與十七世紀的古型主義者組成一套制度，如何使那時期的文藝創作受到壓迫，它們當然也無時不遭受反對的。我們曾見到阿萊鐵諾如何與斯卡力澤為敵，聖·愛佛爾蒙如何與波阿洛為敵；在每個時代，詩人都曾使批評家吃驚，因為他們竟能違背規

律而不傷詩的佳美；但一直要到十八世紀末，浪漫主義者才把這些規律逐出批評的領域。我們這時代的腐儒也曾借歷史的「慣例」和科學的「法則」，來替代業已淘汰的規律；但事實上，他們只是把古代那些刻板的規律換上新的名稱罷了；一旦文藝批評認清了都有一種受其本身原則來支配的創作精神，它們的這一套也照樣的要被淘汰。

我們已取消了文學的各種類別。它們的歷史是和那些古典規律的歷史分不開的。某些文學作品有一般性的相似之處，為了便利起見，可以粗略地歸成一類，如抒情詩、喜劇、悲劇、史詩、田園詩等等；古典主義者給每一類一個固定的標準，受制於不可違背的規律。使文學分門別類的原因是這條古典規律：喜劇與悲劇不可相混，史詩與抒情詩亦不可相混。但規律剛剛制定，就會被不耐或漠視其束縛的作家所破壞，批評家不得不對被破壞的規律加以辯解，或者逐漸把規律修改。但假若文藝是有系統的表現，假若每件文藝品都要受到這樣的詢問：「它表現了什麼，有多少成就？」那麼我們就可不必管它是否合乎批評家為便利而作的分類，和各類的規律。抒情詩、田園詩、史

詩都是抽象的東西，在文藝的領域中沒有具體的真實

性。無論詩人對這些不真實的抽象如何入迷，他們並非真的寫史詩、田園詩，或抒情詩；他們表現的是他們自己，這種表現是他們各自獨具的形式。因此，文學的類別不止三種，十種，或一百種；有多少位詩人就有多少種文學的類別。但這一點常被搞錯，尤其是在文學史上，這種錯誤最為明顯。莎士比亞寫過「李爾王」，「維納斯與愛杜尼斯」和十四行詩的長系。這三部作品常被研究詩的歷史家分開；使它們和那唯一創作者失去了聯繫，而和跟它們僅約略相似的其他作品歸成一類；試問創造這三部作品的莎士比亞，這樣還有什麼地位？把英國文學分門別類，名之為喜劇、悲劇、抒情等等是犯了完全誤解批評意義的錯誤；假如文學史的內容不是作有系統的聯繫，而是作橫斷的分割，歸入這樣那樣的門類，那麼，文學史在邏輯上就變成荒唐無稽了。在這門類的名稱之中只有一點尚具深刻的意義，那就是用「抒情」一詞來代表自由表達情感的文藝。一切藝術都是抒情的——「神曲」、「李爾王」，羅丹^⑭的「思想家」影像，「帕西儂」^⑮，柯樂^⑯的風景畫，巴哈的賦格曲，鄧肯^⑰的舞蹈

，海涅或雪萊的詩歌，都是抒情的。

我們已取消了喜劇的，悲劇的，理想的，和一大堆諸如此類的抽象名詞。它們導源於古希臘亞力山大學派的批評家，而在十八世紀得到了新的生命。葛萊^⑱和他的朋友懷斯特^⑲以書信談論關於「崇高」的問題；其後，席勒^⑲對天眞和感情加以區別；里希特^⑳給幽默下定義，黑格爾給悲劇下定義。假若這些名詞代表文藝的內容，我們照樣可以把它們歸成歡樂、怨恨、悲哀、和熱情等類；我們談論喜劇，就該談論一首詩裏面對於歡樂的表現。反過來說，假若這些名詞代表詩的抽象分類，那麼把它們用在批評上就是違背了文藝的本質。每一位詩人都以自己的觀點描寫宇宙，每一首詩都是新穎而獨立的表現。悲劇一詞之存在並不是爲了批評，而是爲了伊斯奇勒斯和加爾德倫，莎士比亞和拉辛^㉑。沒有人反對用悲劇一詞去稱呼那些性質有些相似之詩劇，但若爲悲劇一類制定規律，並且用這些規律去衡量創作者，那就等於是給陳腐的古典戲劇概念，加上了更爲抽象的形式。

我們已取消了文體的理論，隱喻、明喻，和希臘羅馬修辭學的各种名稱。它們的存在都基於下面這個

假定：文體是和表現分開的，它在文藝品中可被隨意增減，它只是一種舞文弄墨，表面的裝飾，並非詩人個別的真實思想，亦非他整個風格的韻調。但我們知道文藝是表現，它本身具有完整性，把它加以改變，就是創造另一個表現，也就是創造另一個文藝品。假若，好比說，一位詩人把春天描寫為「血液暢流的時候」，他不曾用其他的描寫來代替，例如「血液在脈膊中震蕩的時候」；他已把自己的思想作完整的表現，除了他所表現的之外，沒有別的可以相當。

「各有各的地位，各有各的完整。
各自滿足於地位與本身的相稱。」

在教科書裏，這類表現仍被稱為隱喻；但無論隱喻、明喻，和古典修辭學所有的古老名詞，都等於是天文學上的十二宮，魔術的咒語，占星的公式，唯有好古家才會感覺興趣。它們使蒙田聯想到「婢女們的喋喋不休」；使我聯想到許多女教員單調而無味的談吐。我們現在還能聽到有人在談「莊嚴的文體」，還有人，在寫像兩世紀前的「詩之藝術」那種文章。但文體的理論在現代的思想界已不再有真正的地位，我們都已知道，撇開作品去研究文體，就像撇開諧角而去研究詼諧，是同樣的不可能。

我們已取消了就文藝而論文藝的一切道德評價。賀拉西說：詩的功用或目的，是娛樂和有益，批評家為「娛樂」和「有益」兩個名辭爭論了好幾個世紀。有人認為，詩的意義在於教訓；有人認為，詩的意義在於娛樂；有人認為兩者兼而有之。浪漫派的批評首先說明下面這個原理：文藝除了表現之外別無其他目的；表現得完整無缺，就是達到目的；「美是文藝所存在的理由。」詩並無促進任何有關道德或社會運動的附帶功用，正如它不能作推廣世界語的橋樑。歷史家，哲學家和立法者，可能有正當的理由不把文藝品看作文藝，而把它看作社會的證明文件，就像探石匠可能把一個影像只看作多少磅重的大理石，但他們應該了解，這樣的看法是漠視了作品主要目的，及其力量的基本來源。因為假若詩人的成就就是表現他所選擇的任何題材，和表現得完整無缺，使我們認為十全十美，那麼，對於這文藝品之成就價值的評判，顯然與倫理道德無干。批評一首詩為道德或不道德是沒有意義的，就像說等邊三角形為道德，等腰三角形為不道德，或者說一個音樂的和弦或哥特式拱門為不道德，一樣的沒有意義。唯有這種人會有上述的想像，他們能在餐桌上作如下的談吐：「假若這盤菜花是根據

國際法烹調的，那就好了。」「你可知道何以我的廚司做的麵食好吃？因為他從不說謊，從不引誘婦女。」
「當我們檢驗工程師造的橋樑和科學的研究時，我們不會關心道德；事實上，我們不但關心，而且認為科學家追求真理時所負的道德責任，就是要不顧一切道德的理論。美的世界是和善跟真這兩個標準不相干的；她的目的既不在道德，亦不在真理。她的創作全是想像，顧名思義，它並不想假充真實，我們也不能把它當作真實來加以評判。詩人的唯一道義責任是忠實於他的寫作，盡其所能把他真實的幻想表達出來。假若詩人所陳述的理想，並非我們最崇拜的理想，這不應該怪詩人，却要怪我們自己；因為在有關道德的範圍之內，我們未能供給他們適當的材料，使他們建起更為崇高的大廈。雖然文藝象徵理想和實現之間永無止息的衝突，同時它必須永遠象徵無可挽救的缺陷。缺陷是我們一般人性所固有的本質，並不受任何時空環境的特殊情況影響。除了美國，其他各處的批評家都不再以倫理道德的標準來衡量文學，並且都認識文藝之必然表現出人性的一面；而在表現人性的這一面，除了藝術之外別無其他途徑。（下期續完）

幼獅文藝

三月號（三四三期）
二十周年紀念專號

夏志清 文學的前途

侯健 梁實秋與新月及其思想與主張

葉嘉瑩 對人間詩話「境界」一辭之義界的探討

林以亮 論大觀園

張愛玲 初詳紅樓夢——論全抄本

劉紹銘 唐人小說中的愛情與友情

王鼎鈞 渴

康芸薇 免費醫牙記

朱西甯 大煙筒

邵 憫 門與門

每册18元，一年（12期）一九五元

劃撥帳戶三三三六號幼獅文藝社

臺北市漢中街四號 幼獅文化公司

以愛智的誠心，以青年的熱情，先知出版社繼續提供的兩本好書：

一、中國人生哲學概要

本書是方東美

教授在抗戰前夕發表的一系列演講，媲美費希特「告德意志國民書」，是中國人的光輝傑作，哲學智慧之結晶。本書以二四開，八〇磅模造紙精印。定價50元 預約40元

二、羅馬古蹟

作者王克祿先生旅居羅馬三

十年，本書是最完備的名勝介紹，一卷在手，羅馬之美盡在眼前。內有插圖一百餘幅。定價60元 預約48元

總經理：先知書卡中心

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九六號二樓

郵政劃撥：先知出版社一八五一九號

知識界兩大佳音

一、現代學苑「哲學與文化」月刊的出版

中國人在哲學上的智慧絕不遜於其它民族，這些智慧的成就受到應得的重視嗎？在這經濟價值衡量一切的時候，我們毅然出刊這份思想性的雜誌，就是想結合中國人的智慧結晶，對民族的文化傳作一個歷史性的交代。這個理想雖然艱難，只要您肯支持，它必定會持續下去。請利用郵政劃撥一四〇五七號，現代學苑月刊社帳戶。零售每本15元，全年150元。

二、「先知書卡中心」的「好書

展覽」

展出的二〇〇種好書是由「出版家雜誌」舉辦薦選的。歡迎光臨

，除了吸引人的好書外，還有優雅的裝飾，年輕的氣息，以及令人流連忘返的高雅境界。

談「兒童文學」周刊

林良

一

一般的文學作品，都有它假定的「讀者對象」，兒童讀物也一樣。但是仔細分析起來，兒童讀物的「假定的讀者對象」，似乎比一般的文學作品複雜得多。一本兒童讀物在到達兒童的手裏以前，要先經過一道「窄門」。把守那道窄門的，是「兒童的家長」，教師，跟負責任的圖書館員。

如果我們把「兒童讀物寫作」當作某一種方式的「講故事」來看待，那麼「作者」的地位就像一個「在有家長在座的場合中，為他們的孩子講故事」的說書人。這個說書人所說的每一段話，都必須是家長所能「接受的」。這個「接受」，包含兩種性質：

1 家長自己覺得「津津有味」，同時認為這「津津有味」孩子們也能體會得到。

2 孩子們覺得「津津有味」，家長看在眼裏，認為這「津津有味」是「健康」的。

在這個場合中的家長，心情是非常「複雜」的。他自己雖然覺得「津津有味」，但是並不那麼輕易的喊「好」。也許他會想到：『固然不錯，可是這種趣味我的孩子能懂嗎？你還是講一點他們能懂的話吧！』說書人講過的那一段話，家長很可能在自己覺得「好」的時候偏認為「不好」，那是因為家長想到的是孩子的「接受能力」。

另外一種情形是，孩子聽得「津津有味」，因此家長也大大快樂，但是家長很敏銳的「微微覺得」那種「

趣味」並不是「正味」，對孩子可能有害。那時候，家長雖然是「因為孩子快樂，自己也快樂」，但是他會對說書人說：「這個不好，你還是講一點別的吧。」

當然撰寫兒童讀物並不等於「說書」，兒童讀物作家也不等於「說書人」。我不過是借「說書棚」的意象，來說明兒童讀物作家在寫作以前，對他的「讀者對象」應該先有的認識，儘管在真正寫作的時候，他是全神貫注的「沈醉」在自己的作品裏。

我一直認為我們應該有一個「經常出現的刊物」，不管這刊物有多「小」，好讓家長、教師或圖書館工作者，發表他對每一本兒童讀物的意見。這種「意見」，也是一種「書評」。

我認為兒童讀物作家，應該多看這種「書評」，作為他「不寫作的時候」的讀物。不管作家本人對這些「書評」有甚麼意見，能够在寫作以前多了解自己的「讀者對象」總是好的。

我「不」認為一個作者「不認識」自己的讀者對象，對他的寫作會「反而」有好處。我讀過那種「理論」，但是我並不欣賞。我承認一個作家在寫作的時候是陶醉在「作品裏的世界」，沒有「工夫」再考慮其他。因此，我也就特別關心這個「專心寫作的人」，在「動手」以前是不是一個「對讀者有認識」的「人」。

這情形，跟成人的「大文學世界」完全一樣。一個作家在完全陶醉在自己「作品裏的世界」的時候，會在某種程度上成爲一個「醉漢」，除了藝術，不再考慮其他，也實在沒有「工夫」再考慮其他。因此，我們也就特別重視這個「醉漢」本身不是一個純正善良的「人」。

在「兒童讀物的世界」裏，也有這種情形。有幾個傑出的「醉漢」，因為平日對「讀者對象」並沒有深刻的認識，結果他「醉」中的作品成爲出色的文學作品，但是跟「兒童」似乎並沒有絲毫關係。

一

把「兒童文學」看作「以兒童爲「讀者對象」的文學」，並沒有甚麼不好，但是我覺得它的含義還可以擴

大，擴大到成爲「爲孩子寫作任何讀物的技巧」。既是「寫作技巧」，當然是在「文學」的領域裏。

「兒童文學創作」，當然不必說，是「兒童文學」裏的「純文學」。爲兒童寫童話，寫詩，寫小說，一個兒童文學作家所享受的是「文學創作」的樂趣，所「吃」的也是「文學創作」的苦頭。這是可以料想得到的。我們要注意的是，除了「文學創作」以外，爲兒童所寫的任何性質的讀物，也都需要大量的「兒童文學技巧」。忽略了這一點，兒童所看的讀物，除了「純文學」以外，必然的都會成爲嚴肅、枯燥、乏味的書了。那麼，嚴肅、枯燥、乏味的書，怎麼可以叫做「兒童讀物」？怎麼可以說是「爲兒童寫的」？

我們的孩子，現在還沒有很好的科學讀物看，幾乎只能完全靠翻譯。談動物的書，所談的都是外國動物。談植物的書，所談的都是外國植物，談礦物的書，所談的都是外國礦物。並不是臺灣的大學對中國的動物、植物、礦物都沒有深入的研究，實在是受過科學教育的知識分子，不懂得怎麼「處理」他的知識，使那珍貴的知識成爲活潑、趣味的「孩子的書」。這也就等於說，有知識的人，如果不懂得兒童文學，不懂得「爲兒童寫作的技巧」，就沒辦法把他的知識供給給我們的孩子。

歷史讀物、地理讀物、音樂讀物、數學讀物，情形也差不多。我們翻譯了外國的兒童世界史、兒童世界地理，還有許多出色的外國人的傳記，但是沒有我們自己的。在「兒童讀物」的領域裏，我們沒有「傳記文學」、「數學文學」、「音樂文學」、「繪畫文學」、「歷史文學」、「地理文學」。我的意思是說，我們不懂「處理」這些讀物的「文學技巧」。我是贊成「翻譯」的，因爲「翻譯」可以提供許多處理這些讀物的技巧。但是爲孩子着想，我不贊成他們從小就「進外國學校」。

我們應該有一個刊物，不管它多「小」，經常的跟大家討論這些「文學技巧」、「寫書技巧」，同時也讓有「心得」的人，發表發表他的意見。我們應該有一個大人看的「兒童文學」刊物，作爲大人彼此討論「兒童文學」的「肥皂箱」，並且成爲所有希望「爲兒童讀物盡力」的人的「經常的讀物」。

三

構想中的那個「刊物」，在「構想」中不妨「太」，但是實際做起來，卻應該從小處着手。如果一開頭就很「大」，做起來固然很有意思，但是我們到哪兒去找那麼大的「訂戶羣」？到哪兒去找那麼大的「撰稿人羣」？國語日報的「兒童文學」周刊，就是一個「從小處着手」的這種性質的刊物。

這個周刊，由馬景賢先生主編，每逢星期日出版，每期所能容納的字數不過五千。這個小小的刊物，已經出版了九十多期，很能得到「願為兒童讀物盡力的人」的喜愛。它現在已經有一個小小的「讀者羣」，也有一個「能够只用一千多字談論一個題目」的小小的「撰稿人羣」。

馬景賢先生是一位圖書館工作者，目前是農復會圖書館的負責人，過去在中央圖書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都擔任過職務。他在工作中，有機會看到世界各國精美的兒童讀物以及討論兒童文學的書，「滾滾流過」，心中又悲又喜。「喜」的是自己有機會看到那麼多「多采多姿」的兒童讀物、兒童文學論著。「悲」的是我們的中國孩子為甚麼不能有相等的權利，我們的中國大人為甚麼不能有相等的「熱心」。他成為這個刊物的主編人，可以說是最理想的人選。

「兒童文學」在民國六十一年兒童節的前夕（四月二日）創刊，到現在還不滿兩周歲，但是已經成為兒童讀物工作者喜愛的「副刊」。它雖然成就就不大，但是它的「成就」正好跟當初的「小理想」，落在同一個「點」上。這是很難得的。

這個周刊，討論過許多大題目，也討論過許多小題目；介紹過名滿天下的歐美兒童文學作家，同時也把中國這「寂寞的一行」裏辛勤的工作者一位一位「拉」出來介紹；刊登過小型的「書評」，也發表過真摯的「寫作經驗談」；重視翻譯，重視創作，也重視改寫。

跟一切刊物的「命運」完全一樣，小刊物上也爆發過小型「筆戰」。馬景賢先生處理「筆戰」的方式是讓

「公公」、「婆婆」都有一次說話的機會。他把「彼此不同」，甚至「尖銳相對」的觀念介紹給讀者，但是他絕對「不承認」有哪一種觀念的人就算是「愚蠢」，或者有哪一種觀念的人就算是「壞人」。他認為「兒童文學世界」應該是一個「和諧的世界」。「喜歡羞辱別人」的作者所寫的文章，或者「愛用「罪與罰」的方式來對待不同觀念」的作者所寫的文章，他就不「登」了。

四

我認為「兒童文學」周刊對社會的貢獻，是提供一種「談論兒童文學的態度」，那就是「具體一點」。

我們應該讓「一直關心着兒童文學的人」有個「肥皂箱」。

過去，「兒童文學」一直是「從來不關心兒童文學的人」也會「談」的題目。這雖然不能說是一個「壞現象」，但是那種情形也說明了我們的「兒童文學」的空虛。

「讓關心的人變成工作的人」，我想，這應該是「兒童文學」周刊的盼望。

全國唯一哲學性雜誌

現代學苑 哲學與文化月刊

「西洋當代思潮評價」專號

- 1 「中國哲學之精神及其發展」摘要……方東美
- 2 從哲學眼光看中國前途……唐君毅
- 3 西方知識論方法探討（近代·當代）
兼論知識份子的態度問題
- 4 存在主義對廿世紀的意義……項退結
- 5 卡西勒文化哲學對當代的意義……孫智燾
- 6 現象學大師胡塞爾的哲學觀……沈清松
- 7 結構主義的哲學評價……傅佩榮
- 8 科學主義與價值中立……澤立朝
- 9 奴隸制的毛共史觀（上）……侯立朝
- 10 共產黨的哲學……杞人
- 11 西洋哲學教學問題……知人
- 12 青年們談西洋當代思潮

下期討論主題：「自由」

每期十五元，全年一五〇元。

郵政劃撥一四〇五七號，現代學苑月刊社帳戶

訂閱電話：九三二二四五

總經銷：先知書中禮物中心(334913)

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96號2樓

「兒童文學」周刊總目錄

一至五十期

藍祥雲編

篇名	作者	刊期	出版日期	篇名	作者	刊期	出版日期
介紹這個新周刊	林良	創刊號	61.4.2	買兒童讀物記	徐正平	第16期	61.7.16
歡欣與期待	林守為	第2期	61.4.9	少年小說的重要	林桐	第16期	61.7.16
孩子們爲甚麼看不見兒童讀物?	林永增	第5期	61.4.30	怎樣培養兒童的閱讀興趣	陳宗顯	第17期	61.7.23
推展兒童文學的途徑	林桐	第5期	61.4.30	評論「兒童文學」的標準	林桐	第17期	61.7.23
兒童與兒童讀物	千里	第8期	61.5.21	童話的教育價值	蘇樺	第19期	61.8.6
一年來的兒童文學	徐正平	第9期	61.5.28	口傳文學與兒童文學	傅林統	第20期	61.8.13
認識兒童文學的一項調查	林鍾隆	第10期	61.6.4	兒童讀物的原則	張媛媛	第20期	61.8.13
談童話的價值	劉國光	第11期	61.6.11	戰後的日本童話	高敦	第22期	61.8.27
談童話作者的普及	林桐	第12期	61.6.18	談兒童文學批評	林良	第25期	61.9.17
我對兒童文學的期盼	邱傑	第12期	61.6.18	狂激的瑞典兒童讀物	伯恆	第25期	61.9.17
兒童文學的發表與批評	會門	第13期	61.6.25	談我國童話前途	高敦	第27期	61.10.1
兒童文學與我	會門	第14期	61.7.2	不要低估兒童	林鍾隆	第30期	61.10.22
				兒童文學面面觀	會信雄	第31期	61.10.29

美國兒童讀物市場

二、寫作經驗

兒童文學作者的心理	林桐	第32期	61	11	5
再談「兒童文學創作獎」	曾信雄	第33期	61	11	12
把心血奉獻給兒童	林桐	第34期	61	11	19
獎勵兒童讀物的出版	愚	第34期	61	11	19
發展兒童文學另一個途徑	知愚	第37期	61	12	10
談兒童詩	林桐	第38期	61	12	17
如何善用中華兒童叢書	曾門	第39期	61	12	24
從「兒童文學創作獎」談起	柯錦鋒	第40期	61	12	31
為「兒童文學」正名	綠珠	第41期	62	1	7
「童詩」和「童話詩」	林前	第42期	62	1	14
我們的小小圖書室	林桐	第42期	62	1	14
關於「兒童詩」	鄭明進	第44期	62	1	28
創作「兒童文學」的基本認識	林前	第47期	62	2	25
有感於「不良漫畫書刊」	蘇樺	第47期	62	2	25
再談「發展兒童文學的途徑」	林桐	第48期	62	3	4
讓孩子寫詩	藍溪	第48期	62	3	4
我對兒童文學的看法	葉日松	第49期	62	3	11
兒童詩的境界	良	第49期	62	3	11
兒童與書	張敏敏	第50期	62	3	18

方荷臣 第2期 61 4 9

安徒生的童話原則	蘇樺	第3期	61	4	16
童話的創新	曾信雄	第4期	61	4	23
寫作兒童文學的方向	林鍾隆	第5期	61	4	30
兒童跟大人的相似性	陳宗顯	第6期	61	5	7
談小川未明的「童心」	傅林統	第7期	61	5	14
兒童文學作者的寫作態度	林桐	第9期	61	5	28
靈感的啓發	千里	第11期	61	6	11
創作觀念的徵差	林鍾隆	第13期	61	6	25
從靈感到結晶	巫仁和	第14期	61	7	2
「翻譯」與「改寫」心得	藍溪	第15期	61	7	9
道德問題的處理	千里	第16期	61	7	16
關於創作	陳正治	第18期	61	7	30
談幻想	柯久加	第21期	61	8	20
談方言兒歌的國語化	林桐	第21期	61	8	20
談改寫	藍溪	第23期	61	9	3
童話裏的善惡	徐正平	第23期	61	9	3
幻想對兒童有益嗎？	伯恆	第24期	61	9	10
關於神話	知愚	第25期	61	9	17
「情節」跟「細節」	路恆	第26期	61	9	24
語言問題	林良	第28期	61	10	8
談故事中的角色	慈音	第28期	61	10	8
談「具體」	路恆	第29期	61	10	15

安徒生的童話原則	蘇樺	第3期	61	4	16
童話的創新	曾信雄	第4期	61	4	23
寫作兒童文學的方向	林鍾隆	第5期	61	4	30
兒童跟大人的相似性	陳宗顯	第6期	61	5	7
談小川未明的「童心」	傅林統	第7期	61	5	14
兒童文學作者的寫作態度	林桐	第9期	61	5	28
靈感的啓發	千里	第11期	61	6	11
創作觀念的徵差	林鍾隆	第13期	61	6	25
從靈感到結晶	巫仁和	第14期	61	7	2
「翻譯」與「改寫」心得	藍溪	第15期	61	7	9
道德問題的處理	千里	第16期	61	7	16
關於創作	陳正治	第18期	61	7	30
談幻想	柯久加	第21期	61	8	20
談方言兒歌的國語化	林桐	第21期	61	8	20
談改寫	藍溪	第23期	61	9	3
童話裏的善惡	徐正平	第23期	61	9	3
幻想對兒童有益嗎？	伯恆	第24期	61	9	10
關於神話	知愚	第25期	61	9	17
「情節」跟「細節」	路恆	第26期	61	9	24
語言問題	林良	第28期	61	10	8
談故事中的角色	慈音	第28期	61	10	8
談「具體」	路恆	第29期	61	10	15

談小川未明的童話	林桐	第33期	61	11	12
談「句子」	杜丹	第34期	61	11	19
談兒童劇本的編寫	會門	第35期	61	11	26
經驗談	雨辰	第35期	61	11	26
未來的故事	林鍾隆	第36期	61	12	3
認識兒童	林桐	第40期	61	12	31
寫童話信	黃基博	第41期	62	1	7
談「修辭」	子安	第41期	62	1	7
關於人物描寫	會門	第42期	61	1	14
雜誌兒童文學	王勝仁	第44期	62	1	28
兒童詩的批改研究	黃基博	第45期	62	2	11
生活即題材	康子瑛	第46期	62	2	18
讓兒童寫寓言	馮俊明	第46期	62	2	18
大人寫兒童詩	黃基博	第49期	62	3	11

三、評 介

兒童讀物的取材	方荷臣	創刊號	61	4	2
「小狗找小孩」的研究	陳正治	第4期	61	4	23
澳洲兒童讀物的新寫作路線	志鴻	第6期	61	5	7
兒童文學專輯評介	巫仁和	第7期	61	5	14
「童話研究」簡介	沈美玉	第10期	61	6	4
「兒童文學世界」	林良	第14期	61	7	2

「三花吃麵了」的啓示	林鍾隆	第15期	61	7	9
孩子與詩	王淦	第17期	61	7	23
兒童電視劇本	高振奎	第19期	61	8	6
「快樂的一天」給人的快樂	林鍾隆	第20期	61	8	13
「最佳寫作金書獎」簡介	小雲	第21期	61	8	20
評「大劉阿財和小劉阿財」	會門	第22期	61	8	27
唱出了兒童的心聲	林鍾隆	第23期	61	9	3
幾篇小書評	一如	第24期	61	9	10
評介「兒童月刊」與「小讀者」	蘇樺	第26期	61	9	24
「黃基博童話」簡評	林桐	第27期	61	10	1
地風奇遇記	鳴	第29期	61	10	15
評「愛虛榮的紅樓」	會門	第30期	61	10	22
評「烏鴉的黑衣」	林鍾隆	第32期	61	11	5
評介「美國兒童讀物作家」	路恆	第33期	61	11	12
「最佳寫作」讀物介紹	小雲	第35期	61	11	26
「鱷魚潭」童話集的特點	林桐	第36期	61	12	3
簡介「世界兒童文學名著欣賞」	會信雄	第38期	61	12	17
評「小籃球達達」	林鍾隆	第38期	61	12	17
「綠野仙踪」的欣賞	會信雄	第40期	61	12	31
談「金銀島」	黃郁文	第41期	62	1	7
我看兒童雜誌	會門	第44期	62	1	28
「阿輝的心」讀後感	林桐	第45期	62	2	11

推介「科學童話」

吳富愨 第49期 62 3 21

四、作家介紹（外國部份）

兔子彼得的作者：波特女士	知愚	創刊號	61 4 2
讓路給小鴨子的作者：麥克羅斯基	知愚	第3期	61 4 16
動物畫家：拉斯瑞卜	知愚	第4期	61 5 23
動物作家：羅夫廷	知愚	第7期	61 5 14
六十個父親的作者：狄仲	知愚	第10期	61 6 4
葬旅行捕捉靈感的：湯瑪斯·韓德福	知愚	第13期	61 6 25
為兒童寫作的詩人：A A米恩	知愚	第22期	61 8 27
天鵝絨兔子的作者：畢安柯	知愚	第24期	61 9 10
生活在幻想裏的作家：修斯博士	杜丹	第27期	61 10 1
「紐柏利獎」得獎作家：羅伯特	張劍鳴	第29期	61 10 15
諾妮·何樂琴和「哥特克獎」	張劍鳴	第31期	61 10 29
「百萬隻貓」的作者：華達蓋	知愚	第32期	61 11 5
「猛牛費地南」的作者：孟羅李夫	知愚	第36期	61 12 3
日本業餘兒童文學作家	四方	第37期	61 12 10
「兔子山」的作者：羅波特洛森	知愚	第39期	61 12 24
「綠野仙踪」的作者	子安	第40期	61 12 31
永不停歇的一枝筆：黃基博	會信雄	第6期	61 5 7
辛勤卓越的「小園丁」：許義宗	會信雄	第8期	61 5 21

五、作家介紹（我國部份）

一朵寧靜的雲：藍祥雲	會信雄	第9期	61 5 28
苦學成功的：吳富愨	會信雄	第11期	61 6 11
多產作家：林鍾隆	會信雄	第12期	61 6 18
愛寫動物故事的作家：徐正平	會信雄	第15期	61 7 9
播種者：傅林統	會信雄	第16期	61 7 16
多彩筆：姜義鎮	會信雄	第18期	61 7 30
踏着音樂節拍前進：陳正治	會信雄	第19期	61 8 6
「愛美的玫瑰」：鄭仰貴	會門	第28期	61 10 8
默默耕耘的：張彥勳	會信雄	第34期	61 11 19
馬不停蹄的：羅枝士	會信雄	第45期	62 2 11
顏炳耀：談編寫經驗	會信雄	第46期	62 2 18
「哭小黑」的作者：黃郁文	會信雄	第48期	62 3 4

六、資料及其他

我國最早的「看圖識字」	千里	創刊號	61 4 2
兒童讀物世界	愚	第2期	61 4 9
從○開始	王淦	第3期	61 4 16
樂園傳奇	張劍鳴	第5期	61 4 30
介紹小讀者	英其	第6期	61 5 7
美國舉辦兒童圖書日等	慈	第8期	61 5 21
英國兒童新書	荷臣	第8期	61 5 21
建公園紀念木偶奇遇記作者	慈	第9期	61 5 28

簡宛著
書評書目叢書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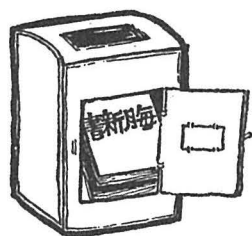
葉歸何處

本書初版由大江出版社印行，早已銷售一空，現經本社取得版權，再版發行

……高中，大學，留學，是國內大多數知識青年一步步向前走的路，簡宛以一位女孩子，大學生，小婦人和旅美女作家的身分寫下了她的感想，回憶，和掙扎，是一本溫暖而充滿愛心的小書，讀後將給您生命的鼓舞，使您更增信心，勇敢的生活下去。

定價每册30元，本刊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
(郵票通用)

安徒生獎已頒發	知愚	第18期	61	7	30
兩個得獎人		第20期	61	8	13
我們的話題「我的經驗」		第21期	61	8	20
兒童文學參考資料指南	愚	第23期	61	9	3
鵝媽媽重返法國	伯	第26期	61	9	24
「中國語文」月刊徵求兒童文學批評	敏	第28期	61	10	8
兒童文學教育出版	愚	第29期	61	10	15
本報徵求兒童詩	敏	第29期	61	10	15
美國兒童讀物獎參考資料	愚	第30期	61	10	22
德國的兒童文學	張媛媛	第31期	61	10	29
戰後日本的兒童刊物	四方	第39期	61	12	24
歐代爾的謝詞	張劍鳴	第43期	62	1	21
紐西蘭的兒童文學	張媛媛	第43期	62	1	21
介紹「安徒生獎」	鳴	第43期	62	1	21
消息報導	涼	第44期	62	1	28
「兒童劇寫作班」散記	門	第47期	62	2	25
園丁的話	馬景賢	第48期	62	3	4
兒童文學的播種者	湘人	第50期	62	3	18



二月新書

衛書

出版者	作者(譯者)	書名	開本	定價	頁數	劃撥帳號	備註
巨人出版社	馮作民	大預言	三二	三五	一八九	三八一八	
巨人出版社	林美滿	我替男人控告她	三二	三〇	一五五	三八一八	
中廣公司	余雲騰	西洋流行音樂手冊	四〇	三〇	二四五	一五六七〇	
婦女雜誌社	馬它	實用化粧術	四〇	三〇	一二六	一四八七六	
中華書局	劉文潭	新談藝錄	二五	八〇	二三五	三九四二	基價
中華書局	李甲孚	中華文化談苑	二五	四	二八五	三九四二	基價
學生書局	沈寶環等	圖書館學	二五	一五〇	五六六	二四六六	
大中國圖書公司	陳國成	大學生物化學	一六	一二	九四〇		基價
三山出版社	鄭振煌	快樂的奴隸	三二	三五	一六五	一七七一八	
三山出版社	曾燕萍	兩性的畫像	三二	三五	二三〇	一七七一八	
世界文物供應社	王聿均	泰戈爾及其他	二五	三〇	一九〇	三五五五	

林白出版社	鍾龍	人生日知錄	三二	五〇	三八二	一四九〇八	
純文學出版社	張系國	如何申請美加計算機系 獎助學金	二五	三五	一〇八	五三三三	
黎明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陸白烈	寄小讀者	三二	一八	一九七	一八〇六一	
正中書局	阮毅成	三句不離本「杭」	三二	一・七	二一四		基價
水芙蓉出版社	王祿松	飛向海湄	二五	三〇	一七六	一四二四三	
黎明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羅秋昭	羅福星傳	三二	三〇	一七二	一八〇六一	

一月新書補遺

出版者	作者(譯者)	書名	開本	定價	頁數	劃撥帳號	備註
三民書局	孟廣厚	人性與心理	四〇	二五	一六二	九九九八	
三民書局	王鼎鈞	文藝與傳播	四〇	二五	二三一	九九九八	
三民書局	彭歌	自信與自知	四〇	二五	二三六	九九九八	
三民書局	蔡子	橫笛與豎琴的下午	四〇	二五	一四七	九九九八	
三民書局	黃友棣	音樂創作散記	四〇	五〇	四九一	九九九八	二册
三民書局	胡品清	芭琪的雕像	四〇	二五	一七二	九九九八	
中華書局	錢穆	理學六家詩鈔	二五	四	二一〇	三九四二	基價

林白出版社	王默人	沒有翅膀的鳥	三二	三〇	一八六	一四九八〇
新文豐出版公司	陳柏達	佛陀與孔子思想的比較	二二五	一二〇	三〇七	一〇〇四四二
新文豐出版公司	誠言	創業致富座右銘	二〇	一五〇	三二二	一〇〇四四二
新文豐出版公司	新文豐編審部	精選近代名人尺牘	二二五	二八〇		
新文豐出版公司	吳安建	護病原理與實務	二二五	二〇〇	一一三六	
幼獅書店	紀文榮	石油地質學	二二五	六〇	二二六	三三三六
幼獅書店	呂秀蓮	新女性主義	三二	四〇	二五七	三三三六
正中書局	彭國棟	藝文掌故三談	三二	〇・九	一四二	
臺北大學圖書公司	邱年永	藥用植物栽培法	二二五	二〇〇	五〇〇	
臺北大學圖書公司	大學圖書公司	自動車原理	二二五	一三〇	六三七	
中國食品出版社	黃淑惠	中國餐點	一六	二八〇	一八〇	
作者自印	柯三元	企業診斷與調查	二二五	一二〇	二四六	

基價

「才盡」江郎言

水
晶

二月份的「書評書目」讀者投書欄，登載了「胡禎君」的一篇投書，指出了拙作「鐘」書中的一些「缺點」。「胡君」的投書不算批評，只是一個讀者信口開河的讀後感，原也用不着置辯。但是因為我一向「文緣」欠佳，大概無人會挺身而出替我說幾句公道話；二則深怕「投書」產生了劣幣驅逐良幣的不良效果，「鐘」書的銷路會受到影響，何況近年來，寫文評文章（無論在學院裏，為應付功課寫的；或者想抒說己懷，替社會大眾寫的），也寫慣了，這枝筆甩來甩去，竟絲毫不覺輟力，因此撰文「批」之。

作為一個「在天之涯」的讀者和作者，從遠距離來窺探自己青年時代窠居（不是生長）的一塊地方，我是有無限感慨的；尤其感慨的是近年來文風的丕變

，大家幾乎全部變成了南明時代的那些君子，結黨結社，探頭舒腦，黨同伐異，蠅營狗苟。書評書目社既然份屬這大好文壇大千世界的一粒，豈能例外？令人惋惜的是：他們網羅不了真正有批評能力的斷輪斧手，來替他們「效」筆，只知道一味地亂砍亂砸亂搗亂劈，結果捕風捉影，只能搔到別人的髮膚，並不能一箭穿心，致人於死命。我想這大概和學養有關吧？寫創作文章可以取巧憑才華；搞批評就得笨拙地靠功力不可了。書讀得不多，不能古今中外，胸羅萬卷，恢恢宏宏，自其中混沌乾坤開闢出一個境界來，又怎能筆筆服人呢？

此所以我寫文章評析張愛玲，竟有人誤會張是我的「姑奶奶」，厚今薄古，不惜鞭郁達夫的屍，無非

爲了「捧捧自己的朋友」而已。如果臺灣一般的文藝批評，的確已經墮落到這一種「品斯濫矣！」的程度，試問還有哪個窩囊廢的讀者，會去相信這些所謂文評家騙人的鬼話？

「書評書目」的這篇投書，我假設它背後沒有「捉刀人」，或者乾脆說，「投書人」也就是老編之一，那麼，請容許我也效法這位「投書人」，「提着影戲人兒上場，好歹別糊破這層皮」，就事論事，答覆他所謂的「缺點」。

艾荷華大學的小說創作班，常常逼着學生們交小說，提到課堂上「受審」，往往先生一聲令下，其它的學生們七嘴八舌，刀劍齊下，把一篇創作搶挑劍擱得八馬粉碎。但是逢到結尾，作者還是有權提出自辯，而先生也不以爲忤，甚至鼓勵作者這樣做。柏克萊加大上文學方面的課，同學和教授之間，往往也有不甚客氣的舌戰，儘管學院派的朋友比較斯文，但是也很少一邊沉默，聽任對方喃喃不休，讓他來個陰乾大吉，而最後還自謙地稱呼「這是一種雍容氣度的表現」的。

幾年前，我曾經在香港明報月刊，和徐訏發生了

一場小小的筆戰。我撰文替吉鐸辯，倒不因爲吉鐸是我的朋友（吉鐸和我素無一面之緣），而是看不慣徐訏那種輕薄態度。人家已經死了，還要吃死人豆腐，可憐的吉鐸，生前受盡道貌岸然，滿嘴仁義道德男人的輕薄，死後還要被徐訏調戲，真是太混帳了！還有徐訏那種以正統文人自居，表錯情，錯領風騷的故作懷才不遇狀，也令人討厭。徐訏的作品，一言以蔽之：「下流！」這個人真跟曹雪芹狠批賈寶玉的一句斷語一模一樣：「害了一種下流癡病！」所以品斯濫矣！不足觀矣！這一種自以爲是的文人，真該罵的！他對中國近代文壇，有何貢獻？左右不過是放屁撒爛污而已。

說到自己的文章，「胡君」首先批判「鐘」書中多的是「讀起來驚驚扭扭的怪詞句」。文字、文句的創新，是近年來臺灣文壇作家們努力的一個方向，我認爲無可厚非；成功與否，我們還得細論。王文興的「家變」，我只看到「月光牌淡淡的蚊煙香……深夜時他聽見蟄蟲的嘶叫如耳鳴。」爲止，此後中外文學的供應來源中斷，便沒有繼續看下去，所以到了今天，因爲這篇小說引起的爭論，也只有半看得懂；另

一半便迷迷糊糊地，看不大懂。不錯，王文與有些地方的詞句，的確是離譜些，創新得「該死」。但至少上引的兩句，我認為「抒情」得不錯。雖然這裏面仍然有個技術問題待商榷。范曄產生這種感觸的時候，是多少歲？彷彿是童年吧？換一句話說：這一種抒情的感觸，完全是作者王文與的一種「感同身受」，不是屬於范曄的。再換一句話說，王文與沒有將敘事者的觀點，和角色本身的觀點，協調統一得恰到好处。在什麼時候，角色產生什麼樣的感受，認真說來，是有一種「必然性」；這一種必然性錯亂不得；一亂，小說的感人性，也相對地打了個折扣。我不認為當時的范曄，會有那種超人式的、心細如髮的、幽幽的、甜絲絲的感覺——那種詩意的感覺完全是屬於王文與的；彷彿後來范曄也沒有發展成爲另外一個王文與，或者葉珊（詩人），所以仔細說來，依然是一記敗筆！但是我始終爲這兩句如詩的散文着迷：王文與的好處彷彿全部凝縮在這裏！我可以單純地從小說裏挖了出來，貼在牆上欣賞半天！至於他爲什麼費了那麼大的勁，去描寫那一排醬油瓶，——他忘了醬油瓶上常常得見的蟑螂屍首，却使我感到費解！可惜批判「家

變」的朋友，忙着去學舌取笑他那些佶喞的句子，竟忘了將這一點（詩意的散文）提出來討論。這也證明我們有一般「自以爲是」的讀者朋友，讀文時匆匆忙忙，一掠而過，太不仔細了。更何況針砭王文與的一些朋友，自己的那點篋笥內，連這兩句警句也一併掏不出來呢！

閒話少說，「胡君」例舉的所謂王文與式的文詞，有四句出自「鐘」，像是「一季來我的眠食極好」，「他怕我明天睡失曉」，「入媽的眞安得而逸」，「記不連牽」等。第一句我將男主角比譬成一頭多眠的小動物，因此用了「一季」、「眠食」等字眼；如果胡君將上下文多看兩遍，相信便不會覺着彘扭了。第二句，我想「費解」的地方是「睡失曉」，這彷彿是蘇北的方言，也就是我的家鄉話，無意中帶了進去，誰知竟讓「胡君」費解。第三句完全是四川話：「安得而逸」，只要你是四川人，婦孺能解。「胡君」大概是臺灣人吧？要不，可能是臺灣生長的外省人，「韶齡尚淺」，對於這種淺易的四川土話，竟發生懵懂的感覺，豈非天數？第四句「記不連牽」是從「記不靈清」敷衍「惡化」(corrupt)得來，而我個人

覺得比較「靈清」更加具象，更加入畫，更加貼切的。「胡君」如果認為尚有其它不妥、警扭的句子，請在下一期的「書評書目」雜誌，照單列出，想必這家雜誌社，是樂於刊出的，別只學淺淺的六個例，好不好？

「胡君」又例舉了「中了幾次大算」不妥，那是屬於手民之誤，應同「走到桌子邊」，「不住揩拭臉上的雨漬」歸於一類的。原文這句應作「中了幾次大標」。談到校對，笑話便多了。「鐘」一書是經過作者三校的。但是，儘管我很盡責地將校稿一筆一劃改正清楚了，千里迢迢寄了回去，出版商仍然很盡責地，將京來的錯誤，原封不動地照樣發排出去。彷彿作者自校，只是官樣文章，這使我想起「午夜夢囈」中諷刺的那個官僚機構，真正做到「笑罵由你，好官我自爲之」的絕妙境地。我認爲：臺灣的出版事業要進步，第一便得從加強校對做起，務必做到分秒必爭，否則，說什麼革新進步，自強起飛，都是廢話，自欺欺人。「鐘」一書在校對方面發生的笑話，作者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最後還是無能爲力。可惜我此身是「在天之涯」，恨不能像希臘神話中的那個底弟拉斯

，飛越天涯，親自落身到印刷廠裏去，件在印刷機旁，三校四校，克盡了一個作者的基本天職。記得當年文星替我出「青色的蚱蜢」，也犯了同樣的毛病：作者自校，書商自排，結果清者自清，濁者自濁，兩者各不相擾。所幸「蚱蜢」一書，無人置評，當然這一缺疵，也就無人非議；有的，只是王禎和在文學季刊第五期的一篇「窩裏反」：把人虎猛作賤得那款！大義滅親得這等！有鑒於「鐘」一書在校對一事上的大失敗，「張愛玲的小說藝術」出版前，我不知跟大地主持人姚宜瑛女士，寫了多少封軟硬兼施的信，結果書是出來了，仍然有少許地方，錯字給保存下來。這校對的毛病彷彿是一種癌症，又像臺北市的交通秩序，是永遠搞不好的了。我倒想反過來問問臺灣出版界的朋友，到底是爲了什麼？

關於「午夜夢囈」中，作者寫方光正到國營事業機構去後的工作情形，「胡君」認爲太過累贅，甚至產生了是否爲了稿費的疑問？「午夜夢囈」在臺灣碰壁過，編者倒不是因爲這一段累贅割愛，他的反應是十分良好的，只爲了「某種原因」遭到擱置——到底

是爲了什麼，到今天我仍然不明白。「無情遊」從未發表過，包括港、臺在內。如果我爲了「賺錢」，儘可以把「午夜」修繕得適合「國情」些，在臺灣再登一次。很多留美作家都喜歡搞「一稿兩投」的勾當，甚至於連一首小小形狀的小詩也不放鬆，寄來寄去，登了又登，真是作孽！一個人戀戀於自己的字句，莫此爲甚了。「無情遊」一次都沒有登過，更是傻了，沒有登當然沒有稿費可賺了，別忘了這篇小說有兩萬字呢！

話又說遠了。要談「午夜」的結構，相信是「有話卽長」的。但是，一個作者如果被「逼」得跳出來，向讀者解析自己的作品，要不是他自己寫得差勁，力有未逮，表現不出他最初的意圖；便是讀者太低能，和他之間有一段「天淵之別」的差距。這兩者孰是孰非，一時我也難妄擬。彷彿彭歌先生也在「三三草」的專欄內，提到這篇小說。彭歌先生鼓勵寫小說朋友的美意，我是十分感激的。他在文中認爲「午夜」的結構太鬆散，甚至有些想到哪兒寫到哪兒的散漫（大意如此。）「胡君」因襲了彭歌的看法。這看法我不同意。「午」文是我企圖掙脫自我小圈子，擴展視

野的一篇小說（儘管寫到最後，仍不脫男女私情的範疇），所以人物加多了。樊老的自殺，是貫穿全局的一個「眼」，和最後素貞的自殺遙相呼應，所以我上來便引用了杜甫詠懷古跡詩中的兩句：「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來點穿樊老是「冷子興演說寧國府」一類的「帶位」人物。換句話說，樊老和老滕，都是在小說中必需出現的一種反襯角色；沒有了他們，「午夜」只是一個單純的「單相思」故事，沒有「挑戰性」，沒有寫頭。如果真按照胡君設想的那樣去寫，是一個初入筆墨圈的小子的寫法：簡練是簡練了，其奈單純何？而我當初想寫的，是臺灣在十幾年前公務員社會的一個不大合理的橫切面，所以樊老和老滕非寄身其間不可。至於方光正初次加入這一社會，爲何要寫得這樣「細」，也是爲了達到反襯的目的：他當初那樣戰戰兢兢，到後來變得那樣「疲」，明眼人一看便應當體識到作者的苦心，怎會去責備他寫得「累贅」？看小說先要看一個大局，然後再拆開來看；再回過來看大局，再拆……最後我們才可以指責作者這裏寫得累贅，那裏過於簡略。

既云「反襯」，樊老和老滕自然是鏡子一類的反

射人物。他們的個性，於是在方光正和卜鏡清身上，得到了所謂「隔代遺傳」的延續。方光正的性格，是樊老的延續；鏡清是老滕的延續。前者是屬於真情流露的人物，他們的心會在人生一次一次殘酷的考驗中撞碎；後者是「玩世不恭」那一類，他們的心在遭到撞擊後，不會碎，會變硬，起一層保護性的硬壳。其實他們都是帶點悲劇性的人物，最後產生了或多或少 self-destruction：像樊老便是以自殺結束的；方光正最後變成一個坐冷板凳，讓屁股上的痔瘡坐開花，白痴型的廢物，而鏡清也以酒食淫亂而自毀。再從主題方面來看：樊老對於女兒被毀容的悲悼，和方光正對於素貞無能為力的關懷，也是暗暗重疊反射的；這和老滕、鏡清的沉湎酒色，一氣牽連，寫法一致。「午夜」除了寫男性的情慾（下篇着墨最多，這一點也是我十分迷戀的題材，所以「左派」看到這裏，便望望然去之，因為主題寫歪了，不能貫徹始終批判社會的意圖；這也是我有別於「左派」的地方；因此不能像沈從文那樣弄得左、右不逢源，只因爲對於「人」的興趣太大了，忽略了「派」性或者「黨」性。當然，拿自己的東西和沈從文相比，我是應當紅臉的，因為實實在在

高攀不上。我最近重看沈從文，對他敬仰不置，「邊城」、「貴生」中的那些人物，讀來依舊一寸寸都是活的，真難爲他寫得那麼好，那麼的雲淡風輕，那麼的像中國人。）所欲透達的另一主題，和十多年前一張美國影片「公寓春光」(The Apartment) 相將：兩者都是說，一個人在社會上，如不能巧取 (took)，便爲人「豪奪」(get took)。樊老、光正、素貞、艷女先後都爲人所奪；老滕、鏡清是聰明人，看清了這一點，企圖逃避，結果身不由己，做出了禽獸一般、乍看似乎失却人性的舉動。其實都是可悲的犧牲品，而癩腿人、貿易公司的經理，謝「櫃子」等人，是豪奪者，或者助紂爲虐者，他們一味地明搶暗拿，是絲毫沒有是非公理的冷血動物，這種人，應當受到有良心作者的道德制裁，所以我將他們一一醜化、或者丑化了。不但正、反兩面的人物，就連描寫男女角色的愛情波折，我也延續了這一種處理手法：一方面是顧全大局，不使統一基調，發出變徵之音，一方面這樣寫，是對於作者功力的一種考驗。一生、一旦總好寫些，但也失諸單調些，於是我採用了「雙生雙旦」制：光正、素貞一對，鏡清、艷女一對，

而上面再寶塔式的「坐正」一個法海型的反面人物：M·L·徐。如果讀者閱讀小說的經驗廣泛，便會發覺這是一種西洋所謂 *doppelgänger* (替身) 寫法。杜斯退也夫斯基寫過很多這類手法的小說，我國的紅樓夢中，也多的是「替身」這類人物：簡單一點來說：晴雯是黛玉的「替身」；襲人是寶釵的「替身」。複雜一點來講：妙玉可謂寶玉的「替身」，妙玉又兼黛玉的「替身」；而黛玉、妙玉合起來又成爲寶玉的「替身」。再還原到自己的小說身上，鏡清便是光正的「替身」；艷女是素貞的「替身」。光正和鏡清反映了一個人的兩種性格；素貞和艷女也是。認真說來，他們四人實際上只有兩個人。我看紅樓夢時，也常常把晴雯、黛玉看成一個人，寶釵、襲人看成一個人。換句話說，方光正和素貞的愛情發展，也可能發展成爲鏡清、艷女那一種；一個男人在純真的愛情方面，受到挫折後，有兩條路好走，我將這兩條路，自認很清楚地反映在光正、鏡清身上。光正是退縮，沉溺於白日夢的境界，而鏡清不這樣，他企圖在「壞」女人身上得到補償：女人好像很值錢是不是？在某些地方她們可以論斤計值的。不管他們因爲沮喪而發出的

反應，是如何不同，他們所表現的，都是「自欺」，因爲他們懦弱，不敢正視現實。他們的懦弱，也正是「左派」作家不屑一顧的地方。這種題材換到左派仁兄手裏，定然變成一正一反；反的方面挺起硬骨頭來反抗，最後贏得勝利，或者雖敗猶榮，讓後死者踏着他的血跡前進，拖一條光明的尾巴之類。我想這也是某種左派作品顯得粗糙、差強人意的地方，因爲現實不這麼簡單，人要活下去，也不這麼簡單；很多事不會一死了之。張愛玲說過：「這世界大徹大悟的人到底是少數！」何況我想寫的，也不是古代英雄「傳奇」，只是兩個窩窩囊囊的小人物。這兩個人物生既無味，死亦更難，就這樣拖拖沓沓在生不死，「戰難和亦不易」的局面下苟延下去，讓「左派」的信徒看來，真是無聊，浪費紙張和筆墨！因爲無所指，沒有「交待」(Message)，等於在文藝創作上，交了一張白卷！很多人便是這樣批判張愛玲的，因爲她等於「什麼都沒有寫！」

所以，話再說回來，讀者如果不能領會「替身」這一種小說寫法，恐怕甚難欣賞這篇小說了。有一個讀者是欣賞「夢囈」的（彷彿彭歌也蠻喜歡它），那

便是夏志清先生；一九七二年初，「夢囈」脫稿時，我曾經寄給他過目，他非常讚賞，還預備替我推薦到香港林以亮那裏，讓他介紹到一家大報去連載（其實，「夢囈」不適宜連載，其理甚明）。後來因為不想麻煩，寄給了香港明報月刊，很快便發表了。夏先生還為這篇小說，反覆跟我書信往返，討論不迭，不過他並不覺得上篇累贅，他也看得出「替身」手法所發揮的作用。他說這篇小說使他想起杜斯退也夫斯基的「被侮辱與損害者」（這小說我未曾看過，很抱歉）；他又說書中塑造得最成功的是兩個男主角，「法海也好」；他又覺得素貞的戲嫌少；鬼故事不够精彩，以及臺北到臺中的火車，車程所費的時間過長，他記憶中的彷彿不是這樣等等。可惜這封信被我弄丟了，倒是關於討論「無情遊」的那封信，完整無缺，可以節錄一下的。

不過，一個作者儘管可以替自己的小說，作百般迴護，仍然作不得準，因為作品優劣，得由作品本身去作迴護，任何人所說的話不得作準，包括文評家在內，作者和文評家的話，請讀者權當作「翻死案」來看，作品好不好，感不感動人，最好還是憑自己去決

定。但是「胡君」的話是在一家有批評意味的雜誌上刊載的，所以我要站起來跟他爭，跟他「翻死案」，只因爲我自己是作者，有時候也寫評文，所學的又是這一行——任何一個學院裏出身的人，總不免爲他的老師所期許：他是一個好的、公正的、有高尚趣味的評者。

關於「無情遊」，夏先生在信上這樣寫：

「無情遊」已拜讀，極精彩，可惜只讀了一遍，因爲你急要把稿子寄還，無法再讀一遍。你身經一個結婚儀式，有這個副產品，我很高興。事實上，weddings的確是中國人在美國無道理聚在一起的一個機會，真像江湖上老頭子做生日一樣。你文章裏的描寫沒有話講，尤其是 section 1 描寫教堂，黑人，「白累絲紗窗簾」，和洗澡缸裏積水幾段。Hank是我可以 identify（印證）的人物，寫的時候你比較同情，寫 Virginia 時好像「挖苦」她太多些，雖然二人同樣是可憐蟲，好像 Hank 的 dignity（尊嚴）和 self-respect（自尊）多得多，Virginia 最後唱小調，效果很強（雖然我得看第二遍才能決定）。前面一節「兒戲」，不知道一般讀者會不會欣賞

，使我想起了 Thomas Mann 幾篇中篇 (Marios & the Magician) 好像也是用同一類的啓示法。六女同車，好像人多了些，因為介紹了這許多女人，以後沒有多大用 (這一點，我後來跟夏先生辯論過，論點得到他的首肯。) 小說裏英文 dialogue (對話) 不少，不知怎的，我覺得不够好，雖然那些英文並沒有毛病，讀起來不够味 (這點我同意，但爲了「傳真」，似乎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Sour puss 不常聽到，想你是有意「雙關」。bull-shit 「牛糞」不一定是指「吹牛」。goff 係 goof 之誤。「耶穌」應作「耶穌」。抽大麻用不到煙斗的，普通人都當紙煙抽的。「中國水牢」Chinese water-torture 恐非一物，請一查。我生活同現實脫節，Blowing in the Wind 至今未聽過，water-bed (水床) 也未見過，orgies (集體狂歡) 更無參加機會。你這篇小說注重 music (音樂)，很見功夫。余光中曾譯過 Blowing in the Wind，他可算是年輕的一輩。Hank in Section I (在第一段) 完全是主角身份，最後一節他的出現，完全用以襯托 Virginia 的可笑可憐，他自己無戲，不知這算不算是個缺憾？(這

一點我亦有所辯解，經他同意結案。) 總之，小說極好，可先發表。……(下略)

夏先生在論及「無情遊」的信中，曾經提到生活與現實脫節一點，我想拿來借用到「午夜」身上，也許是適切的。「午夜」寫的是十多年前發生在青年男女之間的一件事，這些人如果「挨」過來了，到今天恐怕也是望四十的人了，總之，也絕不年輕了。所以，不能够用到今日的青年人身上。平心而論，這大概是「午夜夢囈」真正的一個缺點。所以，拿這篇小說當一件歷史借鏡來看則可，當做七十年代的寫實作品來看，未免有「明日黃花」，或者「灰撲撲的、前塵如煙似夢」的感覺。我想理論上應當如此。否則，我們的社會，豈非太窩囊、太不進步了麼？我有位不是文藝中人的朋友，告訴我七十年代的國內青年男女不是這樣的，他們是健康的、進取的、充滿信心的，而且可以自由選取對象，不會像光正、鏡清那樣，有隔山、隔洋的種種痛楚。女孩子尤其不像素貞、艷女那樣拿騷作態。我相信這位朋友不是在那裏粉刷太平，心悅誠服地接受下來。如果國內青年男女能够彼此以

愛悅來論及愛情，而不是以靠山、金錢、學位種種外在的不甚可靠的條件來作嫁娶的憑依，那是再好也沒有了。那麼，讓這些年輕人，來慶幸他們遲生了十幾年吧！因此，如果我描寫的那些事件、人物、那些恨海難填的相思，使年輕一代的讀者產生一種隔閡，甚至厭惡，覺得不够真切，豈有此理，沒這麼回事，自說自話，那我真要深深抱歉，不該在十數年後，再來動筆寫這種「天寶遺事」的。這因為我的生活，跟國內的一般青年脫節了；如果他們覺得這種故事莫名其妙，甚至滑稽，我能責怪他們麼？——不能。卻或我此刻回來，像王文興那樣，跟他們混在一起，恐怕也寫不出他們那種感覺，這是無法彌縫的一種間隔！因為我到底是中年人。七十年代青年人的事，理當由七十年代的新興作家去寫，除非我用一種中年人的眼光去寫他們；否則，大概甚難博得成功。或者，會像「夢囈」落得的下場那樣，花盡心血，出版商雇用的「校對」行刑隊，先給你來一個下馬威；整得你奄奄一息後，再旁邊殺出一個「胡君」這樣不相干的路人，沒來由「吓吓！」兩口痰，再踢你兩腳。是張愛玲說的：「不死也剩了半條命了。」

寫到這裏，也許會有讀者相信（會有麼？），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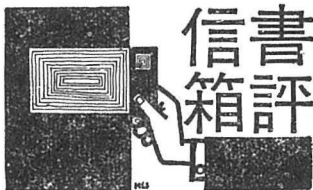
不會單爲了稿費，爲「應付」（應付什麼呢？）而寫作了。「應付」，「爲了稿費」，也許是臺灣有些作家的通病，「胡君」羅織罪狀，不該太離譜了。但是，文章應當「有價」，如果作品的確「斬」的話。美國水準頗高的雜誌「花花公子」playboy 經常登載 Nabokov 的新作；此無它，一定是他們出了高價錢，從 Nabokov 那兒「挖」來的，而作者的貨色如果的確好，應當有權問出版商多要幾文，因爲作品不也是一種「商品」麼？這跟作家的敬業精神，是毫不牴觸的。如果作者盡了他最大的努力，依舊寫不好，我們仍然不能譴責他是爲了「稿費」、或者「應付」，而只能惋惜地說一聲，這人是江郎才盡了。

再好的作家，也有「江郎才盡」的一天。有的來得早，有的來得晚。記得在美國的一位朋友，曾經戲問過我：「最近老兄久無新作問世，是不是×郎才盡了？」這句話始終予我很深的印象。這也是每個作家最害怕的一件事，像死亡一樣可怕。想穿了當然也並不可怕。「胡君」投書的言外之意似乎是：

水晶是江郎才盡了。

寫到這裏，我不免要心口自問：果真是江郎才盡了麼？（一九七四、二、十一美國加州）

書評 信箱



編輯先生：

看了第二期「文季」裏的「來喜愛鍾理和」（史君美）一文，覺得和第九期「書評書目」上謝嘉珍先生所作「鍾理和短篇小說集」一文犯同樣的錯誤，那就是將鍾理和先生的祖籍看作高雄縣美濃鎮。其實鍾先生原為屏東縣高樹鄉廣興村人，其父為鍾著薯先生，其母則為劉錦妹女士，後因鍾理和先生和鍾平妹女士同姓之戀，不為重視傳統的同鄉父老所容，才遷到美濃笠山居住的。我之所以在此提出這個問題，是恐研究鍾理和作品的人士，未能深入地查考他早年的生活環境及對作品的影響。

讀者 鍾榮富

二月八日

編輯先生：

在二月號的書評書目看到了朱介凡先生的讀「白山黑水集」，之後我也到三民書局買了一本王漢偉先

生的「白山黑水集」，發現「白山黑水集」的內容大致可分為兩類。一為關於東北各項事物的描述，餘者則非。這兩種風格不同的文章，穿插的編排於「白山黑水集」中。

在我覺得，這種編排法似乎不太好，如果王先生能將關於東北的文章，完全安排在書的前半部，餘者都置於書的後半部，那樣讀起來，或許更會有種真正沈醉於「白山黑水」間的感受。

李惠群、二月十五日

××先生：

讀到「書評書目」第十一期所載何常先生函，涉及拙文「談文學上『懂』的問題」。我的原意是說：「有很多的字的意義都在增加和翻新；這種新意的增加有時是來自『約定俗成』，未見得有什麼道理。：：」當時是否說溜了嘴，已不復記憶；但是記錄原稿經我看過，亦未發現，甚是不該！今承何常先生指正，十分感激，請代向何常先生致謝。

姚一葦 三月四日

編輯先生：

當兵年餘，和外界極少接觸。前幾天逛到書城才發現有「書評書目」這種刊物，喜不自禁，當即拿出半個月的薪水訂了一年，又把攤位上舊有的創刊號一直用到第十期全搜了過來。回去後，細啄了幾天，更是愛不釋手，覺得有些話要說：

一、貴刊所選評的對象除了以本國為主，以英美為副之外，是否可兼及歐洲方面的評介。

二、翻版書在臺灣佔有很大的市場，「每月新書」一欄，似乎也應考慮增加西文書籍的介紹。

三、做效 Twentieth Century Review 出版

作品批評專號，這麼一來，如果讀者想對某一作品作更進一步的研究，只要買一本書評書目批評專號即可，用不着再浪費時間、金錢到處蒐集資料。

陳進發 三月九日

編輯先生：

在貴刊十一期中，景翔先生所提出的中文英譯問

題（見「題內題外談『譯叢』」）委實是件當急之務。有人說，臺灣的翻譯界只是條「單行道」，是「文化入超」，尤其是美國、日本文化的入超，固然中國人一向以溫文儒雅為重，但是見到這種情形，心中却有無限的感慨。

……

在那條「單行道」中，不是美國，即是日本，此地的世界文學經驗彷彿就只來自這兩個地方。但是一向執世界文學重鎮地位的法國，或者是英國、德國等歐洲國家地方的文學就如陽春白雪，少人彈起了。顯然地，連這條「單行道」也不是十分坦蕩的。

這次「譯叢」的出版，真的是令人興奮，雖然它是香港方面出版的。

讀者何復言 三月十五日

編輯先生：

拜讀十一期書評書目李辰多先生的大作「我的治學經驗」，敬佩之餘，更對詩經激起空前未有的嚮往之情。堪稱是一篇難得的好文章，唯文中有個不顯眼的小錯誤，今指出就正。

第九頁下欄第六行「……正如一百零八種原素之組成一種物質一樣……」應更正為「……正如一百零『三』種『元』素之組成『各』種物質一樣……」。因為現今科學界公認之元素只有一百零三種而已，雖然美國加州柏克萊之加州大學所屬勞倫斯放射性實驗所發現第一〇四及一〇五兩種元素，而德國科學家也曾傳聞發現第一〇六及一〇七兩種元素，但都未被世界科學界所證實公認。另外，物質是由一種以上之元素化合而組成，不是由一百多種元素所組成，而且一百多種元素也不可能單單組成一種物質。

以上所述為李作中的小錯誤，為使此文更能傳誦起見，特提出討論。

呂應鐘 三月三日

××兄：

凌晨二時，讀畢「尋找另一扇窗」，覺得這是一本相當別致的書，很想寫篇書評，但沒有足夠的時間，只好藉此函來幾段感性的閒話與挑剔。

第一，書名實在好，「尋找另一扇窗」要比「拓荒的話」境界上高一層，尤其切題。本書內容是從一

位小姐的立場來看教育，看社會，看婦女問題，却能從另一個角度，或另一種觀點有所「見」。以往，前人告訴我們挫折了，要再接再厲，勇往直前，但有時候換個方向會有意外的收穫的。

第二，在哲理上說，這本書的許多見解，並不是驚天動地，甚或在實質上沒有很大的創見。但以乾淨俐落的文字和容易使人信服的語態出現，其效果與影響力就不同了。

第三，此書充滿了中國的儒家思想，也許讀者沒有發現，甚至作者也不肯承認，以合情合理的標準來要求人的行爲，此不偏不倚的態度來看問題，這是儒家的中庸之道。沒有標舉出來，但却有濃厚的氣氛。有一回和朋友聊天，他說，到社會上打過滾年事漸長，才感覺到中國文化的力量和偉大，呂秀蓮在此書中所提出的若干新觀念，仍然植根於中國的傳統文化背景上而立言，美國的女權運動和此書所論相比，真是差遠了。

第四，不是毫無可疵。五六頁言及車掌與櫃臺服務小姐之苦衷，她們工作繁，待遇低，而吃豆腐的登徒子又恣多。此「登徒子」一詞即因俗訛而誤用，蓋

登徒子所好之色，乃「蓬頭擊耳，齷齪歷齒，旁行踽踽，又疥且痔」（見昭明文選宋玉「登徒子好色賦」）。而我們的車掌小姐等等，絕無此等醜女。恐怕她們曉得了要提抗議哩！另一三六頁第六行，「萎靡」生活的藉口，當係「萎靡」之誤，其他少許校對之誤，不必說了。

弟何 常 三月十四日

編輯先生

「書評書目」十一期「讀西洋文學批評史」一文閱後，頗有幾分感慨。這年頭，不管大事小事，要處理妥當，都得全力以赴，不能有一絲一毫的馬虎。尤其是搞一本書，實在不容易。思兼在此文中，除了介紹書的內容特點和特殊意義，推崇顏元叔翻譯之功以外，還指出顏譯在體例上的一大缺失，是刪除了原著的序而隻字未提。要不是有這麼一篇書評，恐怕國內絕大部分的讀者，還真不曉得原書竟有一篇精彩的序文哩！這令人聯想起許多書店翻印若干大陸淪陷前出版的舊書，往往把作者姓名隱沒改變，甚或在書名上做手脚，至於原序，經常是「不翼而飛」（如中華書

局「中國文學發展史」）。後者之歪風，固然要不得，然或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以顏元叔先生受過高深治學訓練的洋博士，而現在又身為系主任，研究所主任，而有此疏失，實在令人想不透。如果原著的兩位作者知道他們的序「不翼而飛」，不知將作何感想？同時，思兼在書評中，對於翻譯之細節，並未討論，我覺得「書評書目」不妨請內行人士，針對此書的翻譯，詳加檢討，這雖然是一件費力的事，但却頗值得用心去做。國際貿易可促進我們社會經濟繁榮，文化交流的正常發展，更能增進我們的精神文明。

陳 青 三月十四日

執事先生：

如陳香先生在十一期「談『金聖嘆式』的批評」一文中所指出，金聖嘆式的批評確實失諸現代文學批評的條理：精確。不過陳香先生對於金氏在評古詩二十首中所採用的「分解說」，認為「如此分析，如此批評，誰還敢說非武斷？非恣肆？所謂『奇氣』，實則全係『巧恣』。」也未免太過。如金氏在評第三首

青青陵上柏，磊磊澗中石。人生天地間，忽如遠
 行客。一解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二解之上半解
 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浴。浴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
 。三解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
 百餘尺。四解極晏歡心意，戚戚何所迫。二解之下半
 解

金氏對於「半解」的解釋是「主句而言有不足」
 ，所謂「解」，則原是南朝樂曲中之一章稱為一解。
 從上所引的詩中來看，也許原詩的作者正是以三、四
 解楔於二解之間，造成類似現代化電影中 montage
 的效果也不一定。（因為這樣的將第二句拆開後，全
 詩的結構不是更為合理麼？）

不過這對於欣賞來說是有益的，絕非如金氏自稱
 在作詩時也有此需要。……

讀者吳海 三月十六日

編輯先生：

拜讀書評書目十一期陳香所作「談金聖歎式的批
 評」見其不被「根深蒂固」、「傳統上之推許、默許
 」所限，另有一番見解，實是一好現象，然筆者認為

：

一、「談」文作者認為金聖歎之批評「難免主觀
 、難免武斷、難免感情用事，以至於意氣用事」，並
 舉出若干例子加以說明。然其僅在引用金聖歎之批評
 後，即說金聖歎批杜詩傳鷄行是「非非之想」，評左
 傳鄭伯克段於鄆是「信口開河」、評古詩是「武斷、
 恣肆、巧恣」，却未說明到底金聖歎所評是那些地方
 曲解，誤解原作者之企圖或精神所在，所以顯得說服
 力不夠。

是不是金氏其他之評註亦同樣可笑？筆者希望陳
 先生能對金聖歎再作更詳細，有系列之再批評，也許
 可以更正某些很久以來就不正確的看法。

讀者王芬男 六三、三、二十二

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

更換。本社洽詢電話：333763

批評索引

方 邁

民國六十三年二月

壹、雜誌部份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 次	年 月
晉南北朝隋唐俗佛道爭論中之政治課題 (孫廣德)	何 啓 民	人與社會	1:6	82	63.2
「奈何天」讀後感 (雷馬克)	南 隱	文 海	24	66—68	63.2
卡拉馬助夫兄弟們 (杜思托耶夫斯基)	鄒 昆 如	文 藝	56	46—58	63.2
費爾定的湯姆·瓊斯	侯 健	中央月刊	6:4	85—91	62.2
與法國人筆談——讀Armond & Chardornet合著的中國 (實指共匪)或白種人的自殺	張 柳 雲	中央月刊	6:4	110—112	63.2
春秋公羊傳與其作者	李 甲 孚	中央月刊	6:4	131—136	63.2
高尚的惡棍——評懷特的最新作品「颱風眼」	蔡源煌譯	中外文學	2:9	41—43	63.2
譯本水滸 (J. H. Jackson 英譯)	童 壽	中國文選	82	16—18	63.2
水滸傳的通俗小說藝術	孫 述 宇	中國文選	82	187—204	63.2
書目答問之紹評 (張之洞)	田 鳳 台	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7:2	18—24	63.2
一本值得重看的舊書——林白樂教授著「孫中山先生政治學說」簡介	羅 時 實	中華學報	1:1	227—238	63.1
奧目繁魂的畫卷——「美國西部國家公園」	高 節	今日世界	516	62	63.2
赫爾曼·梅爾維爾與「白鯨記」	王 慧 敏	出版家雜誌	19	7—8	63.2
傑克倫敦與「海狼」	陳 延 五	出版家雜誌	19	8—10	63.2
畢爾羅遜與「冰島漁夫」	零 餘 子	出版家雜誌	19	10—12	63.2
向青年推介一部愛國孝親的	龐 景 隆	自由青年	51:1	70—75	63.1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期	頁次	年月
好書——文山先生全集(鄒懋卿編)							
東南亞經濟之發展——「開放性雙元經濟的轉變」評介 (費景漢與D. S. Paouw)	侯家駒	企業與經濟	3:5	37—38	63.2		
水晶詩人陳敏華——從「晨海的風笛」談新詩的創作路線	黃雍廉	青溪	80	77—85	63.2		
水上起舞——哈洛·彭德的詩	余素青	青溪	80	99	63.2		
我讀義士魂(金恩國)	覃思青	青溪	80	119—121	63.2		
對李約瑟「中國科學思想史」之商榷——縱陳著評李約瑟一文說起(陳榮捷)	林繼平	東方雜誌	7:8	36—42	63.2		
植物的秘密(Peter Tompkins & Christopher Bird)	Oberbeck S. K.	拾穗	286	193—195	63.2		
克倫威爾傳(Antonia Fraser)	Baker, A. T.	拾穗	286	195—197	63.2		
果戈里傳(Aenri Troyat)	Clemons, Walter	拾穗	286	197—200	63.2		
千年夢之追尋 (Sylvia L. Thrupped)	許嘉明	思與言	11:5	43—46	63.1		
讀「文學批評入門」 (David Daiches)	思兼	書評書目	10	33—35	63.2		
談彭歌譯的「天地一沙鷗」 (李查·巴哈)	魏楫	書評書目	10	38—47	63.2		
評海耶克之「自由與選項」	黃展驥	書評書目	10	51—57	63.2		
評「彩虹的變貌」(江彤晞)	林柏燕	書評書目	10	77—79	63.2		
評「青衫淚」(倪亭)	林柏燕	書評書目	10	79—80	63.2		
評「孟婆湯」(李喬)	林柏燕	書評書目	10	80—82	63.2		
「相對論入門」The Universe and Dr. Einstein Lincoln Barnett	李寬宏	書評書目	10	84—88	63.2		
讀「白山黑水集」(王漢倬)	朱介凡	書評書目	10	89—92	63.2		
「源氏物語」(紫式部著左秀靈譯)	壽余	書評書目	10	112—113	63.2		
胡爾夫的報導文學(讀 Tom Rogers,	Rogers,	書評書目	10	114—116	63.2		

篇 名	評 者	雜誌名稱	卷 期	頁 次	年 月
Wolfe 著 報導文學寫作新探)	Michael著 陶小怡譯				
我讀「小王子」(聖·修伯里)	李麗環	書目書評	10	130—132	63.2
現象學史(Spiegelberg Herbert)	青	現代學苑	11:2	41—43	63.2
歷史哲學(羅光)	達	現代學苑	11:2	43—44	63.2
關於虞世南的「帝王略論」	尾崎康著 蔡懋棠譯	國立編譯館館刊	2:3	173—194	62.12
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	尚善	國魂	338	53—56	63.1
喜見「沙軍詩選」出版	魯松	葡萄園詩刊	47	14—15	63.1
讀「晨海的風笛」有感(陳敏華)	李榮川	葡萄園詩刊	47	12—13	63.1
從水晶集到晨海的風笛(陳敏華)	閔垠	葡萄園詩刊	47	9—11	63.1
評「晨海的風笛」(陳敏華)	金筑	葡萄園詩刊	47	4—8	63.1
「金門行」評介(金門文獻委員會編)	孟浪	新文藝	215	67—74	63.2
介紹都市學校的管理(格魯寧)	陳定夷	新時代	14:2	34—38	63.2
白宮的樓上(J. B. West)	翁長福	新聞天地	1357	17	63.2
瑪莉蓮夢露小史(Norman Rosten)	翁長福	新聞天地	1357	17—18	63.2
一個美國人的判斷(Michael J. Arlen)	翁長福	新聞天地	1357	18	63.2
性的自毀(Gedge F. Gilder)	翁長福	新聞天地	1358	19	63.2
「伊凡·丹尼索維契死後十年」(Zhones Medvedev)	翁長福	新聞天地	1358	20	63.2
簡介一本新興的輔導技術書——怎樣改善人際關係(朱秉欣)	夏金波	輔導月刊	10:3-5	61	63.1
西廂記作者及其文學價值(王實甫)	雨林	藝文誌	101	61—63	63.2

貳、報紙部份

篇	名	評者	報紙名稱	版	年	月	日
「天涯遊子心」讀後(南風)	王牧之	中央日報	9	63.	2.	5	
中副的觀感	仲父	中央日報	9	63.	2.	5	
蔣經國先生與「呻吟語」(呂坤)	周冠華	中央日報	10	63.	2.	8	
第十五版的大英百科全書(Mor-timer J. Adler主持)	彭歌	中央日報	10	63.	2.	14	
索忍尼辛的新作：古拉格羣島	史德義	中央日報	12	63.	2.	15	
評介「現代美國行為及社會科學論文集」(周春堤等十四位學者)	魏鏞	中央日報	9	63.	2.	24—25	
傅著「修辭學」簡介(傅隸模)	金劍	中華日報	5	63.	2.	4	
社會工程的新使命——讀范光陵編「電腦與社會」一書的感想	李南棟	中華日報	10	63.	2.	7	
讀日譯「文心雕龍」(興繕宏譯)	沈謙	中華日報	9	63.	2.	9—10	
「向太陽挑戰」讀後(系山英太郎)	劉錦得	中華日報	5	63.	2.	11	
評「中國歷代地名要覽」(青山定雄編)	陳香	中華日報	10	63.	2.	14	
評「漁村」(蓬多必丹)	宣建人	中華日報	5	63.	2.	18	
「傷寒論」的貢獻(張仲景編)	王白	中華日報	5	63.	2.	18	
讓我們靜靜地走著——顏元叔的「長巷」讀後	金耳	中華日報	9	63.	2.	18—19	
我讀「命運在你的姓名之中」	江海秋	中華日報	10	63.	2.	21	
聯想的聯想——余光中的詩讀後感(蓮的聯想)	馮雲濤	中華日報	9	63.	2.	21	
「兒童文學創作選集」簡介(陳正治等十人)	林鍾隆	中華日報	5	63.	2.	25	
評李辰冬的「詩經研究」	張易克	中華日報	10	63.	2.	28	
殉道者是聖人——讀「密勒日巴尊者傳」	寒爵	中國時報	12	63.	2.	4	
打破文化入超——介紹一本輸出中國文化的刊物(譯叢)	思兼	中國時報	12	63.	2.	20	
「孩子是怎樣生成的」(蔡克信譯)	薇薇夫人	聯合報	14	63.	2.	8	
文明的哲學(史懷哲)	彭歌	聯合報	14	63.	2.	9	
由歐慈的新作「隨君所欲」說起	崔文瑜	聯合報	14	63.	2.	10	

篇	名	評	者	報紙名稱	版	年	月	日
「二十二號條例」的世界及其探討 (Joseph Heller)	陳	蒼	多	聯合報	14	63.	2.	18
懷爾德的「諾斯」	張	時		聯合報	14	63.	2.	23
此磚非凡磚擲地金石聲「拋磚詞曲 集」(黃友棣、王文山合著)	劉	星		新聞報	9	63.	2.	7
西遊記裏面幾個問題(吳承恩)	李	鴻	來	新聞報	9	63.	2.	12
西遊記裏沒有問題(吳承恩)	張	易	克	新聞報	9	63.	2.	18
談「穆天子傳」	蘇	樺		國語日報	3	63.	2.	3
介紹「徐紹林童話」(徐紹林)	羅	枝	士	國語日報	3	63.	2.	24
自我與突破——我讀「楊子專欄」 第二集	陳	冷		臺灣時報	9	63.	2.	4
我讀「海明威創作論」(何欣)	耘	夫		青年戰士報	7	63.	2.	1
旅路·旅路(應未遲)	李	薇		青年戰士報	7	63.	2.	2—3

附註：1 雜誌部份依雜誌名稱筆劃先後排列。
2 報紙部份共收十三種報紙，依報紙名稱及日期排列。

年度小說選

存書無多，欲購從速

① 五十八年短篇小說選

隱地編 定價二十五元

② 五十九年短篇小說選

隱地編 定價二十五元

③ 六十年短篇小說選

鄭明荊編 定價二十五元

④ 六十一年短篇小說選

思兼編 定價二十五元

■ 大江版年度小說售完不再印行，「五十七年短篇小說選」已售完，現改由書評書目社印行，每冊三五元。

■ 大江版優待本刊讀者一律八折，四冊合購優待價七十元，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郵票通用

• 第十一期本刊，我們刊出了一至十期書評書目的總目，許多讀者來信說，希望以後經常刊出總目，可以一目瞭然的看出，從創刊號至今，我們曾經刊出過那些作品，不過本刊篇幅寶貴，我們準備以同樣的方式，在第二十一期時刊出十一至二十期總目，三十一期時刊出二十一至三十期總目，以此類推，希望讀者滿意我們這樣的作法。

• 羅青本期為我們開了幾本「現代詩入門詩集」的書目。開書目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如果每一位愛看書的朋友，都能把自己喜愛讀的書目開出來，作為另一些想看書而不知看些什麼好書的朋友們的參考，不是很有意思嗎？我們特別希望在大學或高中教國文或外文的老師們開書單，開一些您認為同學們在課外應該讀的好書單，對好書的流傳以及青年朋友都有好處，您何樂而不為呢？

• 「雜誌校對與錯字」是陳香先生繼「談『金聖嘆式』的批評」（十一期）後另一篇好文章，也許有些讀者覺得這已經出了書評的範圍，其實「校對與錯字」關係着每一本書好壞，一本好書最起碼的條件就是校對好、錯字少，本刊是一本專門談書的雜誌，所以刊登談錯字這一類的文章，我們以為也是最適合不過的。

• 最近本刊出版了三冊新書，其中「尋找另一扇窗」是呂秀蓮女士的著作，在未結集以前，呂女士以拓荒者為筆名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以「拓荒的話」專欄刊出，「尋找另一扇窗」，是她的「拓荒的話」的第一集，呂女士在二月二十八日曾以「吾家有女初長成」為題談她的這本書和另一本由幼獅書店出版的「新女性主義」，文末她並說：如果要買這兩本書，可以寄款到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果然我們接到不少購書的劃撥單，然而使我們甚感困擾的是，當我們把「新女性主義」或「尋找另一扇窗」寄出之後，經常會被退回來，讀者說：「我要購



買的書名是『吾家有女初長成』，還有一些讀者甚至指責我們不守信用，真使我們啼笑皆非。

• 「新批評」係史賓簡一九一〇年三月在哥倫比亞大學之演講稿。國內之中譯有三種，一是林語堂的譯介，一是李辰冬先生在上海北新月刊的譯文。這裏所轉載的是吳魯芹先生之譯文，原載二卷三期「文學雜誌」，（夏濟安先生主編），我們是從「美國文學批評選」（林以亮編，香港今日世界社出版）轉載過來的，現此書已絕版，「文學雜誌」也早在民國四十九年八月就停刊了。史賓簡曾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是研究文藝復興時期文學批評的專家，他的「文藝復興期之文藝批評」一書，國內正中書局有中譯本印行，史賓簡的批評理論源自意大利的克羅齊，將文學視為一種表現的藝術。他的主張和廿世紀中期興起的「新批評學派」迥異，必須加以澄清，後者將文學作品視為一種完整獨立的藝術品，致力於其內在結構與成份之探討。史賓簡在此文中指出許多批評界陳腐的羈絆和妨害，而新的批評傾向已從這裏得到解脫，期使批評者避免許多偏頗之失，而趨向於折衷與中肯。雖然時隔數十年，他的意見仍值得國內批評界作為參考與借鏡，故本刊特予轉載。

• 四月四日為兒童節，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與本刊特舉辦「兒童文學創作獎」，希望藉以提高兒童文學創作水準，詳情請參閱本期六十二頁徵稿辦法，此外，本期並刊出林良先生「談兒童文學周刊」及兒童文學一至五十期總目。

• 本刊自創刊以來，發行尚稱正常，從未有脫期現象，以後亦希望均能按期出版，惟本期讀者收到可能較平常遲了幾天，原因是水晶先生『才盡』江郎言』，於三月二十日，始由中華日報副刊主編蔡文甫先生轉來，由於水晶先生的大作係對本刊而發，為了使他的大作早日發表，我們臨時抽下幾篇文章，並重新編排頁碼，故未能準時出版，特此向讀者致歉。

• 「全國中文雜誌目錄」本刊特請覃雲生先生整理，他雖費盡心力，然而我們可以想到的是，錯誤遺漏之處，勢必難免，尤其是近來各雜誌的價格，經常變動，好在這只是一種參考資料，如有錯誤或闕漏當在下（十）三期補正。

評 The Lessons of History 的兩個中譯本

□老 農□

筆者認為翻譯最應重視的是「忠實」。既然是翻譯，就應將原著的意思盡可能完全地表達出來，否則何以為翻譯？如果嚴復揭櫫的「信、達、雅」翻譯之原則能為翻譯界共同接受的話，則無疑地「信」應為最優先考慮的原則。如無「信」，根本不必談「達、雅」。「信」的原則在翻譯歷史書籍時尤為重要，否則史實歪曲，致使歷史知識模糊。

Durant 夫婦所著的「歷史的教訓」(*The Lessons of History*)一書，本為「世界文明史」之結論，現已有中譯本。筆者所知道的有兩種。一為大江出版社叢書，民國五十八年九月初版，譯者鄭緯民。（以下簡稱大江本）。二為幼獅翻譯中心翻譯並出版，民國六十二年七月刊行（以下簡稱幼獅本）。本文將就兩譯本的譯文加以檢討比較。

兩譯本初讀之下即頗欠通順，稍加仔細對照原文，更可發現錯誤百出，顯示譯者英文能力低劣，根本不夠譯書，而且更不會利用參考書。未能瞭解原文竟敢譯書，不但無自知之明，亦可說是翻譯界之羞。

以下是譯誤舉隅和說明：

(一)原文：“As his studies come to a close”（第十一頁第一行）

幼獅本：……當他的研究工作將近完成時……（第一頁第一行）

評：“Come to a close”意思應為「結束」，不是「將近完成時」。

(二)原文：“……the man in the street can learn without so much as opening a book?”（第十一頁第五、六行）

幼獅本：……那難得打開書本而只從街談巷議聞知的人……（第一

頁第三行)

大江本：……不看史書的人……（第一頁第三行）

評：man in the street 意為一般人，不是「只從街談巷議聞知的人」。大江本根本略去不譯。又 Without so much as 意為 not even，是「根本不」的意思，不是「難得」。「不看史書」也不符原文，因為原文是指根本不看書的人，不一定是看史書。

(㊦)原文：“To begin with…… agreed upon?”（第一頁倒數第三行）

幼獅本：一開始就碰到……相信（第一頁倒數第三行）

大江本：起初……真實（第一頁最後一行）

評：“To begin with 意為 in the first place，首先，第一點之謂，蓋前文提及「種種疑慮」，今先提及第一點，故以之開頭。agreed upon 是用以形容前文之 fable 一字，意為看法一致，觀點相同。

(㊧)原文：“Even the historian who thinks to rise above partiality for his country, race, creed, or class betrays his secret predilection in his choice of materials,……”（第十二頁第二行起）

幼獅本：甚至歷史學者也想抬愛他自己的國家、種族或階級，在他的資料選擇上……都會暴露他的私愛。（第二頁第一行）

大江本：甚至有些想提高對其國家、種族、思想或等級偏愛的歷史家，在他材料的選擇……從事欺騙。（第二頁第二行起）

評：原文意思略謂，即使是想超越對其國家等等偏袒的歷史家也不免在其資料選擇上暴露其私下偏倚之心。rise above 兩譯本均談以為是提高之意，大錯特錯。又 betray 在這裏意思為顯露，大江本竟以為是「從事欺騙」，可笑。

(㊨)原文：“…… Some young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physics would now add his science has changed more since 1909 than in all recorded time before.”（第十二頁第十二行）

評：原文略謂，青年物理博士可能會說物理學自1909年後已改變甚多等。但大江本却譯成「或許一些年輕的物理學家，又改變自1909年以來的世界，比以前有紀錄的歷史為多」。未免太過粗心大意。

(六)原文：“Every year—sometimes, in war, every month—”（第十二頁第十四行）

評：原意是「每年——有時在戰爭期間是每月——」，而大江本竟作「每年、每月，雖然有時在戰爭」，根本沒有看懂，幼獅本譯對。

(七)原文：“We are no longer confident that atoms, much less organisms, will respond in the future as we think they have responded in the past.”（第十二頁第十八行起）

幼獅本：我們不再相信：在未來期間，原子只像過去我們所知的那樣反應，定比有機體之人類反應為小。（第二頁第九行起）

大江本：我們已不再對將來是否能像過去已回應的事物有信心。（第二頁第九行起）

評：原文略謂，原子（更不用說有機體）能否像以往一樣反應，我們已沒有信心。much less organisms 一詞幼獅本根本譯錯，大江本則乾脆略去不提。本句其他部分兩譯本均錯。

(八)原文：“……it plays havoc with our generalizations…”（第十三頁第十行）

評：意為歷史破壞我們所獲致的通則或歸納的結果；但是幼獅本譯為「歷史為難我們的通行」；大江本譯成「它蹂躪過我們這一代」。兩譯均誤，後者尤見「巧思」；譯者想是將generalization誤為generation。

(九)原文：“…We can learn enough from history to bear reality patiently, and to respect one another’s delusions.”（第十三頁第十二行）

幼獅本：我們由歷史中耐心地還可足夠獲知真實情況，而又尊重彼此間的歧見。（第三頁第八行）

大江本：我們足以從歷史中學到忍耐現實，尊重相互的欺騙。（第三頁第七行）

評：原文意為我們可從歷史中學到足够的東西以忍耐現實，並尊重彼此因知識不足所產生的謬見。delusion是源於want of knowledge，即知識不足，不是歧見或欺騙。

(+)原文：“We double, triple, centuple our speed, but we shatter our nerves in the process, and are the same trousered apes at two thousand miles an hour as when we had legs.”（第九十六頁第二行）

幼獅本：我們行的速度二倍、三倍、百倍的增加，但是也喪失了我們行走的能力，我們現在就像穿上褲子的猿猴，好像當我們有兩條腿時，就每小時能走二千哩一樣。（第九三頁最後一行）

大江本：但我們二倍、三倍、甚至百倍地增加了我們的速度。（第一〇〇頁第二行）

評：大江本只譯出前段，後面根本視若無睹。幼獅本只將前段譯出，後段不知所云。原意是說，現在人類行的速度固然大增，但是却因之神經挫傷；同時目前速度雖然可達每小時兩千哩，但是與當初用腿走路時一樣仍然只是穿上褲子的猿猴。

(+)原文：“Have our laws offered the criminal too much protection against society and the state?”（第九六頁倒數第五行）

幼獅本：是不是我們的法律為保護社會與政府而制訂的刑罰够多了呢？（第九四頁倒數第五行）

大江本：我們的法律提供了够多的刑罰來保護社會和國家呢？（第一〇〇頁倒數第三行）

評：原文意思是：我們的法律是否已給予罪犯太多的保護，以致未能受到社會和國家的適當懲罰。意思應該不難懂。

(+)原文：“History is so indifferently rich that a case for almost any conclusion from it can be made by a selection of instances.”（第九七頁第二一行）

幼獅本：歷史對貧富漠不關心，幾乎隨便選一實例，都可由其而證明此結論之不虛。（第九五頁倒數第四行）

大江本：歷史是如何的豐富，差不多可由其得到一些結論，一件事可藉先例的選擇決定。（第一〇一頁倒數第四行）

評：兩譯均誤，幼獅本尤為荒誕。原文那有對貧富漠不關心之意？原文意思應為：歷史資料林林總總，非常豐富，因此可以一些實例來支持幾乎任何自歷史中獲得的結論。筆者實在懷疑譯者本人是否真正瞭解原文？

(㉔)原文：“……there is a stealthy pleasure in rejecting mankind or the universe as unworthy of our approval.”（第九七頁最後第四行起）

幼獅本：我們不承認人類或宇宙為無價值的，只是聊以自慰。（第九六頁第一行）

大江本：當我們的贊許，被人視為如何不值，在那些輕視的人中，心中有說不出的快樂。

評：兩譯均大錯特錯，像 unworthy of our approval 這樣簡單的英文都不懂，未免差太遠了。這個片語的意思是「不值得我們贊同或支持」。原文是說，我們對人類或宇宙表示不滿，加以譴責，而私心竊喜。

(㉕)原文：“it seems silly to define progress in terms that would make the average child a higher, more advanced product of life than the adult or the sage……”（第九七頁最後一行開始）

幼獅本：用孩子平均比過去高，生活也比成人與賢哲為優等話來界說為進步，似是愚蠢的話。（第九六頁第一行）

大江本：如果把那些比賢哲更會生孩子的濫生界說為進步，那顯然是愚蠢的。（第一〇二頁第一行）

評：大江本譯文與原文意思相去未免太遠，「比賢哲更會生孩子」不知何所本，文中根本沒有提及生孩子的事，更不要說什麼賢哲生小孩子。幼獅本所謂生活也比成人與賢哲為優不知出自何處。這裏 product of life 就是生物之意，在此亦即指人。大意是說，如果以一般小孩較成人或聖人為高等進化等話以界說進步，則未免顯得愚笨。

(戊)原文：“We shall here define progress as the increasing control of the environment by life. It is a test that may hold for the lowliest organism as well as well as for man.”（第九八頁第二行起）

幼獅本……這乃是一考驗：因為最低等的生物也和人類一樣要把握住這一點。（第九六頁第三行起）

大江本：……這種試煉對最低等的有機體，乃至對人都可能發生。（第一〇二頁第三行）

評：原文所謂 a test 是指一個 standard 或 criterion，即標準之意，並沒有考驗或試煉的意思。而 hold 一字應作 be in effect 或 be true 解釋。所以兩譯均大錯。原意是說，進步乃是生物對其環境的加強控制，而此一定義不論對人類或最低等的有機體均可適用。

(己)原文：The “friendly and flowing savage” would be delightful but for his scalpel, his insects, and his dirt.（第九九頁第四行）

幼獅本：「意義而又浪蕩的野性」會為他的尖刀，他的幫派，他的污名而得意。（第九七頁第五行）

大江本：那「友善而汨濫的野蠻人」只是為着他的小刀，他的幼稚，他的污穢而沾沾自喜。（第一〇三頁第三行）

評：兩譯均從頭到尾大錯特錯——只有幾個單字譯對，但是於事何補？friendly 一字就是友善之意，那能作意氣解？flowing 是飄逸、瀟灑之態，不可能是浪蕩或汨濫，譯者想像力未免太過豐富。delightful 既不是得意亦非沾沾自喜。insects 怎會是幫派？是不是與sect一字混淆了？又如何會是「幼稚」？實在百思不得其解，可能是譯者新造的意思吧！其實原文是說友善而飄逸的野蠻人，如果不是因為他帶着的刀子，身上的蝨子或跳蚤等小蟲，以及滿身穢垢的話，也是討人喜歡的。

筆者只能就此打住了。以上例子當可見譯文之一斑。Durant 夫婦「歷史的教訓」一書原文不及百頁，共分十三章，如節省篇幅，本文僅

就第一章及第十三章擇取其中少數譯誤以作說明。讀者因之不難想見譯文錯誤之洋洋大觀。再者開頭和結尾兩章通常容易受到譯者重視，因為此兩章可能是讀者購書時最先翻閱的地方。這兩章錯誤已是如此，不難想見其餘。原書文字本是通順典雅，竟被譯成這樣糟糕的東西，如讓原著者知道，能不七竅生煙乎？

筆者在此願意奉勸語文能力不够而硬要譯書的朋友兩句話，第一，文章譯出之後，請自己細閱是否像話；因為外文不能完全瞭解，自己寫的中國話自己總該懂才是。第二，如自己沒有把握可以譯對，則譯成之後，應請懂得原文的人把關，以免貽笑大方。

Truman Capote 著

冷 血

楊月蓀譯

彭歌說：他（指楊君）的譯筆中肯貼切，對話尤為傳神，為原作生色不少……「冷血」這本書不僅值得文學界注意，尤其應得到新聞工作者的重視，那種細密、紮實，而又充滿懸疑的描寫，確值得參酌取法。（見六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聯合副刊）

景翔說：在題材方面來看，「冷血」當然並不是第一部由犯罪新聞改寫成的小說，但這類作品，為數究竟不多，更只有很少幾本能和「冷血」同樣轟動，同樣具有文學價值。（見六十二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林懷民說：卡波提根據一件謀殺案，以新聞手法寫成的「冷血」創下了非小說 Non-fiction 的形式，使他在美國文壇地位更上一層樓，名利雙收。單單「冷血」的電影版稅，便達一百萬美元。（見青溪雜誌十九期）

書評書目社印行，定價每冊55元，全省各大書店均售

本社代購以下各書

作者	書名	定價
黃春明	莎啞娜啦·再見	40
黃春明	鑼	40
傑克倫敦	生命之愛	40
楊青矗	心 癌	30
陳克環	陳克環小說集	16
陳克環	陳克環散文集	16
蘇玄玄	愛的變貌	18
陳芳明	含憂草	18

本刊訂戶八折，一般讀者九折，請至郵局劃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敬告本刊訂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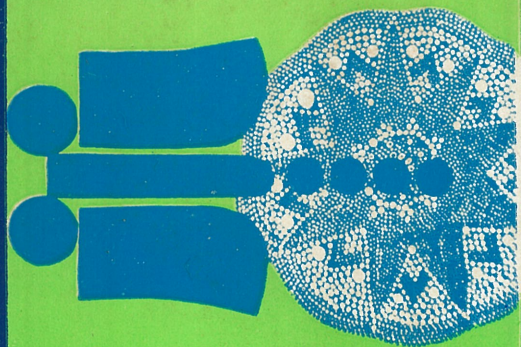
本刊自本（十二）期調整價格爲每冊二〇元，訂閱一年（12期）：一九〇元；二年（24期）：三三三元，爲優待本刊訂戶續訂，一年仍以原訂價一五〇元收費，四月十五日截止，爾後續訂，請一律以新的訂閱價格劃撥本社，謝謝。

另找尋 窗扇一

話的荒拓

著蓮秀呂

報時國中在名筆的風畔池，者荒拓以蓮秀呂
「關開誌雜女婦在名本以，塊方寫刊副間人
她是「窗扇一另找尋」，欄專的「你與律法
倡提本一。作者新最的後「義主性女新」繼
版出目書評書。集文散的思想代現、念觀新
。元40册每價定，行印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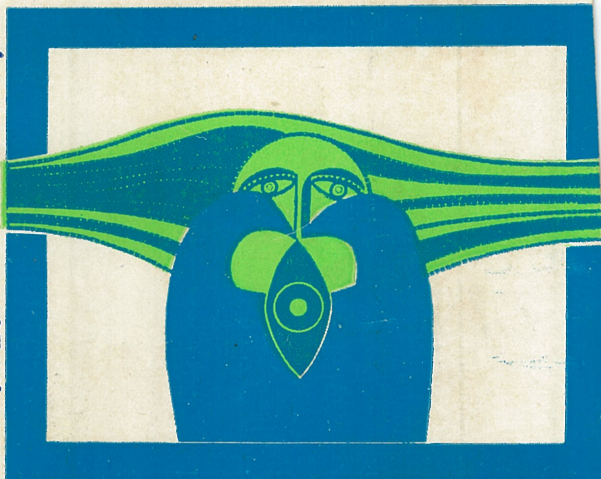


書讀個一

事故的

著軒亮

中在會，家作欄專位一是，光國馬名原軒亮
「。欄專寫誌雜家數在前目，塊方寫報時國
大兩分共。書本一第他是「事故的書讀個一
評書。「筆隨書讀」與「記散林書」：份部
。元30册每價定，行印社版出目書



年二十六

說小篇短

編燕柏林

選

小的來出登誌雜紙報在，達發業事版出代現
收篇幾的好最中當年一把說小度年，多很說
成印後然，意同的作者位一每得取，來起集
華精的作創說小篇短年全到讀您使，書本一
。元50册每價定，行印社版出目書評書。

台國楊 / 計設面封

